目录

[月燈三昧經卷第一 2](#_Toc29890224)

[月燈三昧經卷第二 8](#_Toc29890225)

[月燈三昧經卷第三 20](#_Toc29890226)

[月燈三昧經卷第四(丹如來出城品第一之二) 30](#_Toc29890227)

[月燈三昧經卷第五 37](#_Toc29890228)

[月燈三昧經卷第六 50](#_Toc29890229)

[月燈三昧經卷第七 62](#_Toc29890230)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76](#_Toc29890231)

[月燈三昧經卷第九 84](#_Toc29890232)

[月燈三昧經卷第十 94](#_Toc29890233)

[維摩詰所說經(一名不可思議解脫上卷) 105](#_Toc29890234)

[佛國品第一 105](#_Toc29890235)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 106](#_Toc29890236)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107](#_Toc29890237)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109](#_Toc29890238)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111](#_Toc29890239)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111](#_Toc29890240)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112](#_Toc29890241)

[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 113](#_Toc29890242)

[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 115](#_Toc29890243)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117](#_Toc29890244)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119](#_Toc29890245)

[香積佛品第十 119](#_Toc29890246)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第十一 120](#_Toc29890247)

[維摩詰所說經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121](#_Toc29890248)

[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第十三 122](#_Toc29890249)

[維摩詰所說經囑累品第十四 122](#_Toc29890250)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一 124](#_Toc29890251)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二 134](#_Toc29890252)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三 141](#_Toc29890253)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四 147](#_Toc29890254)

# 月燈三昧經卷第一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百千人俱；菩薩八十那由他，皆一生補處，阿氏多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四天王、釋天王、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及餘增上福德諸天、增上威勢阿修羅王、龍王、夜叉、乾闥婆、緊陀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前後圍遶，瞻仰如來。

時此眾中有菩薩名月光童子——已於過去供養諸佛，殖眾善根，自識宿命，信樂大乘、安住大乘、大悲相應——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世尊！我今於佛欲有所問，惟願聽許，除我疑結。」

佛言：「童子！隨汝所樂，於彼彼問當為汝說，令得歡喜。我一切智、一切知見，於一切法有力、無畏而得自在，與無障礙解脫知見相應。童子！如來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所不證、無不選擇，覺知無量無邊世界。童子！諸佛、世尊於彼彼問悉能隨答，皆令心喜。」

爾時，童子以偈問曰：

諸佛行於何等行，能為世親作光明？

能得不可思議智？惟願救護解說之。

何行得斯說法上，人中牛王天敬奉，

不可稱量最上智？惟願為我善分別。

我以深信故諮問，真實無有諂曲心，

餘更無能證知我，唯是人尊所照見。

我有廣大勝樂心，釋種師子知我行，

我心不為語言故，唯願為我說助道。

何法能將諸佛來，而得增長無邊智，

於一切法到彼者？唯願為我善宣說。

願說長養我行法，令得修成明利智，

深心持戒不毀犯，遠離一切諸怖畏。

云何於戒而不棄？云何於慧而不減？

云何安住阿蘭若？云何而得增智慧？

云何能入勝妙法，樂護禁戒無悔恨？

云何於戒而不缺？云何能知有為性？

云何得斯三業淨，無染穢心趣佛道？

云何能得身業淨？云何能除口、意惡？

云何得離雜染心？唯願世尊隨問說。

爾時，佛告月光童子：「菩薩摩訶薩若與一法相應，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諸法悉皆剋獲。云何一法？若菩薩摩訶薩於眾生所起平等心、救護心、無礙心、無毒心，是為一法相應，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獲如是功德之利。」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受持是一法，能順菩薩正修行，

因此一法功德故，速得成於無上道。

於一切處心無礙，勇猛菩薩所能行，

初不起於憎、愛想，如是則獲妙功德。

若能如是修等心，則得證於平等果；

如是法行俱平等，則得足下安平相。

修於平等離瞋心，能除一切煩惱覆，

以是因緣足下平，故獲足下蓮花色。

彼能獨顯於十方，福德光明遍佛土，

既得登於寂滅地，調伏無量諸眾生。

「童子！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眾生起平等心、救護心、無礙心、無毒心，為世間眼，證得三昧，名為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從彼三昧成就十法。何者為十？一、身戒，二、口戒，三、意戒，四、業清淨，五、渡諸因緣，六、悟解諸陰，七、得界平等，八、除諸入相，九、斷滅諸愛，十、證於無生。

「復有十法：一、入諸法性，二、顯示諸因，三、不壞於果，四、現見諸法，五、修集於道，六、與佛俱生，七、智慧明利，八、入諸眾生樂欲之智，九、得於法智，十、入無礙辯智。

「復有十法：一、善知文字智，二、已渡諸事，三、得音聲智，四、於界平等，五、得界平等心生踊悅，六、得於喜分，七、得不曲心，八、威儀調伏，九、得質直心，十、色無瞋變。

「復有十法：一、面常怡悅，二、言詞和雅，三、恒先慰問，四、常不懈怠，五、恭敬尊長，六、供養尊長，七、生處知足，八、修善無厭，九、邪命清淨，十、安住阿蘭若。

「復有十法：一、地地安住智，二、正念不忘，三、得陰方便智，四、界方便智，五、入方便智，六、證諸神通，七、滅諸煩惱，八、斷除習氣，九、心常勇猛，十、住不淨觀。

「復有十法：一、知犯方便，二、滅諸有流，三、斷諸結使，四、已渡諸有，五、善識宿命，六、於業果無疑，七、於法思惟，八、求於多聞，九、得於利智，十、得調伏地。

「復有十法：一、不恃持戒，二、不妄想分別，三、無有輕躁，四、住不退相，五、出生善法，六、厭離惡法，七、不行煩惱，八、不捨於學，九、分別諸禪，十、得一切眾生樂欲之智。

「復有十法：一、善分別生處，二、得於盡智，三、善知語言智，四、棄捨俗緣，五、厭離三界，六、不起下心，七、不著諸法，八、攝受正法，九、守護正法，十、知律方便。

「復有十法：一、滅諸諍，二、不相違，三、不鬪訟，四、忍平等，五、得忍地，六、自攝於忍，七、善擇諸法，八、心樂具戒，九、決定方便善於問答，十、善分別句義智。

「復有十法：一、於法出生方便智，二、善知義非義出生智，三、前際智，四、後際智，五、現在智，六、三世平等智，七、善解三輪智，八、心安住，九、身安住，十、善護威儀。

「復有十法：一、不壞威儀，二、分別威儀，三、威儀端雅，四、善解說誼，五、得世智，六、好施不慳，七、恒舒施手，八、常施不絕，九、無物不施，十、有慚。

「復有十法：一、有愧，二、棄捨惡心，三、不捨頭陀，四、於信無爽，五、常行喜行，六、捨所坐處施諸尊長，七、捨於憍慢，八、善攝於心，九、善知心相應，十、善知心起。

「復有十法：一、善知義智，二、善知法智，三、遠離無知，四、善入微細心，五、識心自性，六、善知法去來方便，七、善知一切語言智，八、善得詞無礙差別，九、得義決定方便智，十、棄捨非義。

「復有十法：一、親近善人，二、與之同事，三、聽受其教，四、遠離惡人，五、修禪起通，六、不著禪味，七、遊戲神通，八、得於世智，九、遠離施設假名，十、不厭有為。

「復有十法：一、得利不忻，二、逢衰不慼，三、稱而不悅，四、譏而不憂，五、譽之不增，六、毀之不減，七、不苦，八、不樂，九、不親在家，十、不在僧眾。

「復有十法：一、捨不恭敬，二、行於恭敬，三、禮儀具足，四、捨無禮儀，五、不污俗家，六、守護佛法，七、宴默少言，八、言行不麁，九、與彼言談善能方便，十、降伏諸怨。

「復有十法：一、善知時節，二、於諸凡夫不可知想，三、於諸貧賤不起輕心，四、有乞即施，五、於諸貧者任乞不障，六、於諸破戒不起嫌心，七、念欲救彼，八、善知所作，九、攝受正法，十、捨於財食。

「復有十法：一、不營積聚，二、讚歎持戒，三、訶責犯戒，四、敬奉持戒無有諂心，五、一切所有悉皆能施，六、誠心勸請，七、如說而行，八、承事智人，九、於諸法決定深樂修行，十、得譬喻智。

「復有十法：一、於前際方便，二、修善為首，三、有諸方便，四、斷除諸相，五、棄捨諸想，六、善知事相，七、能演諸經，八、於諸違順善得方便，九、於諦決定，十、證於解脫。

「復有十法：一、所言真直，二、顯自性智，三、言說無疑，四、繫想於空，五、修於無相，六、知無願性，七、得四無畏，八、於戒堅固，九、入正具足，十、得於智慧。

「復有十法：一、繫想一緣，二、少結親知，三、不起濁心，四、棄捨諸見，五、得陀羅尼，六、得智，七、得明，八、安住，九、住持，十、正勤。

「童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從彼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成就如是諸功德利。

「童子！如是三昧名為因、名為相應、名為教、名為門、名為作、名為道行、名為無疑、名為師導、名為行順忍、名為忍地、名為除去不忍、名為智地、名為遠離無知、名為建立於智、名為方便地、名為菩薩遊行、名為親近勝丈夫、名為遠離惡丈夫、名為如來所說佛地、名為智者隨喜、名為愚者所棄、名為聲聞難知、名為非外道地、名為如來所攝、名為十力所知、名為諸天供養、名為梵王禮拜、名為帝釋隨後行、名為龍神曲躬、名為夜叉隨喜、名為緊陀羅所讚、名為摩睺羅伽歎美、名為菩薩所修、名為智者所求、名為得無上道物、名為非財食施、名為除諸眾生煩惱病藥、名為智藏、名為無盡辯才、名為出生諸教、名為除諸痛苦、名為知三界、名為渡筏、名為渡四流船、名為出生名譽、名為讚顯如來、名為如來利益、名為光讚十力、名為出生菩薩道德、名為慈滅恚怒、名為悲除惱害、名為歡喜寂靜於心、名為捨所悲人、名為穌息大乘人、名為能師子吼、名為佛道、名為一切法印、名為引導一切智、名為菩薩遊戲園苑、名為散壞魔軍、名為善逝衢術、名為成諸吉義、名為防捍讎敵、名為以法降怨、名為真實無畏、名為如實不妄求力、名為十八不共法根本、名為莊嚴法身、名為諸行威勢、名為莊嚴佛慧、名為棄諸愛著、名為悅佛長子、名為滿足佛智、名為非辟支佛地、名為清淨心、名為清淨身、名為成就解脫、名為無諸雜欲、名為無諸雜恚、名為非愚癡地、名為阿含智、名為能起諸術、名為除諸無明、名為滿足解脫、名為踊悅禪人、名為須見者眼、名為遊戲神通、名為能現神足、名為聞持陀羅尼、名為念持不忘、名為諸佛所加、名為導師方便、名為微細難知無相應者、名為捨於文字、名為深知義智、名為知見智、名為分別智、名為不可言說智、名為能調非智、名為質直者智、名為少欲者智、名為攝持精進、名為能持不忘、名為能銷諸苦、名為諸法無生、名為一言演說能知所有生滅諸趣，是名一切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

說是法門時，會中有八十那由他人天得無生法忍、九十二那由他人天得隨音聲忍、七十六那由他人天得於順忍、六萬人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一千比丘盡諸有漏心得解脫、二百五十比丘尼盡諸有漏心得解脫、五百優婆塞得阿那含果、八百優婆夷得斯陀含果。

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所謂：動、遍動、等遍動，踊、遍踊、等遍踊，起、遍起、等遍起，吼、遍吼、等遍吼，震、遍震、等遍震，覺、遍覺、等遍覺——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

以法力故，忽然而起未曾有光，悉能暉照幽冥邊遠，乃至阿鼻地獄無不大明。是時世界鐵圍之間，黑闇眾生更相瞻覩，咸各驚言：「何忽在此有斯人輩？」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念往劫六億佛，本生皆在耆闍山，

我於過去求道時，從彼諸尊聞斯定。

時彼六億最後佛，為世間親作光明，

號曰娑羅樹王佛，我從彼尊問是定。

我時生在剎利種，於諸王中最尊勝，

有子滿於五百數，具足一切諸伎能。

我時為彼無上尊，建立伽藍滿一億，

純用勝妙大栴檀，糅以金、銀及眾寶。

我時為王人愛樂，號曰毘沙謨達王，

為佛廣設諸供養，滿足萬八百億歲。

彼時最勝兩足尊，號曰娑羅樹王者，

於其七億六千年，住壽世間弘道化。

有八十億諸聲聞，三明、六通常在定，

住於漏盡最後身，如是聖眾無譏毀。

我備種種勝供具，供養渡諸惡趣者，

為欲利益諸人天，是以求於此三昧。

我與妻子俱出家，持彼佛教無與比，

於千四萬億歲中，我常諮問是三昧。

八萬那由偈稱讚、異異偈頌八億兆，

彼佛以此為他說，惟論此定之一品。

頭、目、手、足、并妻子，種種珍寶及飲食，

一切財貨無不捨，為求如是三昧故。

念昔百億諸如來，復有恒河沙數佛，

是等皆住耆闍山，宣說如是勝寂定。

皆同釋迦一名號，佛子同字羅睺羅，

給侍同名為歡喜，王城同號迦毘羅。

最第一雙世知者，同名目連、舍利弗，

世界同名為娑婆，彼佛俱出濁惡世。

我以諸供奉人尊，為欲行於菩提行；

諸供養具皆奉上，為欲誦持此定故。

發修勝行得此定，得斯定行無量種，

安住一切德行者，得是三昧則不難；

不著諸味離躁擾，不涉世俗無嫉妬，

安住大悲離瞋恚，得是三昧則不難；

遠俗不悕於世利，邪命清淨無煩惱，

於戒皎然無所畏，得是三昧則不難；

勇猛精進常不息，愛樂閑寂行頭陀，

安住無我妙法忍，得是三昧則不難；

善調伏心無戲論，安住威儀諸行等，

樂行捨施無慳悋，得是三昧則不難。

如來所有諸相好、及以十八不共法、

力、無畏等得不難，以能受持此定故。

佛眼所見諸眾生，假使一時俱成佛，

彼佛一一各壽命，千萬億數難思劫，

彼佛各有無量頭，猶如大海諸沙數，

一頭各有無量舌，其數亦如大海沙，

彼一一舌各稱揚，持定一偈之功德，

說其少分不能盡，何況書寫及受持？

若有順定頭陀德，天、修羅、鬼所愛護，

為諸王等常順從，受持難見寂定故。

彼有無邊無礙辯，宣說無量百千經，

於一切時常不斷，以持此經聞持藏。

若欲得見彌陀佛、及彼安樂世界等，

後大怖畏惡世時，應當聞持是三昧。

我今於汝有付囑，我人中尊自勸汝，

我涅槃後末世時，應當聞持是三昧。

十方所有一切佛，過去世中及現在，

彼佛皆學是三昧，得到無為佛菩提。

「童子！以是義故，若有菩薩摩訶薩欲於如來真實功德開示、辯說義味名號無有窮盡，一切所說為佛所記，汝今應當讀誦、受持、為他廣說如是三昧。

「童子！何者如來實德名號？若菩薩摩訶薩住阿蘭若樹下空閑，靜默獨坐當如是學，謂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積集如來勝妙功德，修諸善根而不壞失，以大忍力得諸相花及隨形好而自莊嚴，可愛色中最為增上。覩者無厭，敬信愛樂，於諸智慧無能奪者，不可壞力化諸眾生，為菩薩之父、為賢聖之王、為向涅槃導師，無邊智慧、無量辯才。梵音清雅，言聲辯暢，相好希奇，有目瞻仰，隨所觀處欲捨不能。得無比身，不為欲染、不為色染，過無色界，遠離諸苦、棄捨諸法。解脫諸界非入相應，斷除諸結盡諸渴愛，渡於四流滿足智慧，安處涅槃住於實際。

「童子！此顯如來真實功德，是名菩薩摩訶薩住彼三昧能獲如來真實功德，開說名義無有窮盡，一切所說諸佛所記。」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於無量數千劫中，不能說盡如來德，

久集一切妙善根，為求如是勝定故；

莊嚴美女姝妙身，最上希奇可樂色，

我本決施無悔心，為求如是勝定故；

捨所重財及僮僕、摩尼大寶與金銀，

以勝上心而施彼，為求如是三昧故；

以摩尼寶珠、瓔珞、天冠臂印及金繩，

昔曾奉施諸尊師，為求如是勝定故。

諸妙香花無量果，皆是犍陀婆師香，

我以此花散佛塔，增上淳至勝妙心。

我以無量諸法施，歡喜開導諸眾生，

於諸名聞及利養，我初不起如是心

我本集於頭陀德。獨在樹下默無言，

無量慈悲愍眾生，為求無上菩提果。

共住同戒無違諍，愛語常流潤澤音，

言詞柔軟人樂聞，一切見之無厭捨。

住於他舍離家慳，無量億生不嫉妬，

歡喜常自行乞食，於諸請召皆棄捨。

若有多聞能受持，於此三昧四句偈，

如是便為供養我，以勝上心而尊敬。

我昔行於種種施，長夜於戒而不犯，

以無量種供養佛，為求如是寂定故。

我於無量世界中，滿中摩尼而廣施，

聞是三昧持一偈，此福過彼不可量。

一切所有種種花，及諸妙香甚希有，

供養一切諸如來，樂修善根無量劫。

世間所有諸伎樂、勝妙飲食及寶衣，

無量劫中增上心，常以供養諸十力。

若人興於菩提願，當獲無上大法王；

若人於此三昧經，聞說一偈福過彼。

於恒河中所有沙，爾所劫數說其利，

敷演彼德不能盡，以持無量福定故。

「童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於是三昧應當至心受持、讀誦、為他演說、分別顯示，廣化眾生修是三昧。」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於彼佛所聞如是，無上勝妙之利益，

是故我今為汝說，諸佛所說勝三昧。

七億三千萬佛所，我於過去曾供養，

彼諸一切如來等，亦說如是修多羅。

由此能入大悲心，是故顯說此三昧，

若有習學多聞者，得如來智則不難。

若能於彼末世時，世間導師滅度後，

有諸毀法惡比丘，於彼多聞不悕樂。

雖說戒法而得活，自於戒法不樂行；

雖說禪定而得活，自於禪定不樂行；

雖說智慧而得活，自於智慧不樂行；

雖說解脫而得活，自於解脫不樂行；

雖說知見而得活，自於知見不樂行。

如人口說栴檀香，於諸香中最為上。

有人問彼說香者，汝所說香自有不？

答云我實不聞香，但由說香而得活。

於佛滅後末惡世，有不應式諸比丘，

雖說戒法而得活，不能自行於戒法；

於佛滅後末惡世，有不應式諸比丘，

雖說定法而得活，不能自行於定法；

於佛滅後末惡世，有不應式諸比丘，

雖說慧法而得活，不能自行於慧法；

於佛滅後末惡世，有不應式諸比丘，

雖說解脫而得活，不能自行解脫法；

於佛滅後末惡世，有不應式諸比丘，

雖說知見而得活，不能自行知見法。

譬如貧賤為他欺，後時富貴人所敬，

人、天、龍、鬼、鳩槃荼，終不供養無定者。

若得三昧微妙地，智者便得廣智藏，

為彼人天之所敬，能以上施施眾生。

我聞如是之利益，最為勝上佛所演，

親屬、資財皆悉捨，為欲聞說是三昧。

月光童子心歡喜，合掌向佛說是言。

我於佛仙滅度後，當護持此佛勝法。

於自身命能棄捨、及諸世間種種樂，

於後惡世怖畏時，當護持是勝妙定。

我見世間無量苦，興大悲心而欲拔，

於彼復起大慈心，而為說此勝三昧。

眾中五百人咸起，亦願護持是三昧。

童子於彼為上首，亦共持此勝三昧。

爾時，月光童子白佛言：「世尊！所言三昧，何者是也？」

佛言：「童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謂：一、能寂滅於心，二、無所起，三、無和合智，四、棄捨重擔，五、得如來智，六、成佛威力，七、治其欲著，八、滅除瞋恚，九、斷離愚癡，十、住心相應，十一、捨不住心，十二、樂欲善法，十三、欲奪有為，十四、安住正信，十五、夜常覺悟，十六、不捨禪定，十七、增已生善，十八、於生不樂，十九、不造諸業，二十、不計內入，二十一、不計外入，二十二、不讚自身，二十三、不毀他人，二十四、不在俗家，二十五、戒行淳熟，二十六、無能輕欺，二十七、有大福德，二十八、自知，二十九、不輕躁，三十、安住威儀，三十一、捨麁惡言，三十二、無怒恚心，三十三、救護於彼，三十四、護善知識，三十五、護持密語，三十六、於諸眾生不起害心，三十七、不惱持戒，三十八、恒柔軟語，三十九、不依三界，四十、於一切智而得順忍。」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已開於甘露門、我已說諸法自性、

我已示於生死過、我已開顯涅槃利，

我已教離惡知識、常當親近善知識、

離諸憒眾住寂靜、常修慈心而不絕、

於清淨戒常護持、歡喜樂於頭陀行，

若能常習於捨慧，得是三昧則不難。

此能得於寂滅地，終不墮在聲聞地，

必當證於佛智慧，剋獲諸佛無量德。

見諸眾生有智器，為說佛慧以示之，

若能發求無上智，得是三昧則不難。

若為食起嫉妬心，當觀食已無有淨，

用功無量乃得成，若深觀此能得定。

無物能將此定來，必由淨戒之所起，

諸法體性常寂然，凡夫無智不能會。

若能心住於寂定，是人一切常有佛，

人尊恒見諸眾生，常修如是寂滅定。

念佛相好及德行，能使諸根不亂動，

心無迷惑與法合，得聞得智如大海。

智者住於此三昧，攝念行於經行所，

能見千億諸如來，亦值無量恒沙佛。

若人心有迷惑者，於佛法中取限量，

於無量中無有量，如來諸德不思議。

一切世間無與比，何況而能有過者？

諸智諸德皆相應，於此不疑定成佛。

得如來身紫金色，一切端妙為世親，

緣於如是心安住，乃名得定之菩薩。

此緣佛相是有作，能除一切有相想，

然後安住於無相，乃能達於諸法空。

能得安住於法身，知一切有而無有，

無有之相修習已，然後觀佛非色身。

我今為汝善說之，彼彼趣於如是處，

所謂覺知諸緣事，無量思量常不斷。

若有能生如是心，念佛相好及智慧。

彼人能修如是念，一心趣向無退轉，

若行、若坐、若經行，於諸佛智無疑惑。

得無疑已作是願，令我得佛三界尊。

必當得見諸如來，入佛法中能選擇。

於此三昧而起已，稽首禮於十方佛，

身、口及意皆清淨，讚歎諸佛常不斷，

常修如是念佛相，日夜恒見諸如來。

若遇垂死最重疾，痛惱逼迫極無聊，

念佛三昧常不捨，不令苦切奪此心。

彼人自解是法故，則知一切諸法空，

以住如是諸教門，於菩薩行不厭惡。

得聞如是利益已，求於如來無等智，

於後不生追悔心，最上菩提難得故。

我今為汝無量說，汝於此法若不行，

如人雖持良妙藥，於自身病不能治。

是故應當知選擇，所謂求於勝三昧，

戒、聞、布施常修習，得是三昧則不難。

月燈三昧經卷第一

# 月燈三昧經卷第二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世尊告月光童子言：「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過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曰聲德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

「童子！爾時聲德如來、應、正遍知於初會眾集有八億聲聞，皆阿羅漢，諸漏已盡，逮得己利，盡諸有結，依於正教，心善解脫，能到一切心自在岸；第二會集有七億眾、第三會集有六億眾，一切亦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逮得己利，盡諸有結，依於正教，心善解脫，能到一切心自在岸。

「童子！爾時彼佛壽四萬歲，時閻浮提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普遍充滿。

「童子！時閻浮提有二大王：一名、堅固力，二名、大力。此二大王一一統領半閻浮提，二王境土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普遍充滿。時聲德如來在大力王國出現於世。

「童子！是時大力王請聲德如來及比丘僧滿足千年，以一切隨順清淨無過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而為供養。

「童子！彼聲德如來及聲聞僧多饒利養、恭敬、讚歎。

「時有淨信長者、諸婆羅門，於聲德如來及聲聞僧所發勇猛意，學大力王而設供養——謂以世財為勝供養——彼人不知行供養也。云何行供養？所謂受持五戒、八戒、出家詣佛、親覲請問見深法忍。

「童子！時聲德如來作如是念：『是諸眾生志意下劣，不能受持五戒、八戒、出家詣佛、親覲請問見深法忍、修於梵行寂靜遠離、受具足戒得比丘分、及以受行究竟善根，如是寂滅樂具無上妙樂悉皆遠離，但以世財而供養我。是諸眾生但希小樂，謂為至樂；是諸眾生但重現法及後世法，不能愛重究竟善根。云何名重現法？謂樂五欲。云何名重後世善根？謂樂生天。云何名為究竟善根？謂究竟清淨、究竟吉祥、究竟梵行、究竟窮盡、究竟最後、究竟涅槃。我今說如是法，令此眾生於其檀行不為究竟最勝供養，但以無上行而供養我。』

「童子！爾時聲德如來欲覺悟彼大力王及諸長者、婆羅門等而說偈言：

若人行於財、食施，彼此不名相尊敬，

如是所行不可歎，諸佛、智者已遠離；

若說無我智慧者，如是勝人應奉事，

彼於聖諦信不動，奉敬是者佛所歎。

若人財、食而奉施，但獲現近少利益；

若能遠離如是施，是人成就出家行。

若有能起無財心，又能顯示無財法，

亦能淨信無財者，是人速成無上道。

無有處於五欲中，於妻子等生愛著，

凡愚恒在居家者，是人而能得漏盡；

厭離五欲如火坑，能於妻子離愛染，

怖畏居家求出離，獲勝菩提則不難。

無有過去諸如來，及其現在、未來者，

常在居家住欲地，而能獲得勝妙道。

棄捨王位如涕唾，住於遠離空閑處，

斷除煩惱降諸魔，悟解離垢無為道。

若有恒沙世雄猛，千萬億歲而供養，

有能厭患在家者，如是功德最為上。

非是飲食及衣服、諸妙花香及塗香，

如是等事供養佛，能如出家奉行法。

若有樂求菩提者，能利眾生厭世間，

趣向空閑行七步，如是福報最為上。

「童子！時大力王聞聲德如來、應、正遍知說如是等出家修行義利名已，復作是念：『如我解佛所說義者，如來非說檀波羅蜜以為究竟清淨、究竟吉祥、究竟梵行、究竟窮盡、究竟最後、究竟涅槃。』彼大力王復作是念：『非在家住能得無上、修得無上修行義利，而我今者遠離是行。我今要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以家非家，出家為道。』

「童子！時大力王與其眷屬八萬人俱，前後圍遶往聲德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

「童子！爾時，聲德如來知大力王及其眷屬心所欲樂，即為宣說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分別顯示。

「童子！時大力王聞是三昧，歡喜踊躍，深心愛樂，即於聲德佛所棄捨王位，正信出家，剃除鬚髮，服三法衣。既出家已，於此三昧廣能聽受、讀誦、憶持、分別其義、修行相應，以此善根於二億劫不墮惡道。次第復值二億諸佛，彼佛法中常得出家，一一佛所於此三昧聽受、讀誦、分別其義、修行相應，以此善根次第滿百億劫得成佛道，號曰智勇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利益無量無邊眾生，然後乃當入般涅槃。童子！汝當觀此三昧有是神力，能令菩薩招感佛智。

「童子！彼大力王所將眷屬八萬人等，聞是三昧歡喜踊躍，心甚愛樂，亦皆隨王正信出家，剃除鬚髮，被服法衣。是出家輩聞此三昧，讀誦、受持、分別解說、修行相應，以此善根於二億劫不墮惡道，一一劫中值千萬佛，於彼佛所常得出家。既出家已，聞此三昧，讀誦、受持、應修、行住，以此善根於後滿百千劫各異世界得成佛道，同號堅固勇健堪能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利益無量諸眾生已，然後乃入無餘涅槃。

「童子！如是三昧有大威力，能令菩薩招致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久遠世，不思議劫有佛出，

能為眾生作利益，號曰聲德大仙尊。

初會眾集滿八億，悉是聲聞諸弟子；

第二會集七億數、第三六億阿羅漢，

一切漏盡無煩惱，諸神通力到彼岸。

其佛壽命四萬歲，國土世界甚嚴淨。

時閻浮提有二王，號曰大力、堅固力，

是等二王所居土，一一各領半閻浮。

佛出大力王國中，諸勝人天奉供養，

其王於佛得淨信，恭敬供養滿千年。

國人無量學是王，種種供養於如來，

但以世財非法供，佛及聲聞悉豐足。

爾時世尊作是念，我說是法令捨欲，

必令彼王生厭離，於我法中而出家。

彼時人尊說偈言，棄捨惡法是佛教，

在家多過具諸苦，如法修行真供佛。

時王聞說如是偈，獨趣空閑作是念。

我今不能處家纏，而為最勝法供養。

即捨王位如洟唾，并及八萬諸眷屬，

一時俱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住尊前。

佛知此等之樂欲，為說難見寂滅定，

彼聞愛敬而悅樂，一切歡喜即出家。

既出家已於此定，讀誦、受持、廣分別，

次第二億劫數中，未曾墜墮三惡道。

是人以此諸善業，得見百億諸如來，

於彼佛法恒出家，宣說如是勝三昧。

是等於後得成佛，同號堅固大精進，

利益無量億眾生，後入涅槃猶火滅。

時彼往昔大力王，久成佛道號智勇，

利益無量百億眾，置菩提已入涅槃。

既聞如是勝利益，末世持經佛所讚，

若能奉持佛法藏，是等速成人中上。

「童子！是故，菩薩摩訶薩愛樂是定者應當修習最初所行。

「童子！云何菩薩於此三昧最初所行？童子！若菩薩摩訶薩以大悲心為首，若佛在世、若佛滅後，常勤供養——所謂花鬘、末香、塗香、寶幢、幡蓋、音聲、歌舞、作倡伎樂、衣服、飲食、病瘦醫藥——以此善根悉以迴向如是三昧，更不志求其餘諸法而供養佛，不求妙色、不求資財、不為生天、不求眷屬，唯念是法。是菩薩尚於法中不見有佛，況復法外而見佛也？是故，童子！是為真供養佛，而亦不見有佛可得，不取我想、不求果報。是菩薩三輪清淨，以花鬘、末香、塗香、寶幢、幡蓋、音聲、歌舞、作倡伎樂、飲食、衣服、病瘦醫藥供養如來，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此善根得不思議功德、不思議果報，得是三昧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香奉無邊智，能得無量香果報，

於千萬劫離惡趣，永無一切諸臭穢。

千萬劫中行勝行，供養百萬億如來，

成佛獲得勝戒香；若復了知無眾生，

施香、受香二俱無，若能起心如是施，

則得柔軟勝順忍；若人增上修此忍，

為他割身猶如錢，於千萬億恒沙劫，

其心堅固不退轉。云何而得名為忍？

云何復名為隨順？云何得名不退轉？

云何復名為菩薩？欣樂自性無我法，

以無我想無煩惱，能知諸法悉盡滅，

是因緣故名為忍。諸佛所學隨順學，

智者如法常修行，知諸佛法無疑惑，

是故得名為隨順。若修行時有世魔，

現作佛身說是言，佛道難得作聲聞。

不肯信受名不退。覺悟惡見諸眾生，

非此能證甘露道，勸捨惡道住善趣，

是故得名為菩薩。忍者住於隨順道，

以無我法令開悟，乃至夢中不起念，

存有眾生壽命想。若魔無量如恒沙，

化作佛身到其所，咸說身內有神我。

即語無我，汝非佛。以智了達諸法空，

知已不與煩惱俱，以戲論故言說有，

見已寂滅行世間。譬如世人所生子，

隨即為其立名字，諸方推名不可得，

當知此字無所來。為立菩薩如是名，

菩薩諸方不可求，乃至實際求不得，

如是知者名菩薩。假使海中熾火然，

菩薩終不起身見，菩薩得住初發心，

悉斷惡見、煩惱盡。不見有其生滅法，

所謂眾生及壽命，諸法體空猶如幻，

非彼外道所能知。若於飲食生貪著、

於衣鉢中起愛悋、及其掉戲輕躁者，

是則不知佛菩提；多憙睡眠及懈怠、

姦偽、兇暴、不攝斂、於諸佛所無淨信，

是則不知佛菩提；毀破禁戒無慚愧、

於佛法中無歸信、不敬同修梵行者，

是則不知佛菩提。不毀淨戒具慚愧、

於佛法中深愛樂、同梵行者能恭敬，

是則能知勝菩提；念處以為聖境界、

喜悅而作床臥具、以禪為食、定為漿，

是則能知佛菩提。無我忍為經行處，

以空林中行正念，七覺香花甚可樂，

嗅已得成無上道。菩薩體道所修行，

非是餘人所行地，所謂聲聞及緣覺，

誰有智者不貪樂？設我壽命極長遠，

如恒河沙無量劫，說佛一毛德不盡，

如來智慧無邊故。若聞如是大利益，

無畏世尊之所說，速自教人持是定，

無上菩提得不難。

「童子！是故，菩薩摩訶薩應善巧知入三法忍——謂知彼第一忍、第二忍、第三忍——於是忍中應善巧知，復於其智亦善巧知。何以故？若菩薩摩訶薩於忍智中善巧知者，彼菩薩摩訶薩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童子！菩薩摩訶薩若欲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此三忍法門應當受持；持已，為他廣分別說，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救濟世間、利益安樂諸天及人。」

爾時，世尊為彼月光童子即以偈句頌此入三忍法門：

於諸眾生無違諍，口不宣說非益言，

常能安住饒益法，是則說名為初忍；

知一切法猶如幻，即於此相不取著，

能於智中增無減，是故名為初勝忍；

諸修多羅已修學，智與善說恒相應，

於佛無量智不疑，是則名為初勝忍；

若聞一切善說法，猶如佛說無有疑，

能信一切諸佛法，是則名為初勝忍。

於了義經常宣暢，如佛所說而演說，

若說我人及眾生，即知方便為引接。

種種外道諸異見，菩薩於彼心無擾，

轉於彼人深悲愍，是名第二勝忍相；

諸陀羅尼來現前，於總持門無疑惑，

所說語言皆真實，是名第二勝忍相；

假使四大相轉變，所謂地、水、火、風等，

於佛菩提永不退，是名第二勝忍相。

世間所有諸工巧，菩薩悉能善修學，

不見更有勝己者，是名第三勝忍相；

奢摩他力得調伏，毘婆舍那山不動，

一切眾生莫能欺，是名第三勝忍相；

所有言說常在定，行、住、坐、臥恒三昧，

三摩堅固到彼岸，是名第三勝忍相；

住於正定獲神通，於多佛剎往說法，

智者神足勢無減，是名第三勝忍相；

若修如是寂定時，諸餘一切群生類，

不能知彼心分齊，是名第三勝忍相；

假使世界諸眾生，一時作佛演說法，

是人悉能具領受，是名第三勝忍相；

東、西、南、北及四維、上、下二方亦如是，

於諸方中悉見佛，是名第三勝忍相；

悉能變現無量身，一切皆作真金色，

於無量剎往說法，是名第三勝忍相；

此佛世界諸閻浮，一切皆覩菩薩形，

諸天及人咸識知，是名第三勝忍相；

於諸佛法佛行處，導師所有諸威儀，

智者悉能善修學，是名第三勝忍相。

世界所有諸眾生，悉來讚歎是菩薩，

菩薩於彼欣悅者，則於佛智未修學；

世界所有諸眾生，罵詈、毀謗是菩薩，

於此若起瞋恨心，當知佛智未修學；

若得利養心不喜、於違失時無憂慼，

其心安住猶如山，是名第三勝忍相。

一名、隨順音聲忍，二名、思惟隨順忍，

三名、修習無生忍，學此三忍得菩提。

若於如是三勝忍，菩薩其有能得者，

善逝見彼菩薩時，即授無上菩提記。

若有聞此授記莂，不思議數億眾生，

咸發無上菩提心，我要當作人中尊。

聞說如是授記音，即時大地六種動，

光明普照十方界，雨無量種勝妙花。

若於如是三勝忍，其有菩薩能得者，

悉不復見有生、死，於彼起、滅亦復然；

若於如是三種忍，菩薩其有能得者，

已老、今老悉不見，安住法中得如是。

菩薩了知種種法，體性空寂猶如幻，

是空亦復非生、滅，以諸法體空寂故。

若有眾生來恭敬、禮拜、尊重、興供養，

菩薩於彼無偏愛，深達世間體性故；

若有眾生來打罵，菩薩於彼無嫌慢，

轉於其人起悲心，為欲令其解脫故；

若加刀杖及瓦石，其心於彼無忿怒，

安住無我忍法中，菩薩不畏起瞋覆。

菩薩了知種種法，體性空寂猶如幻，

若能安住是法中，為諸人天所供養。

有人手執利剛刀，割截一一身支節，

心能忍受無恚恨，悲憐增廣初不壞。

以刀屠膾支節時，菩薩即便生是念。

汝若未得菩提處，願我莫證於涅槃。

如是忍力最無上，於無我忍安住故。

是諸菩薩大名稱，無量那由劫修習，

復過是數如恒沙，猶未能得證菩提，

於爾所時修佛行，況復覺智何可說？

不可思議億劫說，彼諸德號無窮盡，

於無我忍善安住，是大名稱諸菩薩。

若欲能知菩提者，要當住於妙智聚；

若修諸佛所說忍，得勝菩提則不難。

爾時，佛告月光童子言：「於過去廣大久遠無量無數不可思議過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無所有起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云何名為無所有起如來、應、正遍知？童子！是佛生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行於七步而作是言：『一切諸法悉無所有，一切諸法悉無所有。』其音遍滿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地神展轉相告至于梵世，而作是言：『是世界中有佛出世，號曰無所有起如來、應、正遍知，其初生時於虛空中行於七步而作是言：「一切諸法悉無所有。」』童子！以是因緣，其佛號曰無所有起。

「彼佛成正覺時，所有樹木、叢林、藥草皆出聲言：『一切諸法悉無所有。』童子！時彼世界所出諸聲皆亦說言：『一切諸法悉無所有。』

「童子！爾時無所有起如來所說法時，有一王子名思惟大悲，形貌端正，人所愛樂，心行調柔。童子！爾時，王子詣無所有起如來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

「爾時，無所有起如來知彼思惟大悲王子深心所樂，即為說是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王子聞已得淨信心，以家非家，出家為道，剃除鬚髮，被服袈裟。既出家已，於此三昧讀誦、受持、廣為他人分別顯示，以此善根於二十劫不墮惡道，一一劫中值二億佛。過二十劫已得成佛道，號曰善思義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

「童子！汝當觀此三昧有是威力，能令菩薩招致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童子！菩薩摩訶薩當安住深忍法中。云何菩薩摩訶薩能安住深忍？童子！菩薩摩訶薩應當如實觀一切法猶如幻化、如夢、如野馬、如響、如光影、如水中月、如虛空性，應如是知。童子！菩薩摩訶薩若如實觀一切法如幻化、如夢、如野馬、如響、如光影、如水中月、如虛空性者，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深忍。若成就深忍，菩薩於染法不染、瞋法不瞋、癡法不癡。何以故？是菩薩不見於法，亦無所得——不見染者、不見染事、不見染業；不見瞋者、不見瞋事、不見瞋業；不見癡者、不見癡事、不見癡業。

「菩薩摩訶薩於如是法悉無所見，亦無所得——謂若染、若瞋、若癡，是菩薩以無所見故，即無所染、無瞋、無癡。

「是菩薩如實無染、無瞋、無癡、無顛倒心故，得名為定、名無戲論、名到彼岸、名為陸地、名到安隱、名到無畏、名為清涼、名為持戒、名為智者、名為慧者、名為福德、名為神足、名為憶念、名為持者、名黠慧者、名為去者、名慚愧者、名信義者、名頭陀功德者、名不著女色者、名無染著者、名應供者、名漏盡者、名無煩惱自在者、名心解脫者、名慧解脫者、名調伏者、名曰大龍、名所作已辦、名更無所作、名捨重擔、名逮得己利、名盡諸有結、名依正教心善解脫、名到一切心自在岸、名為沙門、名婆羅門、名沐浴者、名已渡者、名明了者、名為聞者、名為佛子、名為釋子、名除棘刺者、名度坑塹者、名拔毒箭者、名無熱者、名無塵埃者、名為比丘無覆纏者、名為丈夫、名善丈夫、名勝丈夫、名大丈夫、名師子丈夫、名大龍丈夫、名牛王丈夫、名善調丈夫、名勇健丈夫、名荷負丈夫、名精進丈夫、名兇丈夫、名如花丈夫、名蓮花丈夫、名分陀利丈夫、名調御丈夫、名月丈夫、名日丈夫、名作業丈夫、名兩足中上、名盡智邊、名多聞中勝、名已修梵行、名所作究竟、名一切惡不染。」

爾時，世尊說偈頌曰：

劫盡災壞時，世界蘯然空，

如前、後亦爾，喻諸法亦然；

觀世間起作，悉住於水上，

如下、上亦爾，諸法亦復然；

如虛空無雲，忽然起陰曀，

知從何所出，諸法亦復然；

如來涅槃後，思想覩佛形，

如初、後亦爾，諸法亦復然；

猶如水聚沫，暴流之所漂，

觀之無堅實，諸法亦復然；

如天雨水上，各各有泡起，

隨生尋散滅，諸法亦復然；

譬如春日中，暉光所焚炙，

陽焰狀如水，諸法亦復然；

如濕芭蕉樹，人折求其堅，

內、外不得實，諸法亦復然；

如幻作多身，謂男、女、象、馬，

是相非真實，諸法亦復然；

譬如有童女，夜臥夢產子，

生欣、死憂慼，諸法亦復然；

如人夢行婬，寤已無所見，

愚愛終無得，諸法亦復然；

如淨虛空月，影現於清池，

非月形入水，諸法亦復然；

如人自好憙，執鏡照其面，

鏡像不可得，諸法亦復然；

見野馬如水，愚者欲趣飲，

無實可救渴，諸法亦復然；

如人在山谷，歌哭言笑響，

聞聲不可得，諸法亦復然；

如牓教諸國，善、惡由之行，

非言教至彼，諸法亦復然；

如人飲酒醉，見地悉迴轉，

其實未曾動，諸法亦復然。

緣起法無有，無有更不有，

分別有、無者，是則苦不滅。

於有、無分別，淨、不淨諍論，

遠離是二邊，智者住中道。

觀彼先際身，於身無身想，

若能如是知，即是無為性。

眼、耳、鼻無限，舌、身、意亦然，

於根分別者，聖道則無用。

於諸根無限，體頑空無記，

欲希涅槃樂，應修聖道業。

演說四念處，愚者身證慢，

身證則無慢，能離諸慢故；

演說於四禪，愚謂得禪行，

滅惑人無慢，慧觀斷慢故；

演說四真諦，愚者謂見諦，

見實則無慢，世尊如是說。

雖廣讀眾經，恃多聞毀禁，

多聞非能救，破戒地獄苦；

自恃持戒慢，而不學多聞，

持戒報盡已，還復受諸苦；

多聞與持戒，二俱不自恃，

恃慢薄福人，由是起眾苦。

慢為眾苦本，諸導師所說，

有慢苦增長，離之則苦滅。

雖修世三昧，而不離我想，

其過還復起，猶如優垤迦。

若修彼無我，於中生欣樂，

是涅槃樂因，非感世間法。

如被眾賊圍，為命欲逃避，

無足不能走，便為賊所殺；

如是癡毀禁，欲出離世間，

無戒不堪去，為老、病、死殺。

如壯執刃賊，劫掠害諸方；

煩惱亦如是，害眾生善根。

多人說陰空，不知陰無我，

若問陰有無，顰蹙瞋言對。

若知陰無我，聞罵心不瞋，

有或繫屬魔，悟空無忿怒。

如人患身痛，多年苦逼惱，

是病經時久，求醫欲治療。

是人數推訪，便遇得良師，

醫愍授好藥，汝服則令差。

是人得妙藥，不服病不愈，

非是醫藥咎，當知病者過。

於此法出家，讀誦道品教，

行修不相應，何能得解脫？

諸法體性空，佛子觀是事，

一切有悉空，外道空少分。

智不與愚競，勇猛應捨離，

若罵不念報，愚法汝勿嫌；

智不愚往返，善知其性習，

雖復共相親，後必成怨嫉；

智不與愚密，知其志不堅，

體性自破壞，凡愚則無友。

若問如法語，毀戒者不欣，

無因起瞋覆，當知是愚人。

愚者與愚合，如糞與糞和；

智智同一處，猶二醍醐合。

不觀世間過、因果不信入、

於佛語無信，在世被離壞。

貧窮無財物，不活求出家；

我法出家已，衣鉢極慳著。

彼近惡知識，毀破我禁戒，

不自觀己行，其心無安住。

晝夜住非宜，作惡無有厭，

身心恒放逸，口常說麁鄙，

恒伺他愆過，覓便向人說，

自覆己瑕玼，深是愚癡相。

愚者貪嗜食，不能知節量，

因佛得飲食，都無反報心。

得上妙甘饍，不應於其法，

反為食所害，如象食泥藕。

種種上味饌，智者雖食之，

根寂靜無貪，如法簡擇飡。

雖有聰智人，慰愚問從來，

於彼無親戀，但起悲愍心。

智者恒利愚，愚反為衰損，

我見是過已，獨處空如鹿。

智者見是過，不與愚共俱，

若與往來者，失天況菩提？

智者恒住悲、住慈與喜合，

常捨一切有，修定證菩提。

悟道除憂怖，見人老、死逼，

於彼起悲愍，發言合真義。

若人知佛法，離言說聖諦，

若聞是法者，得離食聖愛。

「童子！以是義故，欲得成就堅固行菩薩應如是學。何以故？童子！堅固行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為不難，何況此三昧也？」

爾時，月光童子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應、正遍知善能說此堅固之行，為入此三昧法善說、善建立一切菩薩所學，乃是一切如來行處，尚非聲聞、辟支佛地，何況外道？

「世尊！我今當住是堅固行。何以故？我欲如佛所學我今欲學、我欲知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我欲破壞於魔波旬及其眷屬、我欲脫一切眾生苦。唯願如來及比丘僧并諸眷屬明受我請，為悲愍我故。」

如來爾時及比丘僧默然許受月光童子明日請食，為護彼故。

爾時月光童子既蒙如來許受供已，歡喜踊躍，深自慶幸，即從坐起，偏袒右臂，頂禮佛足，右遶三匝辭退而去。

爾時，月光童子向王舍城還至家中，到已即於其夜嚴辦種種無量無數勝味飲食。於王舍大城一切諸處悉懸繒綵、散種種花、竪幢幡蓋、燒眾名香、施諸帳幕，掃治街巷除却瓦礫，於四衢道灑令清淨，散栴檀末、雜寶遍布，復散種種花、種種寶花，間錯其地猶如彩畫。又以無量種種莊嚴彫飾城巷，其城一切周遍已——有優鉢羅花、拘物陀花、鉢頭摩花、分陀利花——於其家內純以牛頭栴檀用塗其宅，以種種莊嚴張諸寶帳，為佛、世尊設上味食。

是時，童子作如是等莊嚴城郭、街巷、舍宅，辦諸供具，一夜之中悉備足已。至明清旦，與八十那由他菩薩，阿逸多菩薩以為上首，其名曰：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香象菩薩、寶幢菩薩、難勝菩薩、文殊師利童子菩薩、勇健軍菩薩、妙臂菩薩、寶花菩薩、不虛現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於餘菩薩而為上首。與如是等大菩薩眾前後圍遶，出王舍大城往如來所，更整衣服，頭面作禮，右遶三匝白佛言：「世尊！食時既至，所設已辦，願垂臨顧入王舍城，至我室內哀受我供。」

爾時，世尊於中前時著衣持鉢，與大比丘滿百千人，菩薩摩訶薩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無量百千而設供養，恭敬讚歎佛大威力、佛大神足、佛大變現、佛大威儀，放百千萬億那由他光、作百千種伎樂、雨種種天花——為受月光童子供故入王舍城。

佛以久集無量善根，以右千輻輪足躡城門閫，時現種種神變未曾有事：「諸佛、如來若入城時，法皆如是現其神變。汝今善聽，當為汝說佛入城時所有神德。」

說偈頌曰：

大仙入王城，輪足躡門閫，

威力動大地，眾生咸歡喜。

諸乏飲食者，遠離飢渴患，

其身皆飽滿，由佛履閫故；

聾、盲、瘖瘂輩、貧窮、薄福等，

諸根悉全具，由佛履閫故；

閻羅界餓鬼，食膿、唾、屎、尿，

悉得天味食，由佛履閫故；

諸山及寶山，種種林、花、果，

曲躬悉迴向，由佛履閫故；

大海城邑聚，地皆六種動，

不逼惱眾生，由佛履閫故。

人、天、鳩槃等，歡喜住空中，

為佛持寶蓋，發大菩提心；

諸音樂不擊，自然出妙聲，

眾人皆歡喜，由佛履閫故。

百千萬億樹，向佛具花果，

無量天住空，所設非人供；

百千諸牛王、獸王師子吼，

象、馬悉歸禮，由佛履閫故。

國中諸大王，見十力世尊，

導師勝妙色，歡喜而頂禮。

餘人心喜讚，或散諸妙花，

合十指爪掌，稱佛為大悲。

或散諸瓔珞、金鎖、𤦲臂印、

或散師子條，發大菩提心。

女人奉金鬘、又女散面花、

或解金瓔珞、乳面手嚴具、

或有散金花、及諸嚴身具，

雖捨無一心，悕求諸佛道。

城人布妙衣、或復散頂珠、

及散眾寶網，佛至城門故。

若人病苦逼，種種憂箭射，

一切咸具樂，導師威德故。

拘翅羅、鸚鵡、孔雀、頻伽等，

諸鳥住空中，出和雅妙音。

眾鳥心歡喜，出是妙音時，

能滅修行者，貪、瞋、癡煩惱。

無量億眾生，聞聲得順忍，

為聖授彼記，未來咸作佛。

見佛十力身，眾生樂佛智

我云何得此，佛知欲授記？

佛一一毛孔，放百千種光，

遍照諸佛剎，普眼入城故。

障蔽於日明、摩尼寶天火，

餘光悉不現，佛入城門故。

百千蓮花敷，出地千葉淨，

十力尊蹈上，與眾遊城巷。

道路無穢污，純以香泥塗；

遍城燒妙香，馨流甚可樂；

巷陌甚嚴麗，除去諸瓦礫，

十力功德故，具種種花香。

百千惡夜叉，見佛金色身，

起大悲愍意，淨心歸牟尼。

諸天宮悉空，皆共來觀佛，

在空雨眾花，佛入勝城時。

若人以散花，於人天師所，

佛上成花蓋，莊嚴身端好。

人、天、修羅等，覩佛十力尊，

心歡喜踊躍，未曾有厭足。

右有百千梵、左帝釋亦然，

無數天在空，恭敬三界尊。

時佛現變已，開示勝妙法，

百千眾聞者，發大菩提心。

相好花為身，猶滿虛空星，

佛處王御路，如淨空圓月。

如淨摩尼寶，離垢無瑕穢，

十方放光明；佛照剎亦然。

諸天眾圍遶，人尊入王城，

足履地如畫，來入月光宅。

城郭悉莊嚴，百千億幢幡，

栴檀塗其地，散花而莊嚴。

佛在道行時，發廣悲愍心，

口出無量光，吐香而說法。

覩佛身生樂，得喜不思議。

我等何時得，法王勝供養？

無量人發心，我明亦請佛。

憐愍救濟者，久遠難值遇。

或巷城却敵，勝妙自莊嚴，

辦具諸花瓔，散佛為菩提；

或勝瞻波鬘，婆師目多伽；

或復散繒綵，發勝純至心；

或在家心淨，勝衣自莊嚴，

以繒綵諸花，散大比丘眾，

優鉢羅花等、復散妙金花、

種種摩尼寶、或散栴檀末。

現諸希有事，不可稱計數，

佛入城門時，多人發道心。

無煩熱見諦、善現、善見天、

阿迦尼離欲，一切來觀佛；

密身及廣果，百那由他眾，

如摩尼光曜，悉來瞻仰尊；

淨天子無數、及諸少淨天、

無量淨天子，悉來觀大仙；

其少光天子、及無量光天、

光音天子等，咸共來觀佛；

其梵輔天子、并及梵眾天、

定藏大梵等，皆來觀世尊；

他化天歡喜、化樂天善心、

兜率炎摩眾、三十三天王、

四方四天王、財主毘樓勒、

惡眼提賴吒，故來禮敬佛。

大力夜叉王、及眷屬淨心、

并親族在空，雨諸天妙花；

恒醉持鬘天，執種種花鬘，

并眷屬心喜，供養勝丈夫；

百器足夜叉、并妻及眷屬，

自擊美音樂，供養於如來；

喜悅耽美歌，謂緊那羅王，

居在香山頂，踊躍悉來集；

婆稚睒婆利、羅睺、毘摩質、

并餘大威德，而雨諸寶物；

過無量羅剎，多眾而圍遶，

各持諸妙花，恭敬而散佛；

阿耨大龍王，女善學音樂，

擊百種妙聲，誠心供養佛；

耨龍五百子，求廣菩提智，

與親屬圍遶，咸共無上尊；

阿波羅龍王，向佛而合掌，

持龍勝真珠，在空供養佛；

目真陀龍王，踊躍悉歡喜，

散諸妙寶果，淨心而供養。

彼起勝敬心，念佛種種德，

諸親屬圍遶，皆來讚歎佛。

難陀、跋難陀、德叉、黑瞿曇、

與眷屬詣佛，屈膝禮善逝。

伊羅鉢龍王，百眷屬號泣，

憶念迦葉佛，厭惡此受生。

我昔懷疑惑，壞小𦭽蘭葉，

是故生難處，不能知佛法。

深厭此蛇身，願速捨龍趣，

能知清涼法，道場所得者。

餘多千龍王、海龍摩那斯，

持上妙龍衣，來奉人中尊。

調達擲佛石，夜叉住空接，

其名金毘羅，恭敬在佛前。

阿吒夜叉城，空無大夜叉，

誡約悉令集，供養大仙尊。

灰毛針夜叉、阿吒婆可畏、

雪山、婆多山、驢夜叉歸佛。

種種異類身，被服甚可畏；

多那由他鬼，持吉物奉佛；

食海金翅鳥、變形婆羅門，

寶冠自莊嚴，住空而禮佛。

閻浮所有城，一切大林天，

與城神俱來，供養世間解。

無量林天至、并諸樹神等，

及一切河神，集詣法王所。

山峯、巖嶺神、堆阜天亦至，

泉池、沼神等，共海神喜到。

天、人、修羅、鬼、迦樓、鳩槃等、

餓鬼、富單那，悉來供養佛。

諸天、修羅眾，離慢咸供養，

見佛入王城，觀之無厭足。

過修菩薩行，供養曾世尊，

彼作是淨業，眾生觀無厭。

須彌、輪山等，及閻浮諸山，

不能為障蔽，諸佛照剎光。

此娑婆諸海、土地悉平正，

佛剎普皆遍，散眾花悉滿。

百千種光明，法王足下放，

地獄盡清涼，除苦獲安樂。

十力為說法，天人得眼淨，

無量百千眾，於佛道決定。

無等等入城，現作是神變，

無量百千劫，佛說尚難盡。

如是勝德聚，牛王度彼岸，

一切德究竟，頂禮佛福田。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前後圍遶往詣月光童子住處，坐所敷坐，諸比丘僧次第而坐。

爾時，月光童子知佛、菩薩比丘坐已，自手齎持多種美食——所謂佉禪尼、蒲禪尼、梨呵那諸沙尼等——又持漿飲，以百味食充足如來及以大眾。既充足已，歡喜踊躍，深自慶遇。佛及大眾飯食訖已，却鉢澡手，以萬億價寶衣奉上如來；比丘眾隨上、中、下次第，各以上、中、下三衣次第施之。

爾時，月光童子於佛及僧施衣物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作禮，住於佛前默念說偈而問世尊：

菩薩智者行何行，常能解知諸法性？

云何能入所作業？惟願導師為我說。

云何能得於宿命？云何不復處胞胎？

云何能得不壞眾？何故而得無量辯？

無上定慧兩足尊，如我所問願記說，

知諸眾生心所行，於一切法無有疑。

佛知一切法體性，離言語法以言說，

如師子吼摧野干，佛降異道亦如是。

知諸眾生之所行，通達諸法到彼岸，

無礙智慧淨境界，惟願法王為我說。

知於過去、未來世，及今現在亦悉了，

三世無礙智堪能，是故我問釋師子；

一切三世諸佛法，法王世尊悉能知，

於法體性善覺悟，是故我問大智海。

能離一切諸法過，已能斷於心穢故，

剪除一切癡穢結，願佛為說菩提行。

而佛所得諸法相，如所得相為我說；

我聞如是法相已，依所聞相行菩提。

眾生行相多差別，我作何行能解入？

願為我說入行法，我得聞已則能知。

一切諸法各差別，其體空寂性遠離，

菩薩云何能現證？願為我說是法母。

於一切法到彼岸，言說法句已修學，

己自無疑除他疑，為我顯示佛菩薩。

月燈三昧經卷第二

# 月燈三昧經卷第三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世尊知月光童子心所默念而作偈問，告月光童子言：「若菩薩與一法相應，皆悉能獲最勝功德，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謂一法？童子！若菩薩於一切法體性如實了知。童子！云何於一切法體性如實了知？所謂一切法遠離於名、離於音聲、離於語言、離於文字，離於生滅因相、緣相、攀緣相——所謂無相遠離於相，非心遠離於心——而知諸法。」

爾時，世尊即說偈曰：

諸法但說一，所謂法無相，

是智者所說，如實而了知。

若說如是法，菩薩了知者，

彼得無礙辯，說億修多羅。

導師所加護，顯示於實際，

不分別假名，曾無有所說。

以一知一切，以一切知一，

雖有種種說，而不起於慢。

其心能了知，一切法無名，

隨順學諸名，而演說真實。

諸所聞音聲，了知其聲本；

了知聲本已，不為聲所染。

知音聲本際，諸法相亦然，

若能解一法，不復處胞胎。

一切法無生，能了此無生，

知生說生者，則能知宿命。

若得於宿命，能知所作業；

若常知作業，得堅固眷屬。

若於是空法，菩薩能解了，

無有不知者，此非煩惱際。

於非煩惱際，凡愚妄分別，

是故於億劫，數流轉生死，

不能知妄想。猶如大導師，

彼不作惡業，又不墮惡道；

是諸凡夫等，不能知此義，

便起誹謗心。如是滅苦法，

諸法不可得，非無諸法想；

若能如是知，彼想亦不見。

我知如是想，凡夫妄分別，

於離分別法，知者不迷惑。

此為智者地，非是愚境界，

是菩薩所行，謂空無分別；

此是菩薩地，佛子之所行，

佛法妙莊嚴，謂說寂滅空。

是諸菩薩等，斷除諸有習，

不為色所壞，安住於佛性。

一切法無住，以無住處故，

若能如是知，得菩提不難。

修施、戒、聞忍、習近善知識，

若能知是業，速證菩提道。

是人常為諸天敬，乾闥、夜叉、摩睺等，

龍、鬼、羅剎、緊那羅，是等常來供菩薩。

恒為諸佛所稱歎，與諸世間興利益，

智慧相續樂寂滅，勝妙菩薩悲愍身。

若有菩薩能知空，利益無量億眾生，

柔和處眾演說法，聞者欣樂而愛敬。

廣大智慧轉增明，以是智慧能見佛，

亦覩莊嚴淨妙剎，聽受諸佛所說法。

知一切法如幻化，猶如虛空自性空，

能知體性是空無，能如是行無所染。

其有修行菩提行，於諸事中不生著，

知一切法如變化，而於諸剎示變化。

能為諸佛所作事，幻法體性無去來，

隨前所求得利益，謂能安住菩提者。

恒念一切如來恩，願紹佛種不斷絕，

能得光耀精妙身，成就三十二種相。

其餘無量種利益，行勝菩提當能得，

成就大力不可動，威德諸王無堪抗。

具足福德甚端嚴，福與功德威光耀，

諸天覩威不面對，謂行佛法智慧者。

住於堅固菩提心，與諸眾生為善友，

是人無復諸闇冥，顯示勝妙菩提道。

離語言道無所欲，諸法寂滅如虛空，

其有能知如是業，成就無量勝辯才。

演說百千修多羅，能示彼法微細義，

智者恒成無礙慧，能知微細法體性。

常善知彼眾生信，學習一切語言音，

為人顯示因果理，能獲如上勝妙事。

具持力能無減少，入眾無畏梵行者，

恒憶念持不忘失，善能悟解法性故。

耳初不聞非愛語，恒常聽覽可樂音，

口常宣說悅意言，是人善知法性故。

念慧法智悉成就，其心清淨無穢濁，

說百千經無滯著，若有所演不虛設。

字句差別已修學，善解千億諸語言，

名味、義趣皆善解，由悟法性有斯德。

夜叉、羅剎、天、修羅、迦樓、緊那、摩睺、茶，

為彼八部常愛敬，斯由悟解法性故。

惡心神眾、毘舍闍，飲血食肉極毒害，

其有持是寂定者，是等常能作衛護。

聞於智者廣大言，心喜踊悅身毛竪，

於彼菩提深愛樂，能獲廣大難思福。

如是福報難可知，於百千劫說不盡，

護持善逝法寶藏，無量無邊無限數。

便為已供一切佛，過去、未來諸世尊，

及住現在十方者，以能宣說寂定故。

若人為樂福德故，供養十力大悲者，

無量無數億諸佛，時逕大海諸沙數；

更有餘人樂福者，於此勝義持一偈，

於彼劫盡惡世時，如是福德最為勝。

若有能聽一偈者，是人便供一切佛，

於此末代惡世時，斯為最勝上供養；

是人便得最大利，堪受世間所奉敬，

諸十力生最上子，於其長夜已供養。

彼見我在耆闍山，我即為授菩提記；

我已付囑彌勒尊，彼佛亦為授記莂。

是人復為彌陀佛，為說無量勝利益；

或復往詣安樂國，又欲樂見阿閦佛；

無量無邊百千劫，是人不墮諸惡道，

於此菩提行勝行，成就無量諸快樂。

無量功德勝利益，如是我今已宣說，

若欲如我功德者，應末世中正持經。

「童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不可思議諸法體性者，得如是功德之利，讚說如來真實功德，不謗如來言非真實。何以故？如來已得諸法為世所知，是人如實知於彼法，亦知無量如來功德能知如實不可思議佛法。何以故？童子！佛有無量無邊功德不可思議，遠離於心。以是義故，餘不能思、不能稱量。何以故？童子！其心無性、又無形色，不可覩見。

「童子！如是心體性即是佛功德體性，如是佛功德體性即是一切諸法體性。以是義故，童子！若菩薩說一切法體性一義如實知者，名為菩薩寂滅於心善解三界出離善根。如實了知、如實知見、如實說無有異說，隨說而行無所執著，出過一切諸煩惱地、過於欲界色界、解脫無色界、過於名地、過於聲地。善解離文字法、善解分別字智、善解離語言法，知於文字、善於文字、善於字差別智、廣知字智、善解一切法差別智、善於一切法廣差別智、善分別一切處法智，與不可思議佛法相應，魔王波旬及諸魔民所不能壞。」

說是法門時，有八億那由他諸天人等得修無障法忍，一切皆為諸佛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過四百八十萬阿僧祇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種名號、國土差別、壽命齊等。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智慧諸菩薩，趣向勝妙菩提道，

善於法義諸言說，能行一切法體性。

口常宣說真實語，稱佛實德而演說，

能知一切諸佛法，於三界尊無有疑。

一切諸法同一義，以修空故如實知，

彼無種種別異相，於此一義已修學。

無分別想分別想，眾生、壽命，我、人想，

盡與無盡如是想，斷此諸想悉無餘。

不見如來有其色，以知諸法自性無，

亦非諸想隨形好，以斷一切顛倒故。

一切諸佛不思議，遠離於心體寂滅，

若人能得如是知，真見無上兩足尊。

若有能知神我想，於中發起勝智慧，

如是知於諸法已，彼便得名清淨眼。

是人無有諸障礙，大智悟解出離道，

充滿具足二種因，無有一切諸願樂。

於真實處如實見，無有一切非實語，

是人所有諸言論，隨順一切儀式法。

智者出過於欲界，超色無色煩惱地，

能於三界離染著，行在世間利眾生。

超過一切名字地，及過音聲體性空，

雖經久時演說法，於彼言說無所依。

遠離諸想及戲論，斷除顛倒諸惡見，

於其智慧善決定，是人勇健行如空。

若魔多億那由他，為亂彼意作是言，

悉能映蔽是魔眾，不從魔力自在攝，

棄捨一切諸魔業，戒行清淨無熱惱，

若能深樂禪樂者，彼則能知世間空。

若說五陰是世間，已知彼法體空寂，

既無其滅亦無生，一切諸法如虛空。

寧當棄捨自身命，終不毀犯如來教，

於戒護持到彼岸，隨其所願悉往生。

遊行無量諸佛剎，見多那由他億佛，

終不悕欲生天上，遠離一切諸願樂。

是人不捨勤精進，於少時間行法行，

於其十方諸佛所，善能讚詠而稱歎。

爾時月光童子身，得聞如是寂滅定，

棄捨一切利養事，修行諸佛所歎法。

若有欲得自然智，我為一切世間上，

應當學是勝三昧，若如是學人天最。

爾時，世尊告月光童子言：「童子！是菩薩摩訶薩於是顯說三昧智應善修習、為人顯示。童子！云何顯示？所謂於一切法起平等心，無有彼此、無有分別、無無分別，無造、無起，無生、無滅，一切妄想、分別憶想、起想皆悉斷除；心所攀緣、意所思作及諸假名皆亦斷除；亦斷一切諸惡覺觀，於陰界入無有自性；斷貪、瞋、癡，謂念慧解脫、慚愧堅固；修行儀式所應行處，謂空閑地、智慧地，絕於去來，一切菩薩所學、一切如來行處、一切功德成就。童子！是謂顯說如是三昧。若能顯說如是三昧，便不離諸定，其心不失一切三昧，無有迷惑，起大悲心利益無量無邊眾生。」

爾時，世尊即於是時而說偈言：

平等非嶮地，微寂難可見，

斷除一切想，故名為三昧。

非妄想分別，離見不可取，

其心不可得，是名為三昧。

正住如實定，不取一切法；

如實不取故，故說寂滅定。

法無少塵許，亦無少可得；

無少可得故，故名為三昧。

有得、無得者，此名為妄想；

於法離分別，故名為三昧。

以聲故說義，是聲事非有，

猶如響呼聲，又亦如虛空。

眾生無所住，住處不可得；

得與不得音，自性不可得；

若去、若墮落，去道不可得；

去與不去音，於道如是知。

存有定是取，存無定亦然；

無著行菩提，證聖道亦爾。

離嶮平等地，是定慧無相，

佛子！修習此，善修定相應。

非文字所能，入是深義趣，

捨諸語言事，得定無所取。

得此定菩薩，如說相應住，

設火焚世界，於中不被燒。

無量劫火起，如空本不然，

若知法如空，是人火不燒。

若燒佛剎時，在定作是願，

滅彼火無餘，人及地不毀。

彼神足無邊，遊空無罣礙，

隨學定而住，菩薩獲是德。

若生、若退沒，無起亦無滅，

若能如是知，得此定不難。

世間有生、滅，如來之所說，

若能知此定，當知是世親。

於世間不染、世法不能礙，

身若無礙者，能往諸佛剎。

常見於淨土，及見世導師，

彼得聞正法，在諸剎演說。

彼不起無知，而說法性時，

能通達諸法，如隨於法性。

於億劫演說，辯才而不斷，

能變作多身，其餘諸菩薩。

變化諸菩薩，往遊諸佛剎，

千葉蓮花上，加趺而安坐。

顯示佛菩薩，總持修多羅，

并餘億諸經，修習寂定故。

唯除不退轉，餘不思議人，

莫能盡其辯，顯示佛菩提。

乘重閣而去，種種寶嚴飾，

布散諸妙花，氛馥甚可樂。

散布諸末香，并燒勝妙香，

或散無量寶，為於菩提故。

菩薩救濟者，如是無量德，

斷除諸煩惱，獲得勝神足。

不起於煩惱，清淨甚光耀，

無為不可壞，是菩薩境界。

寂靜深寂靜，離惱無煩惱，

超過於戲論，樂無戲論法。

文字無能入，諸法無相故，

智知唯音聲，是故名定者。

無盡勝寂滅，無功用不見，

一切佛境界，實際無家宅。

從諸佛修學，一切法自性，

學是佛功德，到功德彼岸；

非此亦非彼，本際無分別，

是故一切佛，到功德彼岸；

於未來不去，已知法性故，

無功用戲論，到功德彼岸。

爾時，月光童子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快能善說一切諸法體性平等。此說一切諸法體性平等，菩薩所學；若菩薩於所說三昧能修學者，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我復樂說。如來！我復樂說。善逝！我欲少有所說。」

佛言：「童子！樂說便說。」

爾時，月光童子在於佛前合十指爪掌向佛住立，稱佛實德，說偈讚曰：

見生為老、病、死逼，貪、瞋、癡等常迷惑，

佛本為發菩提心，願成正覺解眾縛。

善哉！無量劫修行，住檀調柔護諸過、

持戒、忍辱、勤精進、善修禪定及智慧。

以無悕望棄王位，妻子、寶貨悉能捨，

頭、目、手、足及壽命，其心初無有疲厭。

禁戒皎然淨無垢，捐棄身命常護持，

善能禁制身口意，歸命善逝調心者。

安住智礦忍力中，設使剜身無忿怒，

以慈血變流出乳，歸命如來甚奇特。

成就於力住十力，以無量智擇諸法，

佛以悲愍於世間，救濟利益諸異趣。

已知一切法體空，見諸世間悉虛妄，

悟道契會性無我，知彼解脫無所脫。

遠離煩惱及放逸，降伏魔力及軍眾，

知道無垢無礙智，說寂無礙清淨法。

假使虛空星宿落，地、海、城邑悉壞滅，

虛空無為性變異，如來終無不實語。

見於苦惱諸眾生，安住取著分別中，

為彼顯示離取著，所謂甚深寂滅空。

不可思議無數劫，大雄勇猛久已學，

修學一切無著已，是故佛無諸過失。

佛所修學一切法，如所得法為他說，

此非愚癡凡夫地、又非一切諸外道。

心常安住於我想，是名過失諸凡夫；

若能善知無我法，無有一切諸過失。

大雄所出真實語，恒常安住於實法；

安住如是實法已，復能演說於實語。

過去曾修真實行，乃能稱述於本願，

獲得真實妙果報，是以能說真實語。

具足所行真實行，善能覺於真實際；

如是所修真實行，歸命人尊大智慧。

其智最勝無倫匹，智慧具足甚光明，

究竟到於勝智慧，歸命智慧言說者。

能與眾生作親友，久遠修習慈悲心，

善能安住而不動，不動猶如須彌山。

天人所師備廣德，教誡大眾群生類，

善逝甚深勝智慧，處眾無畏而震吼。

如是無畏師子吼，如師子王威雄猛，

降伏一切諸外道，猶如師子摧野干。

大雄善能降不調，所調復能善調御，

能令成就為善友，安住堅固而不壞。

見彼苦惱諸眾生，最極依止於我見，

為其演暢無我法，無有貪愛及不愛。

不學愚癡凡夫人，依止嶮難不善徑，

為彼顯示真實道，所謂趣向涅槃路。

若有取著我想者，彼即住於極苦惱，

以其不解無我法，謂能滅除苦惱處。

不可思議劫數中，大智久已曾修學；

修學遠離取著已，是故無有諸過惡。

演說離過諸法句，世尊遠離於諸過，

善說真實微妙語，口能解脫百種畏。

無量那由百千億，天、龍、夜叉住虛空，

愛樂無上最聖法，聞者靡不合真義。

如來善美歡喜語，溫潤合時稱悅意，

和合無量微妙音，憐愍解脫無數人。

伎樂音聲百千種，一時奏擊相和合，

悉是天中悅樂聲，如來一音能映蔽；

迦陵頻伽諸鳥眾，同時共發微妙聲，

能令他人生欣樂，於佛音聲非少分；

擊發歡喜之音樂，善合一切諸管弦，

吹貝、鼓、笛、琴、箜篌，於佛音聲悉不現；

緊那羅王歌舞音，已曾善學百千樂，

若得聞者咸歡喜，於佛音聲悉不現；

拘翅、鸚鵡、舍利聲，孔雀、哀鸞、鴛鴦等，

所有一切美音鳥，於佛音聲悉不現；

可愛悅樂美妙音，世間所有善歌詠，

悉來集聚同時發，佛聲最勝殊過彼。

諸天、夜叉、修羅王，三界所有群生類，

其中最勝上妙身，佛放一光悉映蔽。

如來色身如花敷，一切相好以嚴飾，

出生福果甚清淨，光明顯照於十方。

鼛、𪔵、䗍、鼓、箜篌音、銅、鈸、笙、簫美妙聲，

如是諸音相和合，百分不及佛一音；

乾闥、修羅、摩睺等，夜叉所有美妙聲，

并及三界諸妙音，於佛百分不及一。

梵天所有諸光明，及諸有頂天身光，

世尊若放一光明，餘光百分不及一。

身、口、意業皆清淨，布施淨故世不染，

功德寶聚人中王，自然功德無等等。

讚歎十力實語已，童子歡喜作是言

以我供養佛法王，願此福成釋迦文。

佛知彼勝最淨行，善逝于時起微笑，

彌勒覩笑而請問，惟願人尊說笑緣。

其時大地六種動，天、龍歡喜住虛空，

欣悅瞻仰兩足尊，請為我說笑因緣。

諸佛智慧所了知，非佛弟子聲聞地，

今欲安誰最勝道？惟願憐愍為我說。

惟除慈悲牟尼尊，一切世間無堪者，

堪能授於法王位，願為授於菩提記。

我今善問世導師，釋迦牛王大威德，

已度智慧光明岸，除斷貪、瞋、癡穢過。

不可思議恒沙億，導師爾所劫修行，

為求勝妙菩提行，為何因緣而現笑？

能捨自身手、足等、妻子、眷屬、餘親愛，

常能修行是勝行，是故我問牟尼尊。

象、馬、車乘及牛、羊、奴婢、摩尼、真珠金，

不見所有諸珍物，行菩提時而不捨。

其智最勝悉顯現，知諸眾生之所行，

心信性欲已善知，願說何緣而現笑？

誰曾供養人中尊？誰復今成廣大利？

誰能受行佛所行？為誰而能現此笑？

其地于時六種動，億妙蓮花從地出，

其花光耀具億葉，金色熾盛甚可愛。

佛子處彼蓮花上，菩薩第一大神足，

無量法師而雲集，是以我作如是問。

擊鼓、鳴鐃、吹貝音，伎樂億數如恒沙，

如是等輩諸音樂，佛聲於中最殊妙。

拘翅、頻伽、鵞鶴等，眾鳥一時而雲集，

俱時各出美妙音，於佛音聲非其比。

誰往行檀持禁戒，無量億劫而修習？

誰復供養人中尊？牟尼為誰而現笑？

誰昔起大恭敬心，已曾請問兩足尊？

何因緣故得菩提，而今便現是笑耶？

所有過去十力尊，及今現在、未來世，

天人導師悉了知，是故我問人中塔；

能知眾生心次第，於其神足而不減，

又知眾生心所樂，是故我問牟尼師；

修行無上最勝行，因相應法已善學，

佛菩提道云何得？是故我問兩足尊；

諸法微細難可見，空寂難稱不思議，

修行十力之所行，是以我問世大師；

若能善修慈悲心，於不思議眾生所，

常不起諸眾生想，是故我問兩足尊；

所行境界難思議，於其邊底不可得，

已能度於心境界，是故我問兩足尊。

布施、持戒已究竟，智者明淨了三世，

遠離一切諸過惡，為何義故現是笑？

舍利、目連、居律多，及諸如來餘弟子，

非是彼等所行地，惟佛境界最無上。

於一切法到彼岸，諸有所學已究竟，

導師起發大悲愍，宣暢微妙第一音。

過去無量僧祇劫，亦曾問於如是義，

得為救世之親尊，今既證果為我說。

夜叉、羅剎、龍、槃荼，瞻仰兩足最勝尊，

一切恭敬合掌住，咸疑世尊何緣笑。

多菩薩眾悉雲集，具足神通多億剎，

如來心生最長子，一切恭敬而合掌。

世尊導師非無緣，最勝丈夫而現笑，

微妙語言鼓音聲，以何因緣而現笑？

香象菩薩東方來，從彼阿閦佛世界，

那由菩薩眾圍遶，為問釋迦故來此。

又復安樂妙世界，觀音菩薩、大勢至，

那由菩薩眾圍遶，來問兩足釋師子。

過去無量億佛所，供養無邊諸如來，

猶如大海中沙數，為行無上勝菩提。

一切諸佛所嗟歎、於菩薩德已究竟、

十方世界悉聞知，文殊師利住合掌。

遊行那由他佛剎，如是勝徒難可見，

佛子功德已善學，一切合掌恭敬住。

根器最勝餘更無，如是調伏柔軟者，

能持一切佛法藏，願為宣說和潤語。

世尊導師非無緣，最勝丈夫而現笑，

微妙鼓音願演說，以何因緣而現笑？

拘翅、鴝鵒、鵝、孔雀、雷霆牛王聲震吼

願出天樂美妙音，惟願演說增樂語，

善集慈悲離諸過，智慧現前斷愚癡。

顯真實義離文字，於百千劫已修持，

決定空寂知諸有，顯示苦滅諸句義。

能壞一切外道智，空無眾生及壽命，

諸佛修行百千行，百千種福而莊嚴。

百千諸天咸讚歎，百千諸梵亦復然，

夜叉、羅剎等淨心，摩睺、金翅龍欣喜。

口常宣說無滯礙，淨妙業果之所起。

所有諸佛滅度者，及今現在、未來世，

一切了知無障礙，從諸功德之所生。

大海、大地及諸山，一切咸皆六種動。

諸天、修羅、龍、摩睺，散諸上妙勝香花，

斷除貪、瞋及惛慢，尸羅心意悉清淨。

寂靜音聲稱無想，大聖如是師子吼。

具足辯才廣名稱，於眼、於法善平等，

世間無等亦無過，惟願大悲說笑義。

拘翅、頻伽及孔雀、命命等鳥妙音聲，

一時共發甚可愛，於佛少音非為譬；

大鼓、金鉦及諸鼙、䗍貝、簫、筑、琴、箜篌，

千種音樂俱時作，於佛少音非為譬；

諸天千種美音樂、及諸天女妙歌聲，

眾集相和生人愛，於佛少音非為譬。

救世導師以一音，隨信種種發異解，

一切皆謂佛為己，願大沙門說笑緣。

諸天及龍妙音聲，迦樓、乾闥、毘舍闍，

是等不能滅煩惱，唯佛音聲能斷除。

雖復起愛心無染，行慈便能離瞋過，

能生智慧離愚癡，能如是者離諸垢。

佛音不出於眾外，能斷百種諸所疑，

於其音聲無高下，牟尼妙聲寂平等。

假使三千界散壞、大海一念盡枯涸、

日月可令墜落地，世雄終無不實語。

語言清淨六十種，吼音深美無所畏，

如來梵言願為說，寂靜何緣而現笑？

一切三有群生類，悉能了知彼所行，

過去、現在及未來，人尊願為說笑緣。

所有如來大悲者，於諸力中得究竟，

如來淨月圓滿面，終非無緣而現笑。

爾時，世尊即於是時以其偈頌答彌勒菩薩摩訶薩曰：

如是月光童子者，讚歎如來愛無比；

如是讚歎如來已，後還為世所稱美。

昔日於此王舍城，已曾覩見多億佛，

於彼佛所常請問，如是勝妙寂滅定。

修行菩提道行時，於一切世為我子，

常能具足無礙辯，恒常安住於梵行。

彼人末代可怖時，惟是彌勒所證知，

一切時中住梵行，能廣分別是三昧。

若欲求是勝三昧，稱道所行則能得，

無量億佛所攝受，供養最勝大導師。

我住智中故記說，於此月光勝妙行，

末代世時無障礙，於其梵行及壽命，

知於千億諸如來，如觀掌中菴羅果。

又復過彼恒沙數，能於未來修供養，

諸天及龍有八億、夜叉眾有七千億，

未來供養兩足尊，是等悉能相佐助。

得聞如是授記已，歡喜愛樂而充滿，

月光踊身七多樹，住空發於希有言。

嗚呼！佛說最無上，安住解脫智神通，

安住決定勝智故，一切異論莫能壞。

遠離二邊證解脫，觀察於事不著事，

於三界中智無礙，悉無一切諸戲論。

一切戲論而不染，諸見覺觀悉斷除，

善修於道無所依，不為他壞、不違他。

又於三界無所依，斷除諸結所行淨，

愛縛枝蔓悉捨離，諸有相續皆盡滅。

悟解非有自體性，離言說法悉了知，

於其顛倒無智者，如師子吼摧野干。

佛今為現妙法藏，我今獲得妙寶聚，

斷除一切諸惡趣，我今得佛定無疑。

百福金色莊嚴手，願此寶掌摩我頂，

對於天人大眾前，惟願人尊灌我頂。

我念過去修行時，於師子幢佛法中，

時有比丘甚聰叡，名曰賢施為法師。

我作王子名黠慧，身遇病苦甚困篤，

時彼賢施為我師，柔軟淳直備儒德。

五百良醫無減少，咸皆盡來為我治，

彼悉不能除我病，親戚眷屬懷憂惱。

是時大師聞我患，便至我所而慰問，

賢施即生悲愍心，而為我說是三昧。

我得聞此三昧已，不顧財寶心愛樂，

了知諸法體性故，其時病苦即除愈。

比丘行於菩提行，得成佛道號然燈；

我昔黠慧王子時，以此三昧除苦惱。

以是因緣故，童子！我憶是事今付汝

能忍罵詈、毀辱等，受持、讀誦如是定。

末世比丘有無量，放逸毀禁多慳悋，

堅著衣鉢樂為惡，於是三昧起誹謗；

嫉妬輕躁縱諸根，止住俗家為貪利，

常依出入息利活，是等當謗此三昧。

舒手展足奢縱誕，趨步言笑自顧影，

伴黨挑臂隨路行，若入聚落現異相。

如是不應儀式人，晝夜繫心在童女，

於彼色聲常愛著，遊行村邑現是儀，

心常貪嗜於美食，戲笑歌舞及音樂，

販賣貿易恒規利，憙樂飲醼及乘騎，

廣貯積聚飲食已，命終墜墮三惡道。

專事墾殖及耕田，保翫自己所住處，

受他教命傳書信，棄捨禁戒及威儀，

親近白衣違佛教，毀破禁戒住惡道，

常作佛不讚歎業，所謂斗秤諸欺誑，

造作如是諸惡行，以此惡行墮惡道。

多饒財寶、珠、金、貝，棄捨親愛而出家，

不能安住淨戒聚，還為販肆作鄙業。

牛馬雄雌相孚乳，惟恃財穀為勝想，

何為出家除鬚髮，而不護戒及儀式？

我於過去行菩提，於千劫中修苦行，

為求如是寂滅定，愚人聞之生嗤笑。

行非梵行憙妄語，常貪利養趣惡道，

披梵行服為標式，毀戒謗定言非法，

彼此遞互相破壞，不能應法求利養，

各欲共相求短失，命終墮於三惡趣。

百千人中難得一，謂能住於忍辱者，

朋黨鬪諍無量人，棄捨忍辱恒忿競。

咸自稱歎是菩薩，欲望聲流遍諸國，

若得虛名自欣慶，尚無善行何況道？

我曾不聞亦不見，無有淨行欲樂者，

誹謗此法無欣慕，而能獲得菩提道。

為不活故多出家，不求一切佛菩提，

愚人安住我見中，聞說無我便驚怖。

彼此更互恒諍論，我慢自舉相陵蔑，

自稱己是說他非，常行不善妄歡喜。

成就淨戒諸功德、安住慈心行忍辱、

調伏柔濡淳善者，是等善人為彼欺。

若有當來起惡心，極甚抵突為不善，

喜樂鬪諍行非法，是等爾時得供養。

我今善相勸告汝，汝當於我生淨信，

於此如來所說教，彼惡人輩勿親近。

於極貪愛及重瞋、多愚癡人惛慢者，

無慚、無愧、心不調，汝於彼速起忍力。

我今所說無量德，比丘於此不安住，

非但口言得菩提，要須堅固行者得。

月燈三昧經卷第三

# 月燈三昧經卷第四(丹如來出城品第一之二)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婆伽婆在大眾中示教利喜已，即從坐起出王舍城，詣耆闍崛山敷座而坐，諸比丘眾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前後圍繞。

爾時，月光童子、八百億人，并天龍八部、諸鬼、神等，及餘世界十那由他諸菩薩眾，持諸寶鬘、塗香、末香、衣服、幡花、種種音樂、建立幢蓋、懸諸繒幡，出王舍城向耆闍崛山詣如來所，頭面禮足繞無量匝，以已所持花、香、衣服、寶蓋、幢幡、擊諸音樂設大供養。設供養已曲躬恭敬，為問法故却坐一面。

爾時，月光童子作如是言：「我於如來、應供、正遍知欲有所問，惟願聽許。」

爾時，世尊告童子言：「如來、應、正遍知隨汝所欲恣汝問之，汝所問者則能利益無量眾生，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令汝心喜。」

爾時，月光童子既蒙聽許即白佛言：「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能得如是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

爾時，佛告月光童子言：「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能得如是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

「何等為四？一者、善學柔軟，同住安隱到調伏地，能忍毀辱，見法除慢，是為初法。菩薩若能成就如是，便能得是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

「復次，童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善戒、清淨戒、第一善清淨戒、不濁戒、不缺戒、不穿戒、不雜戒、無定色戒、自在戒、不可呵戒、不退落戒、無所依戒、無所取戒、無所得戒、聖所讚戒、智所讚戒，童子！是為第二。菩薩具足是法，能得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

「復次，童子！菩薩摩訶薩深怖三界起驚畏心、厭離三界起不染心、不著三界起逼惱心、為脫三界苦眾生故起大悲心、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發大精進心，童子！是為第三。菩薩成就如是，能得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

「復次，童子！菩薩摩訶薩求於多聞無有厭足，為重於法不求財利、為重於智不求名聞，隨聞受持、為他廣說、顯示其義，以悲愍故不為親屬，菩薩復作是念：『云何能令前聽法眾生於無上菩提速得不退轉？』是為第四。菩薩成就如是，能得一切諸法平等無戲論三昧。

「童子當知：此三昧法門，無量諸佛之所演說、無量諸佛之所讚歎、無量諸佛之所諮嗟、無量諸佛之所顯示、無量諸佛之所修習。」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念不思那由劫，有佛號曰音聲身，

彼音聲身如來尊，在世壽命六千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號智自在世所愛，

彼智自在正遍知，壽命一萬二千歲；

彼佛次前有佛號，威德自在大勢力，

彼威德佛人中尊，壽命七萬六千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號大自在自然智，

彼大自在天人師，壽命滿足千萬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其佛號曰梵聲師，

彼梵聲佛兩足尊，壽命滿足一億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號眾自在最勝離，

彼眾自在無比尊，壽命滿足六億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其佛號曰聲自在，

彼音自在婆伽婆，壽命滿足千萬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號曰聲上為世燈，

彼聲上佛世導師，壽命一萬四千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號滿月面普名稱，

彼滿月面普名稱，住世壽命一日夜；

彼佛次前復有佛，其佛號曰日面滿，

彼日面佛無比尊，壽命一萬八千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其佛號曰梵面親，

彼梵面親兩足尊，壽命二萬三千歲；

彼佛次前復有佛，其佛號曰梵婆藪，

彼梵婆藪天人師，壽命一萬八千歲。

如是等佛同一劫，其數二百世導師，

汝聽我今說佛名，皆是三界世間親。

無毀身佛、普音佛、遍威德佛、遍聲佛、

聲供養佛、名聲佛、聲身勇佛、聲身淨、

智起智知善聰佛、智光映蔽智等起、

智焰聚佛、智勇佛、梵上梵命梵善佛、

善梵天佛、勝梵聲、梵音梵天梵施佛、

威力威主善威佛、威德自在起威佛、

威德眼佛、善勝佛、怖上怖慧善可怖、

可怖面佛、怖起佛、可怖怖上見實佛、

善眼月上勝導師、深遠音佛、無邊音、

淨音自在淨音佛、無量音佛、善現聲、

魔力音壞善眼佛、善眼淨面淨眼佛、

無量眼佛、普眼佛、善普眼佛、勝眼佛、

眼映蔽佛、不毀眼、調伏上佛、調伏佛、

善調心佛、善調佛、寂根寂意寂上佛、

寂德極寂到定岸、寂心無上如來尊、

住邊寂佛、善調心、善調寂根定意佛、

寂上寂德熾盛佛、度寂彼岸定勇佛、

眾因陀羅王眾佛、眾自在佛、映蔽眾、

眾勝淨智大眾主、眾主勇健大眾佛、

勝眾解脫正遍知、

見法法幢法起佛、法體性起法力佛、

法佛妙法勇健佛、自性法起決定佛。

如此自性法起佛，合有八億皆同號，

是佛出於第二劫，斯等如來我曾供。

自性法起決定佛，若有得聞其名者，

聞已受持淨業人，速能獲得是三昧。

我今所說牟尼王，彼佛次後有餘佛，

不可思議無數劫，佛號善勝音王佛。

彼善勝王如來尊，壽命七萬六千歲。

是如來尊初會時，有羅漢眾三十億，

六通、三明、根調伏，具大威德、四神足，

住最後身諸漏盡，不為八法之所染。

爾時復有菩薩眾，其數合有萬萬億，

得六神通、具辯才，於諸法空學究竟，

以神通力遊億剎，展轉教化過恒沙，

問諸如來所行道，還復住於本世界。

博通一切修多羅，遊於世間作燈明，

是謂，佛子！大神力，為利眾生遊諸國。

遠離醜穢行梵行，不為欲故造諸惡，

常為諸天所憙樂，於諸有中無所依。

於空閑處常乞食，住於空寂行頭陀，

多聞巧言大福德，能於三界無所著。

樂於禪定無所畏，於義決定獲辯才，

於辭句義已善學，佛子一問悉究竟。

攝護一切諸善業，於無量劫修行滿，

常為諸佛之所讚，演說解脫道句義。

持戒清淨無穢污，如花處水無所著，

於三界中常起厭，不為世法之所染。

其心清淨業善淨，少欲知足具威德，

安住當來聖德中，亦住三明殊勝道。

要在修行非口言，自安於法為他說，

為諸如來善攝受，委付一切佛法藏。

於三界中起怖畏，以寂靜心常修定，

常為諸佛所加護，說千億種修多羅。

若說億種修多羅，遠離一切世間教，

信於空寂說深義，無量名稱德如海。

童子！我於無量劫，常讚歎彼無餘間，

我今但說其少分，猶如大海水一渧。

彼時善勝音王佛，說此寂滅最勝定，

是時三千大千界，諸天及人悉充滿。

彼佛說此寂定時，爾時大地六種動，

天、人眾數如恒沙，安住不退菩提道。

有王最上人中尊，號功德力大威神，

具足有於五百子，顏貌端正甚壞麗，

有妙夫人數八億，悉是王宮內眷屬，

彼功德王所生女，合有一千四百億。

是王八月十五日，方欲善受八戒齋，

共於八億那由人，俱時往詣如來所。

稽首無上兩足尊，即於佛前坐一面，

如來知彼心所樂，即便為說勝三昧。

是王聞斯三昧已，棄捨王位如涕唾，

并捨一切所親愛，於彼佛所而出家。

夫人、後宮、調順子、及諸女等皆出家，

後宮眷屬及親眾，七十六萬那由他。

彼王、妻、子出家者，安住勇猛常精進，

經行不住滿八年，於經行時便命終。

此大聖王命終已，還生本處王宮中，

忽然化生無胎染，是時如來猶在世。

其父號曰堅固力、其母號曰大智慧，

其王生已白父母，勝音王佛住世不？

時彼勝音王如來，曾為我說勝三昧，

非是因緣、非無緣，於諸有中唯說一。

一切諸法體性印，出千萬億修多羅，

是諸菩薩無上財，今佛猶說三昧不？

說法不壞於因果，能修最勝八聖道，

如來智慧見世間，了知諸法入真諦，

身業、口業皆清淨、意業清淨、知見淨，

出過一切諸攀緣，是佛猶說三昧耶？

能知諸陰界平等，遠離一切諸入相，

證於無生寂滅忍，是佛猶說三昧耶？

無礙辯才入寂智，達解文字差別智，

能過一切取著事，是佛猶說三昧耶？

知諸音聲得欣喜，見諸佛已起深樂，

得於聖趣柔軟直，佛猶說是三昧耶？

不起瞋怒恒調善，發言美好常含笑，

見諸眾生先語慰，佛猶說是三昧不？

恭敬尊長無懈倦，禮拜供養恒瞻視，

其身清淨具白法，法王猶說三昧不？

於諸白法常無厭，住於空閑離邪命，

憶念諸地不忘失，法王猶說三昧不？

於陰善巧智神通，遠離煩惱調伏地，

能斷凡夫語言道，法王猶說三昧耶？

常能修進諸勝行，遠離犯戒知持犯，

及離一切諸親愛，法王猶說三昧耶？

出過一切諸有生，自識宿命離諸疑，

其心敬法聞總持，佛今猶說三昧耶？

出生深利勝智慧，信樂不動如山王，

得總持門不退轉，世親猶說三昧不？

常求一切白淨法，於惡法中恒遠離，

心不遊入煩惱朋，如來猶說是法不？

諸學究竟得自在，於諸禪定已窮盡，

智慧能令信欣喜，說法牟尼猶在不？

勝智增長知生智、無量智慧平等智、

知於諸趣隨生智，牟尼王說是勝法；

信心出家捨俗地，不著三界無所依，

制伏其心令欣喜，是佛說是勝菩提；

於諸法中無執著，常能攝受一切法，

於諸業果信不動，最勝世尊說是法；

戒律持犯果報智，滅於一切諸諍論，

能說非違非諍地，兩足牟尼說是法；

受於忍辱無瞋怒，於諸問答能善巧，

知諸法句差別智，大悲世尊說是法；

知於過去、未來際，能知三世佛法性，

知於三世分段智，自然世尊說是法；

常能係心於一處、常能安身於聖地，

於諸威儀常不改，人中牛王說是法；

有慚有愧自莊嚴，知於世間應時語，

一切常舒布施手，無上世親說是法；

常能攝心有慚愧，亦常厭離惡不善，

隨順頭陀常分衛，牟尼王尊說勝法；

常懷慚愧恒欣喜，於尊供養恒恭敬，

遠離憍慢修禮拜，如來說是勝妙法；

策下劣心令其安，自能測量智分齊，

遠離無知諸障礙，如是勝人說是法；

能入心智語言智，決定能知諸言辭，

遠離一切無利事，法王如來說是法；

常得親近善知識，遠離一切不善者，

常得信佛不放逸，牟尼說是無上法；

知世假名但言說，常厭一切世間苦，

於利得失無憂喜，牟尼說是最勝法；

若得恭敬心不高、不得恭敬心放捨、

得稱實歎心不喜，是世間師說是法；

常捨一切諸惡道，不與俗流相交通，

於出家眾亦不參，自然智者說是法；

勇者遠離非行處，於佛所行常安住，

威儀具足心善調，如是法母佛所說；

常遠一切凡愚法、亦遠一切污家法，

常護一切諸佛法，是法大智之所說；

少言美妙善相應，於他人處能軟語，

如法降伏諸怨敵，大智慧日之教法；

知時節量諸飲食，慎勿委信凡夫法，

若遇苦緣心不慼，是為如來善勝教；

若見貧人令得財、若見破戒起悲救，

以悲愍心為開曉，如是勝法如來教；

常以法攝諸眾生，及捨一切諸財物，

於諸八法無貯畜，如來大聖所說教；

讚歎持戒訶破戒，堅持淨戒不詐偽，

不積資財能棄捨，此是如來最勝教；

深心啟請諸師長，隨所言說悉能行，

常能親近諸法師，如是如來最勝教；

心常愛樂恒恭敬，亦恒安住於正見，

於諸善業能決定，如是如來最勝教；

造諸善行為上首，善巧方便棄捨相，

遠離於想及事相，是為如來無上教；

於修多羅能解知，實諦句義善修學，

證解脫智常善巧，是為如來最勝教；

發言出於揩正語，心境相稱詞決定，

有所宣說無有疑，是為如來最勝教；

常應修習諸法空，安住戒力無所畏，

遊行一切寂定處，是為如來最勝教；

不求親愛及利養，其心無有諸諂曲，

遠離一切諸惡見，是為如來最勝教；

於陀羅尼得勝辯，智慧照明廣無邊，

說法不斷辯才淨，是為如來最勝教；

於四法門久修習，能入於行最賢善，

於此佛教奉修行，是為如來最勝教；

於佛所說隨順忍，安住彼忍離諸過，

遠離非智住於智，是為如來最勝教；

以智住於方便地，修習菩薩善巧行，

為善丈夫所修行，是為諸佛最勝教；

常離不應方便者，如來說此為佛地，

若與智和佛隨喜，是名如來最勝教；

佛地廣大非二乘，凡愚無智生毀謗，

智者諸佛所攝受，是名如來最勝教。

如來善知此法門，諸天恭敬所供養、

千億梵眾恒隨喜，如來猶說三昧不？

無量千龍恒禮拜、緊那金翅常讚歎，

菩提樹下所得者，如來猶說三昧不？

常為智人所求者，是善勝法之資財，

非為財施無上藥，如來猶說三昧不？

智慧腑藏辯無盡，能出億妙修多羅，

善知三界如實智，如來猶說三昧不？

說於船筏渡彼岸，不為四瀑之所漂，

令名聞鬘得增長，是以說此三昧定。

讚歎十種最勝力、及讚人中大牛王，

菩薩功德勝無盡，正由得是三昧故；

說於慈心除瞋恚，行大悲人大喜、捨，

於大乘者得穌息，正由說此勝三昧；

為師子吼說勝行，此是佛智勝阿含，

一切諸法體性印，如是三昧佛所說；

能招一切種智智，求菩提者之園苑，

此能破壞魔軍眾，謂是佛說勝寂定；

能生正覺之功德，是一切法自性印，

無生寂滅妙法印，導師所說勝三昧；

於住法者作明術，在怨讎中而不現，

如法降伏諸魔官，導師說是勝三昧；

顯示無礙辯才地、諸力、解脫及諸根、

最勝十八不共法，由斯三昧得是法。

求十力者之實法、諸佛勝智之本因，

佛大丈夫所說法，憐愍救護世間故。

最勝佛子所攝受、求解脫者所欲樂，

聞是寂靜難見定，為諸佛子之所愛。

諸佛滿足智慧處，智慧菩薩起求心，

其心清淨無煩惱，應修如是寂滅定；

身業清淨、口亦淨，如來為示解脫門，

無有雜穢愛欲縛，應當勤修是三昧；

不生貪愛、瞋恚地，速能獲得大智慧，

能起於明滅無明，是故應修寂滅定；

求解脫者令得滿、求三昧者必剋獲，

離譏毀譽如來眼，應當修習是三昧；

遊行通力多佛剎，神足能見諸佛德，

陀羅尼門得不難，應修如是勝寂定；

加持念根得菩提，亦能加持見多佛，

以微細智說無生，修是三昧得不難。

不應法者難覺悟，遠離一切文字故，

不以音聲能了解，曾不聞定故不知。

智慧菩薩已解了，如法王說而能知，

寂滅無毀能測量，但為救度世間故。

勇猛精進能善持，堅固護念恒不失，

盡苦智慧及滅智，佛猶說是三昧不？

演說一切法無生、亦說一切諸有生，

諸佛如來妙智最，佛猶說是三昧不？

是法童子所顯示，八十億千那由他，

得勝隨順音聲忍，不退轉於勝菩提。

堅固力王報子言，是佛、世尊今猶在。

王問童子如是言，汝於何處聞是法？

子言聽我，剎利王！我曾見於十億佛，

於一劫中悉供養，具足諮問此寂定。

已於九十四劫中，常得了知宿命智，

從此不生胞胎中，正由修此三昧力。

於彼佛所恒聽法，聞已深信而修習，

我常堅固起此信，必證菩提無有疑。

受持讀誦三昧時，若有人來問於我，

乃至夢中無疑網，要必成於無上道。

我從得於無貪愛，自知決定必成佛，

亦常如是起欲樂，不知何時得菩提？

為學受持勝三昧，若有比丘教我者，

我於彼人生恭敬，亦如恭敬於諸佛。

我於彼人教一偈，修行菩薩順忍時，

好心瞻仰如善師，卑形恭敬而供養。

老、少、中年比丘所，慚愧謙下生恭敬，

恭敬於彼得現稱，福德後世名增長。

於相違諍不忻樂，我時安住於少事，

能知惡業趣惡道、能知善業趣善道。

不應法說放逸者，於彼聞於不愛語，

亦自思念己惡業，凡作業者無失壞。

我時不瞋亦不慢，佛說忍力勤修行，

諸佛恒常讚說忍，修忍易得菩提道。

我本持戒恒清淨，亦令眾生住淨戒；

恒常讚歎戒最上，由住淨戒人信受；

恒常讚歎蘭若處，亦自安住淨持戒；

勸人修行八戒齋，亦復教彼學菩提；

勸人修習淨梵行，亦復教彼住法義；

為他顯示菩提道，於命終後見多佛。

我念過去世劫時，有佛號曰妙聲身，

於彼佛前發弘誓，恒安忍力不傾動。

本作如是要誓時，歲經八億四千萬，

時魔譏毀來罵辱，我心初無有變動。

爾時降伏魔官已，知我慈忍堅固力，

以清淨心接足禮，五百眾發菩提心。

我於往昔無慳悋，恒常讚歎行布施，

大富豐財有譽聲、於飢饉時為施主。

若有比丘持是定、或能修習為他說，

即自恒常供養彼，作是心者令得佛。

我時有彼無上業，見佛、世尊人中上，

生生恒受具足戒，得為比丘聽法師。

我常樂於頭陀行、亦住空寂蘭若林，

不為飲食故諂曲，少分所得皆知足。

我一切時無嫉妬、亦常不著於居家，

既不著家、不憎妬，欣樂蘭若無退失。

我時恒住於慈行，設有毀罵不瞋恚，

以慈悲心善調柔，名聞花鬘滿十方。

常習少欲而知足，樂於苦行修蘭若，

亦恒分衛不厭倦，要誓堅固而不動。

習行信心常清淨，於如來所信增上，

良由信佛有勝利，諸根不缺恒端正。

如佛所說即能行，成就如是堅固行，

是堅固行有何利？諸天供養喜勸請。

我所演說之功德，世間上德及餘德，

其有智人應修學，為求菩提道行者。

我今憶念難行行，本於往昔常修行，

若今演說時節久，共汝相隨向佛所。

彼大利智勝菩薩，獲得具足五神通，

以神足力亦詣佛，與梵天王多千萬。

堅固力王心欣喜，與諸眷屬億萬眾，

俱共往詣如來尊，頂禮接足住佛前。

佛時知王心樂欲，即為王說此三昧，

是王聞此三昧已，棄捨王位而出家。

其出家已於此定，受持、讀誦、為他說，

後時過於六千劫，得佛號曰蓮花上。

王有眷屬六百億，俱時從王詣佛者，

彼聞如是勝三昧，欣喜踊躍亦出家。

其出家者於此定，受持、讀誦、為他說，

劫過六十那由他，同一劫中悉成佛，

號善調伏智上佛，無量人天興供養，

一一諸佛大名稱，度脫恒河沙數眾。

堅固力王我身是，修行勝妙菩提行；

昔時我子五百人，是彼最後護法者。

我於如是千億劫，勇猛精進離懈怠，

專心求此勝三昧，正為無上菩提故。

童子！若有諸菩薩，欲得如此勝定者，

精進勇猛不顧命，應當學我勤精進。

月燈三昧經卷第四

# 月燈三昧經卷第五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佛復告月光童子言：「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經典受持、讀誦、為他解說、如說修行，得四功德。何者為四？一者、成就滿足福德，二者、不為怨家所壞，三者、成就無邊智慧，四者、成就無量辯才。童子！若有菩薩摩訶薩有能於此三昧經典受持、讀誦、繫念思惟、廣為人說，獲得如是四種功德。」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福德成就恒滿足，於一切時常不斷，

受持如是三昧故，得諸如來之境界；

勇健功德所守護，於一切時常成就，

修行如是勝寂定，必獲無上勝菩提。

彼無一切諸怨敵，常不為怨之所害，

智慧成就悉滿足，於一切時恒不斷。

彼人成就無量智、亦復具足無邊慧、

無量無邊勝辯才，以持如是勝定故；

成就滿足福德聚、亦成最妙菩薩行，

彼無一切諸怨敵，以持寂滅勝定故；

彼智廣大無有邊、亦成無邊勝辯才，

其音美妙甚可樂，以說如是勝定故；

善友智者所愛樂，謂能宣說自義故，

諸人皆知是福藏，宣說如是勝定故；

得勝利養、妙衣服、亦獲勝妙上甘饍，

顏貌端正甚可愛，以持如是寂定故；

多見諸佛世間親，以無等供供養佛，

無有一切諸障難，以持如是勝定故；

住於佛前而讚歎，喜心說妙多百偈，

於其智慧而不損，以說如是寂定故；

十力世尊在前坐，相好莊嚴可愛身，

無垢鮮淨如金山，以修如是勝定故；

彼智曾無有損減，多聞智慧亦豐足，

成就最勝大法藏，以說如是三昧故；

智慧廣大無有量，多百劫說而不盡，

聞於如是深寂定，如佛所說安住故；

不生一切諸難處，如是，佛子！恒為王，

如法治國常安隱，以持如是勝定故。

無量無邊億劫數，十力說彼功德利，

說其少分不能盡，猶如大海一渧水。

是時童子甚欣悅，忽然從坐整服起，

合十爪掌面向佛，生大欣喜而讚言

世尊大雄甚奇特，能為世親作光明；

大牟尼尊說功德，顯示如是勝利益。

大聖世雄為我說，願垂憐愍救護故，

何人能於末代時，聽聞如是修多羅，

迦陵頻伽妙音聲，深遠雷震悅樂聲，

具足無量勝智慧？告月光童作是言。

汝今諦聽我當說，無上最勝微妙行，

若欲護持於法者，聽受如是三昧經；

虔心供養一切佛，以清淨心求佛智，

復應修習慈愍心，聽受如是修多羅；

成就頭陀離過行，修行寂靜功德林，

安住大勝上妙智，聽受如是三昧經；

行於惡行諸眾生、及以毀破禁戒者，

如是諸惡比丘輩，不能聞是三昧經。

勇猛修行諸梵行，其心無有諸穢濁，

常為諸佛所加護，此經當入彼人手；

若人於諸無量佛，給侍恭敬修供養，

是人當生末世中，此經墮在彼人手。

若人在於過去世，於外道中行惡行，

彼人聞是修多羅，其心不喜起嫌惡；

於佛法中得出家，不為涅槃求活命，

以慳嫉妬而自纏，彼必誹謗佛經典；

貪著他家起慳悋，為魔波旬所加護，

專求利養破禁戒，於佛法中必不信；

往昔不殖於善根，未得智慧起高慢，

依止我見愚凡夫，亦於末世心無信；

於其世間禪定中，便謂已得果證想，

自謂羅漢食他供，彼必謗佛勝菩提。

所有一切閻浮處，毀壞一切佛塔廟，

若有毀謗佛菩提，其罪廣大多於彼；

若有殺害阿羅漢，其罪無量無邊際；

若有誹謗修多羅，其罪獲報多於彼。

誰能於此起勇猛，在於末代惡世中，

正戒、正法毀壞時，顯說如是修多羅？

童子悲號而起立，叉手合掌發是言

我於今朝師子吼，在於最勝法王前。

我於如來滅度後，在於末代惡世時，

棄捨身命不悋惜，廣弘如是修多羅。

能忍愚夫語言道、不實誹謗極損辱、

罵詈、輕毀及恐怖，勇猛精進而忍受。

除去一切諸惡業，於過去世所造者，

內懷不生於瞋怒，必當安住佛法中。

淨妙閻浮金色手，摩彼月光童子頂，

如來發於和雅音，月光童子大威德。

我今正當加護汝，在於末代後世時，

不令汝有諸障難、命難、梵行諸障礙。

更有餘者一時起，持法比丘八百人，

自言我於末世中，必當護持是經典。

爾時多億夜叉、龍，即時從坐而起立，

更有餘八那由他，啟請世尊如是言

我等於此比丘所，謂向從坐而起者，

在於惡世末代時，我必擁護彼比丘。

當說如是經典時，以佛神力加護故，

所有恒河沙數界，無量佛剎悉震動。

隨其所動諸世界，隨界應化作多佛，

悉是釋迦所變化，演說如是修多羅。

一切所有諸佛剎，不可思議億眾生，

悉得聽聞是勝法，安住諸佛如來智。

於此世界佛剎中，數有九億諸天眾，

一切悉發菩提心，即於佛所散妙花。

所有比丘、比丘尼、優波婆素、優婆夷，

其數七億六千萬，悉得聞是修多羅。

牟尼王尊授彼記必當見彼兩足尊，

其數猶如恒河沙，皆得修習菩提行。

供養恭敬彼諸佛，為求如來智慧故，

悉能於彼諸佛所，得聞如是妙經典。

過於八億劫數中，皆當得成如來尊，

彼福德者於一劫，度脫眾生令安樂。

於其彌勒如來所，施設無上勝供養，

善持彼佛真妙法，悉得往生安養國。

彼離垢穢如來尊，其佛號曰阿彌陀，

於彼廣設勝供養，為求無上菩提故。

於其七十阿僧祇，滿足如是劫數中，

不墮一切諸惡趣，得聞如是勝經典。

若有於後未來世，聽聞如是修多羅，

聞已悲泣而淚落，我已供養於彼人。

我今勸語汝一切，我前所有、現在者，

由此故得菩提道，是以付囑此經典。

「是以，童子！菩薩摩訶薩若欲樂求如是三昧——不可思議諸佛所說之法——應善巧知，於不思議佛法應當諮請、應當深信不思議佛法、應當善巧求於不思議佛法，聞不思議佛法勿懷驚怖、勿增怖畏、勿恒怖畏。」

爾時，月光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於不思議佛法應善巧知？云何於不思議佛法應求請問？云何於不思議佛法深信清淨？云何聞不思議佛法不生驚怖、不增怖畏、不恒怖畏？」

爾時，有乾闥婆子名曰般遮尸棄，共餘乾闥婆子五百同類俱，持音樂種種樂器隨從佛後，欲為供養佛。爾時，般遮尸棄作如是念：「如我於帝釋憍尸迦及三十三天前所設供養，今以此歌詠樂音供養如來、天中之天、應供、正遍知。」爾時，般遮尸棄乾闥婆子共餘五百乾闥婆子皆各同時擊琉璃琴出妙歌音。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以無作遊戲神力，令彼月光童子於不思議佛法中得一心住，復令般遮尸棄乾闥婆子等樂器歌音令現殊妙。」

爾時，以佛神力故，令彼五百音樂善稱和雅，發無欲音、發順法音、發應法音——所謂應不思議佛法偈言：

於一毛道現多佛，其數猶如恒河沙，

佛剎國土亦復然，彼佛剎體空無相；

於一毛端現五趣，所謂地獄、諸畜生，

及諸餓鬼、天、人等，皆悉清涼無逼窄；

彼毛道處現海、池、并諸河流及井泉，

皆悉不逼復不窄，是謂佛法不思議；

彼一毛頭現諸山、斫迦婆羅及須彌、

目真隣陀、大目真，是曰佛法不思議；

彼一毛頭現地獄，燋熱、寒氷、糞屎等，

有諸眾生生彼者，受於無量極苦惱；

彼一毛頭現天宮，妙宮廣大十六旬，

毛處諸天無量數，具受諸天極快樂；

彼毛頭處佛出世，其中佛法極熾盛，

彼無智者莫能覩，如是宿業行不淨；

毛頭處聞佛涅槃、或時復聞法滅盡、

彼毛頭處或復聞，佛今現在演說法。

或復有人於毛端，謂己壽命無窮極；

或復毛處聞短命，生已即滅不久停；

或復毛道作是想，我得見佛設供養。

佛亦不出、不供養，直自想心而欣喜。

譬如有人於夢中，耽著五欲受快樂，

覺已不見其欲事，但以夢故妄見此。

所見、所聞憶念法，猶如夢想無真實，

若有得此三昧者，悉能了知如是法，

於其世間恒受樂，謂愛無愛不貪著，

常能愛樂於山林，恒受如此沙門樂。

若人無有諸取著，遠離一切諸我所，

遊行世間猶犀牛，如風行空無障礙。

修習於道起實智，一切諸法空無我，

若有能修如是法，彼人辯才無有邊。

此人恒受於快樂，其心不著於世間，

其心猶如空中風，於愛、不愛無所取。

於不愛者難共住、於親愛者難遠離，

棄捨如此二種朋，專求正法是人樂。

若有聞聲貪愛起，是人必起於瞋怒，

愚癡、惛慢所纏縛，以慢力故得苦惱。

若有能住於平等，善能謙下無高慢，

愛與不愛善得脫，彼能常住欣喜行。

安住於戒善清淨，以無垢心樂禪定，

恒常樂住山林中，是人永離諸疑網。

若人懷惑有顛倒，愚癡恒樂於諸欲，

猶如鷲鳥貪尸肉，是人必自隨魔力。

說此偈時，月光童子於不思議甚深佛法中得一心安住，堪能演說修多羅。爾時，般遮尸棄乾闥婆等得隨順音聲忍、無量無邊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眾生於人天中得安樂利益。

爾時，佛告月光童子言：「菩薩摩訶薩於諸善根、功德、法利，應善決定、應不多事、應離惡知識、應依善知識、善知識所應常諮問、樂聞於法無有厭足、應當欣喜、常應求法、常攝於法、應說正法、應善巧諮問菩薩、於菩薩所起於師想、於法師所應當尊重如己師想。童子！若有菩薩能受行此法，是人得不思議具足辯才、得信深入不可思議佛法之海，於不思議甚深佛法心得決定、於人天中能作照明。」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於過去世多億劫，不可稱量不思議，

爾時有佛兩足尊，號因陀羅幡幢王。

彼時佛說此三昧，謂無眾生、無壽命，

猶如泡沫及炎電，諸法亦如水中月。

眾生壽命不可得，於此界沒他世生，

所作之業無失壞，黑白業報亦不亡。

因果相應勝法門，微細難見佛境界，

文字句義不可得，是妙菩提佛所說。

積聚總持大智慧，億那由經從定出，

那由他佛所行道，如此三昧佛所說，

善能滅壞諸病患，集眾菩薩功德財，

一切諸佛咸稱讚，億那由天所供養。

於諸凡夫說實語，常遠一切外道法，

諸佛所讚勝戒財，如空中電難可執。

過去無量億佛所，智者修行於戒施，

久遠遠離惡知識，得於無上父資財。

彼有比丘是法師，修行梵行慧日子，

聞於此法而隨順，發於最上菩提心。

彼因陀羅幡幢佛，告彼法師比丘言。

比丘！比丘第一難，於彼菩提發心難。

護戒猶如摩尼珠，習近善友順菩提，

於惡知識恒遠離，速得無上菩提果。

往昔於此閻浮提，二不放逸長者子，

於佛法中而出家，猶如犀牛依山林。

得於四禪有神通，善諸偈論無所畏，

地及虛空相悉知，於空中行如鳥飛。

於寒林中安住時，林花繁茂甚奇特、

一切異鳥悉來歸，二長者子共語言。

爾時有王出遊獵，聞其語音至其所，

時王恭敬而聽法，於彼法師深愛敬。

時王共相慰問言，發是語已在前坐。

時王具有多眷屬，從王行者滿六億，

二中有一是法師，見王告言善諦聽，

諸佛出世甚難值，惟願大王勿放逸。

壽命迅速不久停，如山瀑水激川流，

為老、病、死所纏逼，無有能救如己業。

惟願大王護正法，建立諸佛十力法，

於後惡世末代時，應當住於如法朋。

如是無量聰慧者，以慈心故向王說，

王及六億諸眷屬，咸發無上菩提心。

時王聞是淨法句、調柔寂滅妙語言，

善心踊躍而愛樂，頭面禮敬而辭去。

時有無量餘比丘，為利養故入王宮，

王知彼眾行不端、并於有德不恭敬。

過去導師法已盡、未來惡世增長時，

德器之人甚尠少，多有無量放逸者。

剛強慳慢諸比丘，為求利養著諸見，

於佛法中不正解，以諸非法向王說。

應當殺害彼法師，本為王說空斷者，

勸王及我修空斷，都不示王真涅槃。

於其業報悉散壞，諂者說於陰空無，

若能殺害彼法師，必令大法得久住。

爾時常有護王神，是王過去善知識，

長夜護王令離惡，彼天告王如是言。

願王慎勿起是心，惡知識言甚可畏，

莫於聰慧法師所，用惡人言興殺害。

大王可不憶念耶？林間比丘所說者。

於後末代惡世時，王應安住如法朋，

天為彼王說實語，於諸佛法莫捨離。

時王更有餘惡弟，在於邊方鎮國境，

時惡比丘往教化，令殺法師說空斷，

勸我昔來久修行，不欲令我求涅槃。

大王！汝兄甚愚惡，都自不欲令汝活。

有二比丘為惡師，以神通力遊空行

以我知故來至此，今悉具向大王說，

汝可速殺二呪師，必使及時勿後悔。

王弟尋時被鉀仗，順惡人言故往彼，

并及一切諸軍眾，詣彼林中比丘所。

依林所有龍、夜叉，知彼王弟惡心來，

雨沙礫石大可畏，王及軍眾悉摧滅。

今當觀惡知識言，摧滅如是大王眾，

於法師所起恚心，於六十生墮阿鼻；

時彼取著惡比丘，勸化如是剎利王，

於後滿足十億生，受於無量地獄苦。

彼天勸導彼王者、及餘擁護於法師，

見於恒河沙數佛，覲佛供養及修行。

是王眷屬滿六億，皆共王去聽法者，

其所發於道心者，各別世界得成佛。

彼佛壽命多億歲，智慧無等不思議；

彼人悉修是三昧，說已皆當般涅槃。

得聞如是勝妙智，能集尸羅功德法，

勇猛精進不放逸，常遠一切惡知識。

「童子！菩薩摩訶薩應不著於身、能棄於命。何以故？童子！若著身者作不善法，是以菩薩應知色身及以法身。何以故？諸佛法身所攝，非色身也；佛以法身顯現，非色身也。童子！是故菩薩摩訶薩欲行佛所行、欲求如來身、欲求如來智、欲知如來身、欲知如來智，於此三昧經典應當受持、讀誦、為他廣說、修習相應。

「童子！彼如來身，無量福德之所出生，如來說於一義，所謂：諸法從因生故；是離諸相，以甚深故；法無限量，無分齊故；法無有相，無相性故；法無有相，離諸相故；法無動搖，善安住故；法無有二，惟一相故；法不可見，過眼境故；法不可思，過心地故；法無動轉，離戲論故；法不可說，過音聲故；法無居處，離窟宅故；法無窟宅，離言音故；法無所依，過諸見故；法無諸漏，過諸報故。以心堅固離諸欲故、以不壞心離諸瞋故、以堅正智過諸癡故有所說，說諸法空故；無有生，斷諸生故；以無常但言說故；出離聲地，寂滅於聲故；有音聲，以思想故；同思想，以和會故。以世俗第一義諦故、以清涼離熱惱故、第一義諦以如實語故、無熱惱以涅槃故、無有壞無能勝故、無取著滅戲論義故、無戲論離攀緣故、無有邊際以說福故、無有微塵說微細故、次第大神通本業出生故、得自由自在力故、無破壞以堅實故、無有邊際以名號無盡故、廣大說大悲本業故，是為如來身。」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欲見世間親、及知佛身云何耶，

於此三昧修習已，即能知於如來身。

佛從福德所出生，其身清淨甚光曜，

其相平等如虛空，種種差別不可得；

諸佛菩提既如是，其相狀貌亦復然，

其相狀貌不可得，如來身相亦如是；

菩提相貌及以身、諸佛世界亦復爾，

諸力、諸禪、諸解脫，如是悉同其一相。

諸佛體性正如此，如來世親亦復然，

無有能得見佛者，肉眼何能見正覺？

無量多人作是說我曾得見於諸佛，

金色微妙無比身，一切世間皆顯照。

諸佛如來之所加，以其力能有神通，

便能得見於彼身，種種妙相自莊嚴。

隨廣長相而能現，世間無能見其相，

若有能知身相者，佛與世間無有別；

若有能知其身量，所謂一切諸如來，

佛身無身、無差異，人與修羅亦復然。

一切諸心悉空寂，受諸異報相亦爾，

名色、相貌既如是，清淨具足有光明。

無有能知者，修此寂滅定，

惟有世間親，不思億劫修。

無量白淨法，從此三昧出，

以定報力故，他不見我身。

若有如是心，名色亦復然，

心類各不同，名色相亦爾。

若以麁大想，名色亦隨彼；

名色若麁細，悉從憶想起。

若人想微細，名色亦如此，

名色若不著，其心身光照。

我念過去生，七十阿僧祇，

此三種惡想，從本未曾起。

以其無漏心，不思議億劫，

利益眾生故，他不見我身。

若有以此物，心意得棄捨，

是人於彼物，更不共和合。

我心得解脫，一切種物中，

能體知其性，而起於智慧。

於千億佛剎，我於中現化，

為眾生說法，是故不可見。

無相、無狀貌，猶如於虛空，

我身不可說，語言道斷故。

法身大雄猛，其身從法生，

曾無有色身，說之以為佛。

若說於此身，聞已生欣樂，

彼諸魔波旬，不能得其便。

聞是深妙法，而不生驚怖，

不以活命故，誹謗佛菩提。

千億修多羅，如實智演說，

為眾生照明，彼彼所至處。

「童子！是如來、應、正遍知。若欲知如來色身相業者，終不能知若青、若青色、若青相似、若青相貌，若黃、若黃色、若黃相似、若黃相貌，若赤、若赤色、若赤相似、若赤相貌，若白、若白色、若白相似、若白相貌，若紅紫、若紅紫色、若紅紫相似、若紅紫相貌，若頗梨、若頗梨色、若頗梨相似、若頗梨相貌，若火、若火色、若火相似、若火相貌，若金、若金色、若金相似、若金相貌，若電、若電色、若電相似、若電相貌，若蘇、若蘇色、若蘇相似、若蘇相貌，若毘琉璃、若毘琉璃色、若毘琉璃相似、若毘琉璃相貌，若天、若天色、若天相似、若天相貌，若梵、若梵色、若梵相似、若梵相貌，童子！是為如來身。如來一切身相不可量，不可思議故亦不可說，所成就色身諸天世人莫能測量；如是，長、短、廣、狹一切種無有限齊、不可思議、如是等不可數。」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一切世界中，所有諸微塵、

并及泉池源、大海所有水，

設有巧算術，無有知其邊，

亦不知塵數、及與水渧者。

如來之導師，引斯譬喻已，

其水渧無限、微塵亦復然，

我觀一切生，多於彼塵數，

發心及起信，於一時悉知。

若於我自身，顯現外皮色，

諸眾生信欲，無有譬知者。

若相及與業，其色像如是，

莫能知佛者，我相正如是。

佛遠離於相，顯示於法身，

甚深無限量，是佛不思議。

正覺不思議，如來身亦然，

是不思法身，以顯法身故。

心業不能知、無能思此身、

及與其身相，都無測量者。

彼法無限量，億劫所修習，

得此難思身，發淨大光明。

眾生無能取，取之不可得，

是故如來身，難量不可思。

於諸無量法，而取於限量，

無分別法中，雖無有分別，

於分別限量，說於無分別，

離念無分別，是佛不思議。

無限如虛空，莫能度量者；

佛身亦復爾，猶如太虛空。

若有諸佛子，如實知我身，

彼得成於佛，世覩不思議。

「◎ 童子！菩薩摩訶薩有四種言論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難可盡邊。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言論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言論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資助言論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言論不可思議。童子！是為菩薩四種言論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難可盡邊。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法。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法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法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法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法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相應。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相應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相應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相應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相應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門。何等為四？一者、諸行門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門不可思議，三者、煩惱門不可思議，四者、清淨門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行說。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行說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行說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行說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行說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音聲。何等為四？一者、諸行音聲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音聲不可思議，三者、煩惱音聲不可思議，四者、清淨音聲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語。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語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語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語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語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語言道。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語言道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語言道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語言道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語言道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權密說。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權密說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權密說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權密說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權密說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知於諸天。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知於諸天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知於諸天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知於諸天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知於諸天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見知於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知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知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知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知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知名字。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知名字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知名字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知名字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知名字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辯才。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辯才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辯才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辯才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辯才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決定。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決定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決定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決定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決定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度。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度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度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度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度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金剛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金剛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金剛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金剛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金剛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呪術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呪術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呪術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呪術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呪術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修多羅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修多羅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修多羅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修多羅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修多羅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辭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辭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辭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辭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辭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施設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施設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施設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施設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施設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明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明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明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明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明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信義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信義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信義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信義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信義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行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行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行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行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行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不思議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不思議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不思議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不思議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不思議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無邊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無邊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無邊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無邊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無邊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無限量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無限量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無限量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無限量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無限量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無窮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無窮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無窮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無窮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無窮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不可稱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不可稱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不可稱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不可稱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不可稱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阿僧祇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阿僧祇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阿僧祇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阿僧祇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阿僧祇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無量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無量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無量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無量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無量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不可測量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不可測量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不可測量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不可測量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不可測量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不行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不行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不行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不行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不行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智句。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智句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智句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智句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智句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智聚。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智聚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智聚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智聚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智聚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智性。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智性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智性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智性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智性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辯聚。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辯聚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辯聚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辯聚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辯聚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辯性。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辯性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辯性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辯性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辯性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修多羅。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修多羅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修多羅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修多羅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修多羅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修多羅聚。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修多羅聚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修多羅聚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修多羅聚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修多羅聚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多聞。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多聞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多聞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多聞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多聞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財。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財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財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財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財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學。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學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學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學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學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境界。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境界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境界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境界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境界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業。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業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業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業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業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安住。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安住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安住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安住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安住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修道。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修道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修道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修道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修道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斷煩惱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斷煩惱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斷煩惱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斷煩惱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斷煩惱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煩惱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煩惱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煩惱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煩惱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煩惱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惡道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惡道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惡道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惡道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惡道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非智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非智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非智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非智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非智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畢定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畢定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畢定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畢定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畢定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無差失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無差失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無差失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無差失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無差失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無明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無明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無明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無明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無明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苦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苦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苦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苦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苦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憂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憂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憂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憂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憂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貧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貧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貧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貧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貧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生智不可思議。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生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生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生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生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內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內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內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內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內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外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外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外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外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外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慚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慚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慚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慚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慚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愧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愧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愧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愧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愧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實智不可思議。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實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實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實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實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修習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修習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修習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修習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修習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事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事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事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事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事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富伽羅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富伽羅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富伽羅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富伽羅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富伽羅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取著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取著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取著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取著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取著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童子！是菩薩四種取著智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說不能盡。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離惡道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離惡道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離惡道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離惡道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離惡道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斷無明智。何等為四？一者、諸行斷無明智不可思議，二者、呵責有為斷無明智不可思議，三者、煩惱斷無明智不可思議，四者、清淨斷無明智不可思議；是為四種。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陀羅尼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說不能盡。何等為四？謂不可思議諸行言說，於彼中智是名初陀羅尼；不可思議呵責有為言說，於彼中智是名第二陀羅尼；不可思議煩惱資助言說，於彼中智是名第三陀羅尼；不可思議清淨資助言說，於彼中智是名第四陀羅尼。如是，四種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說不能盡。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法陀羅尼。何等為四？謂不可思議諸行法，於彼中智是名初陀羅尼；不可思議呵責有為法，於彼中智是名第二陀羅尼；不可思議煩惱法，於彼中智是名第三陀羅尼；不可思議清淨法，於彼中智是名第四陀羅尼。童子！是名菩薩四種陀羅尼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說不能盡。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相應陀羅尼。何等為四？謂不可思議諸行相應，於彼中智是名初陀羅尼；不可思議呵責有為相應，於彼中智是名第二陀羅尼；不可思議煩惱相應，於彼中智是名第三陀羅尼；不可思議清淨相應，於彼中智是名第四陀羅尼。童子！是名四種陀羅尼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說不能盡。

「童子！菩薩摩訶薩復有四種陀羅尼門。何等為四？謂不可思議諸行門，於彼中智是名初陀羅尼；不可思議呵責有為門，於彼中智是名第二陀羅尼；不可思議煩惱門，於彼中智是名第三陀羅尼；不可思議清淨門，於彼中智是名第四陀羅尼。童子！是為四種陀羅尼門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說不能盡。乃至斷除無明智皆有四種陀羅尼不可思議，及其演說亦不可思議、說不能盡，皆如上說。

「童子！是陀羅尼即是智慧，如是智慧則能了知一切諸法但有名字，是則名為法無礙智；如是法智能達於義，是名義無礙；如是法智能知諸法言辭差別，是名辭無礙。若說彼文字——若顯示、若施設、若次第不斷、若開曉、若廣、若分別、若開示令淺、若平等普示——言不吃澁、不瘖瘂、不怯訥，說不滯著，言辭任放，任放中勝，是名樂說無礙。」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言音所施設，出聲亦復爾；

如所出音聲，佛智亦復然。

所有諸佛智，聲施設亦爾；

如是施設事，聲光明亦然。

如是聲光明，戒名亦如是；

如是戒名字，佛名亦復然。

如是佛名號，佛功德亦爾，

我知一眾生，悉知爾許名。

佛無量語言，我先已宣說，

戒名與佛名、眾生名亦等。

有為多過患，涅槃德亦然，

佛利益如是，譬喻以顯示。

所有諸眾生，發心已顯示；

導師一毛孔，出光亦如是。

一切諸眾生，名號及信欲；

如來過於彼，以聲身說法。

一切眾生名，顯示一眾生；

如是一人名，顯示諸眾生。

一切平等入，此是正覺說，

說於無量名，為諸菩薩故。

我今云何能，說億不思經？

受持是經典，顯示不怯弱。

處眾無礙辯，演說億經典，

如虛空無邊，辯才亦如是。

是菩薩功德，清淨導眾生，

受持是經典，成於無盡智。

數數顯示說，於法能信受，

彼增長智慧，猶如雪山樹。

「童子！是菩薩行法無礙，於法見法而得安住。童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法無礙，於法見法而得安住？童子！是菩薩摩訶薩知非色不異色而說於法、知非色不異色而能修行、知非色不異色而求菩提、知非色不異色而教化眾生、知非色不異色而見如來，但不壞於色而見如來，非異色、非異色性而見如來，色及色性及以如來等無有二。若能如是見諸法者，是名行法無礙；識、想、受、行亦復如是。」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以色顯菩提、以菩提顯色，

是不相似者，最勝以顯說。

所說色相麁，色性甚深奧，

色與菩提等，差別不可得。

如涅槃甚深，以聲故宣說；

涅槃不可得，聲說亦復然。

音聲及所說，彼二不可得，

如是空法中，涅槃不可得。

說涅槃寂滅，寂滅不可得，

一切法無生，如前、後亦爾。

一切法體性，涅槃等相似，

知者真出家，與佛法相應。

若覩佛色身，說已見如來，

我身非色像，無有能見者。

知於色自性，是色相如是，

能知色性者，為顯示大身。

如是諸五陰，我已知相貌，

達法自體性，安住於法身。

安住法身已，為眾生說法，

如來微妙法，不可以言宣。

理深不可知，聞於正覺說，

但音聲、語言，我已得初果。

若除一切想，遠離戲論事，

無有存想者，而見世大師。

若人能知空，即便知色相，

無有異空說，別有色自性。

若能知色者，是則能知空；

若能悟空者，是則知寂滅。

若人能知色，是色相如是，

不為億魔嬈，退動彼菩提。

不能知此道，取著則成失，

非物取物想，物取於非物。

為親財利誑，於法中有失，

非果取果想，亡失沙門財。

懈怠少精進，而不住戒聚，

不應行法人，云此非佛說。

或復有人言，我行於菩提。

無慧難調者，更互不相敬。

悕求美名譽、不善住禁戒，

恒念何時得，名聞普周遍？

為求利養故，廣集眾多人，

慠慢縱放逸，專求覓利心。

樂在白衣舍，為恭敬利養，

造寺及塔廟，斯皆為名利。

依止取著心，常求渴愛欲，

專營世俗業，止住魔境界。

向彼白衣說，愛欲如火焰。

若入俗人家，當污他女婦。

白衣於是人，恒作大師想，

伺候男夫行，婦女相染合。

彼家以美饍，供給是比丘，

反於彼妻所，如自己婦想。

白衣於婦所，尚不起嫉妬，

而出家比丘，他妻生嫉忌。

俗人處居家，善護持五戒，

況得出家已，棄捨一切禁？

鼓貝諸音樂，而以供養我，

行供養最勝，末世莫能成。

自毀諸禁戒，見他持律者，

向於世間說，彼與我無異。

聞讚持戒者，毀戒行惡境，

聞說真佛法，云非佛所說。

心無有慚愧，喪失沙門財，

若勸真實語，誹謗我所說。

戒不完具者，棄捨我道教，

毀謗於正法，阿鼻獄為家。

我未曾見聞，修習如是行，

愚癡住惡者，能獲於佛智。

彼諸諛諂者、及以多曲偽，

我悉知是人，智矚恒不絕。

我若一劫中，說彼諸過失，

自謂菩薩者，但能說少分。

童子！汝當知，彼無惡不造，

於後末世時，慎勿與親友。

以不亂濁心，接引共語言，

承事而供給，為求佛道故。

當問其夏臘，若是耆宿者，

應供養恭敬，頭面接足禮。

勿觀他過失，彼必至道場，

莫生瞋怒意，常起慈悲心。

若見彼過咎，不對說其愆，

常念所作業，必獲如是果。

若於老少所，語言常含笑，

發言先慰問，滅除己慠慢。

衣服及飲食，常以奉供養，

作如是心施，是等悉成佛。

若長宿請問，為求法施故，

應先作是言，我學習不廣。

又復作是言，汝等甚黠慧，

於汝大人前，豈敢輒宣說？

說時勿倉卒，當簡器非器，

觀其機器已，不請亦為說。

若於大眾中，見他毀禁者，

勿歎持戒德，當歎施等行；

若見少欲者，與持戒相應，

起於大慈心，讚少欲持戒；

若毀禁戒少、持淨戒者多，

得彼勝伴黨，便可歎持戒；

初觀察大眾，悉樂諸善法，

所有善法者，一切悉讚歎。

施、戒、多聞、忍、精進及少欲、

知足遠離行，顯示如是法。

讚歎如是法，盡說他世道，

諸無悲愍事，慈心勿忿怒。

在空住禪樂，遠離憒閙眾，

汝當歎彼德，此名總持門。

常樂空閑處，勿專行施業；

一心修宴坐，莫謂戒最勝；

住淨戒聚已，能集多聞持，

求是三昧故，常供佛舍利。

能以蓋幢幡、花鬘、塗、末香，

為求是寂定，而供養諸佛；

以勝上伎樂，妙歌相和雅，

為供佛舍利，勇健不劣心；

所有諸花鬘、一切香、衣服，

悉持供養佛，為求佛智故。

眾生諸福分，平等施無偏，

為求無礙智，謂諸佛無上。

我曾先佛所，施設不思供，

以無偏依心，求此寂定故。

佛出甚難遇、人身得亦難、

信佛法亦難、出家具戒難，

汝今得值佛，發於菩提心，

勿捨堅誓願，安住其善行。

若受持此經，於後末世時，

速得無礙辯，受持不忘失。

若能持一偈，福聚難思議，

況復悉能領，如義具足受？

眾生盡得佛，勇猛悉供養，

恭敬而尊重，盡眾生數劫，

若於此三昧，能受持一偈，

於彼前功德，十六不及一。

我知佛智慧，不思議利益，

受持此三昧，一切佛所行。

月燈三昧經卷第五

# 月燈三昧經卷第六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世尊復告月光童子言：「菩薩摩訶薩應當成就善巧方便。童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成就善巧方便？童子！是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眾生所而起親想，是諸眾生所有善聚而生隨喜，晝夜六時於彼福德而生隨喜；緣一切智，以緣一切智心於一切眾生所而生福德，是菩薩以此善根速得此三昧，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即於是時而說偈言：

於諸眾生為己親，所有一切福德聚，

晝夜六時於此善，常能起彼隨喜欲。

我隨喜彼淨持戒，乃至盡命不為惡，

菩薩具足清淨信，所有福德悉隨喜。

隨喜信樂諸佛者，於其法、僧信亦然；

隨喜能奉敬如來，為求無上菩提故；

隨喜無彼我見者，無眾生等及壽命；

隨喜能無諸惡見，聞勝空法深愛樂。

於佛法中起隨喜，得出家已受具戒，

少欲知足住林間，懷慈愍心猶如劍；

隨喜獨一無侶者，處林猶如刀入匣，

淨命常能少欲求，無有諂偽託親友；

隨喜樂靜離憒閙，於家親屬無愛戀，

於三界中常怖畏，遊行世間無染著；

隨喜離彼戲論者，厭惡一切受生死，

無有違諍行寂靜，得此三昧則不難；

隨喜能識善惡者，常離一切諍論事，

趣詣空閑林樹下，求聖解脫真佛子；

隨喜常在空閑者，不自稱譽輕毀他；

隨喜愛樂功德者，住於佛法不放逸。

所有助道諸功德，是不放逸為根本，

若有菩薩離放逸，得此三昧則不難。

得值佛法為一藏、又得出家第二藏、

淨信不濁第三藏、得此三昧第四藏。

聞於大空佛境界，聞而不謗為勝藏；

若得辯才為得藏，得此三昧亦勝藏。

我已說彼諸善法，謂戒、聞捨及忍辱，

是不放逸為根本，佛說名為最勝藏。

若有菩薩不放逸，即便具足諸辯才，

於佛智慧無疑惑，得此三昧則不難。

「童子！以是義故，汝應住於不放逸行，是諸菩薩所應修學。何以故？不放逸者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此三昧也？童子！云何菩薩住不放逸？童子！是菩薩成就善淨戒聚。童子！云何成就善淨戒聚？童子！是菩薩不捨一切智心學六波羅蜜。

「童子！若菩薩不捨一切智心行六波羅蜜，所有利益，汝當諦聽，當為汝說。童子！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降伏慳悋煩惱；二者、修習捨心相續；三者、共諸眾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者、生豪富家；五者、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者、常為四眾之所愛樂；七者、處於四眾不怯、不畏；八者、勝名流布遍於諸方；九者、手足柔軟，足掌安平；十者、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謂佛、菩薩、聲聞弟子。童子！是為菩薩信樂布施十種利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降伏於慳悋、增長布施心、

攝受施堅固，生在豪富家，

於其所生處，而能起捨心，

為在家出家，諸眾生愛樂，

若入大眾中，無畏不怯弱，

勝名聲遠布，遍城邑聚落，

手足恒柔軟，成就具足相，

值遇善知識，聲聞佛、菩薩。

常懷惠施心，未曾有悋惜，

為億眾生愛，是為捨慳利；

生在豪富族，心常樂布施，

攝受捨堅固，是為樂施利；

處在大眾數，勝名遍諸方，

手足柔軟好，是樂施之利；

遭遇善知識，謂佛、菩薩等，

見已競來供，是樂施之利。

「童子！菩薩淨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滿足一切智，二者、如佛所學而學，三者、智者不毀，四者、不退誓願，五者、安住於行，六者、棄捨生死，七者、慕樂涅槃，八者、得無纏心，九者、得勝三昧，十者、不乏信財。童子！是為十種淨戒利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滿足一切智，如佛而修學，

智慧者不毀，常無有怖畏，

誓願不退轉，能安住勝行，

逃避生死處，欣慕趣涅槃，

安住無纏障，速得勝三昧，

住於淨戒聚，遠離諸貧窮。

其智恒清淨，修習佛所學，

不為聖者毀，以戒清淨故。

智者誓不退，勇健善住行，

見世種種過，避之趣滅道。

彼心無障礙，以住淨戒力，

速得離惱定，是為淨戒利。

「童子！菩薩摩訶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火不能燒，二者、刀不能割，三者、毒不能中，四者、水不能漂，五者、為非人護，六者、得身相莊嚴，七者、閉諸惡道，八者、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者、晝夜常安，十者、其身不離喜樂。童子！是為菩薩成就十種慈忍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是人火不燒，刀杖莫能傷，

毒藥所不中，暴水無能漂，

常為非人護，具三十二相，

關閉諸惡道，皆是慈忍利；

帝釋及梵天，欲得則不難，

恒住安樂處，喜悅不思議。

刀杖、火不害，水、毒亦不傷，

天、龍、夜叉護，住忍獲此益；

身相三十二，不畏墮惡道，

死則生梵天，是住慈忍利；

晝夜常安隱，喜悅充遍身，

於眾清淨心，無有諸過障。

「童子！菩薩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他不折伏，二者、得佛所攝，三者、為非人所護，四者、聞法不忘，五者、未聞能聞，六者、增長辯才，七者、得三昧性，八者、少病、少惱，九者、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者、如優鉢羅花不同於杵。童子！是為十種精進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成就難折伏，其心無悔熱，

為非人所護，常覩見諸佛，

增長勝辯才，到於無盡智，

獲得三昧性，無復諸病惱，

所食諸飲食，入腹能消化，

如優鉢在水，漸漸而增長。

如是所聞法，聞已能增長，

晝夜恒思念，終無有空過。

如來勇猛勤，積劫被進鎧，

降魔及軍眾，證道除憂怖。

菩薩救諸趣，不顧戀身命，

精進起法藏，我已顯彼德。

精進難可伏，諸佛所攝受，

若能獲是利，不久速證道。

所聞不忘失、未聞者得聞，

增長辯才力，是名精進利。

速逮此三昧，無有諸病惱，

隨其所噉食，消化得安樂。

晝夜增白法，常勤不懈退，

不久得菩提，堅心精進故。

「童子！菩薩摩訶薩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安住儀式，二者、行慈境界，三者、無諸惱熱，四者、守護諸根，五者、得無食喜樂，六者、遠離愛欲，七者、修禪不空，八者、解脫魔羂，九者、安住佛境，十者、解脫成熟。童子！是為菩薩禪定相應十種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彼不住非法，安住於儀式，

遊行方便境，遠離非境界，

其心無惱熱，善調伏諸根，

受勝禪定樂，宴坐離諸緣，

遠離渴愛欲，飡食禪定味，

解脫魔境界，安止佛行處，

樂獨林樹間，是為勝方便，

修真實解脫，滅除諸苦惱。

安心清淨法，遠離非儀式，

住境遠非境，合禪獲是利；

心不生熱惱，證無食聖樂，

身心恒清涼，是禪相應利。

處空根寂靜，其心離雜亂，

獲得過人喜，方便離欲故。

心不雜欲染，常遠魔境界，

安止佛行處，彼解脫成熟。

「童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者、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者、住於忍力而不住眾生想，四者、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者、修禪而無所住，六者、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者、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者、能達生死海底，九者、於諸眾生起增上悲，十者、不樂聲聞、辟支佛道。童子！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成就如是十種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勇健一切捨，而不取施想，

護持戒不缺，亦無有所依，

智者修忍辱，而不見眾生，

勇猛勤精進，遠離於身心，

修習勝禪定，不依於三界，

諸魔靡能制，信慧之功能，

於彼諸外道，其心不傾動，

到於生死底，信慧之功能，

於諸眾生所，而得大悲心，

聲聞、緣覺地，曾不生愛樂。

於捨不存取，持戒亦無依，

忍辱離生想，是信慧功能；

精進而遠離，修禪無所依，

不為魔所制，是信慧功能；

他言論不動，達到生死底，

於生起上悲，是信慧功能；

聲聞、緣覺道，不起愛樂心，

為學佛功德，是信慧功能。

「童子！菩薩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知煩惱資助，二者、知清淨助，三者、遠離疑惑，四者、作正直見，五者、遠離非道，六者、安住正路，七者、開甘露門，八者、近佛菩提，九者、與一切眾生而作光明，十者、不畏惡道。童子！是為十種多聞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童子！是十利，顯示於多聞，

是諸佛、世尊，如實而了知。

煩惱及清淨，二助皆實知，

能棄捨煩惱，安住清淨中，

智慧除疑惑，正直他見心，

常遠離惡道，止住正真路，

開闡甘露門，近於佛菩提，

為眾作光明，而不畏惡道。

知諸煩惱資，又達清淨助，

勇健離煩惑，栖薄清淨法。

除眾種種疑，能正他人見，

棄捨嶮惡道，多聞住善徑。

能開甘露門，堅固近菩提，

於眾如光明，終不畏惡道。

「童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棄捨惡事，二者、能作善事，三者、住善人法，四者、淨佛國土，五者、趣詣道場，六者、捨所愛事，七者、降伏煩惱，八者、於諸眾生施福德分，九者、於諸眾生修習慈心，十者、見法得於喜樂。童子！是為菩薩行於法施十種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行於最勝施，於法無悋惜，

彼有十種利，導師已顯說。

棄捨世惡事，常能行善業，

安住善人法，修行布施心，

能淨諸佛土，如佛之所說，

趣詣道場所，是為法施果，

捨離一切事，修學於法王，

降伏諸煩惱，彼得道不難，

慈心施眾生、一切福德分，

不起嫉妬結，獲勝過人樂。

智者離惡作，勇猛為善事，

住善丈夫法，法施者所得；

彼淨佛國土，起助道善法，

趣近於道場，是為法施利；

於事無慳嫉，能了事自相，

解脫諸取著，愛事無障礙。

智者發是心，令眾有福分，

得慈無嫉妬，善法中得樂。

「童子！菩薩摩訶薩安住於空得十種利。何等為十？一者、住佛所住，二者、修禪無依，三者、不樂一切受生，四者、於戒不取，五者、不謗賢聖，六者、於一切眾生住不違諍，七者、不得眾生事，八者、住於遠離一切惡事，九者、不謗諸佛，十者、攝取一切白淨之法。童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安住於空十種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天人尊所住，謂世親導師，

勇猛能安住，謂無壽命等，

得彼禪定樂，世間無所依，

心不悕受生，以知法性故，

於戒若不取，成就無漏戒，

不生惡道中、常安住聖種，

住於無鬪諍，世間最柔軟，

了知一切事，稱如實體性，

乃至捨身命，不誹謗如來，

於空法決定，身證無所畏。

一切世間親，佛道不思議，

能持於佛道，空法無有疑。

人尊之所住，非諸外道地，

不依禪定樂，無眾生、壽命。

彼曾無所止，不依於禪樂，

知無壽命法，恒有無願心。

善知法自性，不依諸煩惱，

信樂佛勝人，曾無取著心。

彼常無鬪諍，觀事修離行，

安住正覺道，能持如來法。

「童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者、其心不濁，二者、住不放逸，三者、諸佛愛念，四者、信正覺行，五者、於佛智不疑，六者、知恩，七者、不謗正法，八者、善能防禁，九者、到調伏地，十者、證四無礙。童子！是為菩薩摩訶薩住於宴坐十種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其心無濁亂，遠離諸放逸，

住不放逸行，宴坐之境界，

為世燈明念，增長彼信樂，

佛智不思議，方便無疑惑，

能知諸佛恩，不誹謗正法，

安住善律儀，到於調伏地，

得無礙辯才，樂獨處林中，

捨恭敬利養，宴坐之境界。

彼心不濁亂，曾無有放逸，

智者常謹慎，是為寂靜利；

無畏常愛念，信於佛所行，

於佛智不疑，是為寂靜利；

恒念如來恩，不誹謗正法，

住律儀方便，是為寂靜利；

彼到調伏地，速證無礙辯，

演說百千經，恒常不滯住。

速攝佛菩提，護持諸佛法，

降伏諸異論，廣作佛菩提。

菩薩於此終，往生安樂國，

彌陀為說法，逮得無生忍。

「童子！菩薩摩訶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何等為十？一者、省世事務，二者、遠離眾閙，三者、無有違諍，四者、住無惱處，五者、不增有漏，六者、不起鬪訟，七者、安住靜默，八者、隨順相續解脫，九者、速證解脫，十者、施功而得三昧。童子！是為菩薩愛樂空閑十種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成就少事務，遠離眾憒閙，

彼成無違諍，獨靜空閑利；

其心無瞋惱，不增長有漏，

常和無諍訟，是住空閑利；

安心住寂滅，常樂遠離行，

隨順無累智，速證解脫道，

處林習禪定，棄捨眾閙過，

不復起違諍，樂閑獲是利。

常厭離有為，世間無欣慕，

諸漏不增長，住林有是利；

不起鬪諍過，心常樂寂靜，

善禁身、口、意，住空有是利；

隨順於解脫，速到無障累，

常住樂恬靜，是住空閑利。

「童子！菩薩摩訶薩樂於頭陀、常行乞食有十種利。何等為十？一者、摧我慢幢；二者、不求親愛；三者、不為名聞；四者、住在聖種；五者、不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激切；六者、不自高舉；七者、不毀他人；八者、斷除愛恚；九者、若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者、住頭陀行，有所說法為人信受。童子！是名菩薩摩訶薩樂於頭陀、行於乞食十種利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彼人無我慢，不求託親友，

利衰心平等，以住頭陀故；

不壞於聖種，無諂亦無誑，

自身不高舉，亦不輕毀他，

棄捨愛恚心，說法無所悕，

若說人信受，是為乞食利。

不求親名利，安住聖種中，

柔直不諂慢，是樂頭陀利；

不自譽毀他，得譽不欣喜，

聞毀無恚惱，是樂頭陀利；

法施不為食，不求恭敬故，

所言人信受，是樂頭陀利。

「童子！菩薩摩訶薩住如是等功德利益，在於空閑得見佛藏、得於法藏、得彼智藏，得過去、未來、現在智慧之藏。

「童子！云何得於佛藏？童子！菩薩摩訶薩樂遠離行、住於空閑，獲五神通。何等為五？一者、天眼，二者、天耳，三者、能知他心，四者、善知宿命，五者、神通境界。是菩薩以天眼界清淨過人，見於東方無量無數諸佛、世尊；如是，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四維、上、下亦見無量無數諸佛，常得覩矚未曾捨離。童子！是為菩薩得見佛藏。

「童子！云何菩薩摩訶薩得於法藏？童子！是佛、如來有所說法，彼菩薩以天耳界清淨過人悉皆得聞，是菩薩常得聞法而不遠離。童子！是為菩薩得於法藏。

「童子！云何菩薩得於智藏？童子！以是智慧能持諸法，於一切眾生大悲為首，以不癡心而為說法、知彼法義。童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得於智藏。

「童子！云何菩薩摩訶薩得過去、未來、現在智藏？童子！是菩薩如實知一切眾生心行惟自心行次第所起，觀自心法以無亂想，修習方便如自心行；類他亦爾，隨所見色、聞聲，有愛、無愛心皆如實知。童子！是名菩薩得過去、未來、現在智藏。

「童子！我今略說住如是德菩薩摩訶薩得一切佛法，非諸聲聞、辟支佛地，何況一切外道異論？」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無量劫，有佛、如來大名稱，

號曰威德眾王佛，為諸人天所供養。

比丘十億具神通，達到辯才自在岸，

住頭陀行心調伏，彼佛具足爾所眾。

有城七億六千萬，其城廣長二千里，

彼時世界閻浮提，最勝七寶之所成。

其城殊妙甚奇麗，百園勝家而莊嚴，

其園苑林如密雲，常有種種諸花果，

所生異種諸林樹，菴羅、閻浮芭蕉等。

迦尼、瞻波、畢落叉、尼拘畢鉢眾鳥集，

頻伽、拘翅、孔雀等，鵞王舍利甚歡樂。

種種異類眾鳥音，臻湊遊戲百園裏，

如提頭賴勝鵡王、那羅、拘蜂、鶴鳥聲，

其身種種毛羽色，處在蓮花出妙音。

所有卵生諸異類，出和雅音生人樂，

遊行園苑自娛樂，歡樂遞相命呼聲。

目多婆師、輸迦花、波利耶多、拘羅婆，

娑呵迦樹如雲布，鉢頭、芬陀、拘牟頭，

水中種種眾異花，莊嚴其池甚端妙。

諸雜香花共嚴飾，時彼園林殊可樂。

時閻浮提有一王，號堅固德為人主，

彼王具足五百子，調柔端正學伎能。

其國豐熟甚安隱，無有諸過常勝樂，

地皆布散諸香花，與彼天宮無差別。

牟尼法王於彼時，宣暢如是寂滅定，

說諸有道猶如夢，無有初生及終沒，

眾生、壽人不可得，一切諸法悉虛妄。

譬如虛空電幻化，又如野馬、水中月，

無有此世生滅法，亦無趣向他世者。

曾所作業不失壞，三界黑白報不亡，

無有斷常諸行等，不集於業不住有，

非自作業還自受，亦非自作他人受。

無有去者亦無來，眾生非有亦非無，

無見取等惡見聚，亦無眾生及淨行。

無生寂滅無相句，如來功德佛境界，

是陀羅尼十力才，是佛、如來勝行處。

純白淨法功德聚，智德總持力最勝，

神足變現勢無邊，六通辯才由斯起。

於其自性曾無減，無行之行非法行；

是法界中無所去，是行非行真法行。

非音聲性入自性，於趣自性無所住，

無住無依自性行，遠塵寂滅佛境界。

定行勝定最勝定，非行自性有所住，

於有自性常隨順，微細難見不動句。

彼常安住而不動，住無所住住法性，

不可得說住自性，是行不動住於法。

以音聲說非聲道，音聲體道是法道，

無別聲聚有所在，如是性行是法行。

所說行音非生行，其法體性真義行，

以音聲說眾生行，音聲眾生行俱無。

於中文字無所入，智慧廣大義亦然，

是道佛讚而修行，光明法理微細行。

廣離塵垢智慧藏，若有能住無等等，

常霔勝妙法施雨，謂第一空真義道。

遠塵清淨第一句，寂滅勝寂離垢染，

無分別取及戲論，是佛所說寂滅句。

非初、非中、非後住，非有、非無、非方所，

已知如是自性行，是無等法佛所說。

堅固德王爾時聞，兩足世尊說是定，

與八十億那由眾，歡喜信敬詣佛所。

時王頂禮人中雄，以大信心恭敬佛，

受教退住在一面，瞻仰敬心合指掌。

佛知彼王淳淨行，根識自在到彼岸，

世尊應其心樂欲，為說如是勝三昧。

是王聞說第一義，廣發歡喜聖信樂，

棄捨一切四天下，離五欲樂而出家。

彼王因是出家已，於佛決定深愛樂，

時閻浮提一切人，咸皆捨欲而出家。

比丘及尼樂習定，如來徒眾廣無量，

粳糧自然從地出，諸天悉來而給侍，

袈裟法服從樹生，無垢清淨甚可愛，

割截縫治依量法，彼佛功德威力故。

童子！汝當觀彼王，捨家出家棄天下，

觀彼三界如機關，為求廣大菩提樂。

當於來世法末時，不能捨彼貧賤家，

杻械、枷鎖困苦者，於此勝法不生信。

雖被枷繫杖策罰，罵詈、毀辱百千種，

王力多迫悉能忍，困苦貧極不捨家。

資財乏少壽短促，徒勞辛苦無福報，

愚癡不學諸伎能，是人常居凡俗地；

迫愶無義頑暴惡，貪惜自富奪人財，

調戲笑弄毀善人，自稱已發菩提心；

愛他人妻奪資產，慳嫉狡猾多縱逸，

離悲愍心趣惡道，亦自稱言我作佛。

見他苦惱生欣悅，破戒暴虐懷惡心，

不念恩報破壞他，大德！為我說法行。

聞他說彼菩提行，反於其人生瞋恚，

若見法師少過失，增長加說百千種。

童子！汝今聞我說，於此人輩勿親近，

若欲求證菩提道，乃至夢中莫往返。

頭陀行中無量德，於無邊劫而演說，

於如是德不安住，終不能得勝菩提。

其心清淨恒善語，戒淨心柔言美妙，

諸尊長所常淨心，不久便得是三昧；

不從我慢生穢惡，其心清淨恒成就，

棄捨憍恣及瞋怒，能得如是勝三昧；

常念諸佛功德聚，皮膚金色無量德，

佛身諸相自莊嚴，如秋夜靜眾星列，

勝蓋、幢幡及帳幕、塗香、末香并花鬘，

眾勝供養無等像，不久能得此三昧；

栴檀沈水及末香，勝蘇油燈無量種，

持供恒沙佛塔廟，不久便得是三昧；

琵琶、箜篌、鼓妙音，簫、笛、鐃吹及讚歎，

種種美音百千萬，供養離惡最勝尊，

造作無量佛形像，眾寶善巧而彫飾，

姝妙端正最勝上，不久便得是三昧；

常處林藪樂寂靜，棄捨聚落離著心，

樂獨無二猶如劍，不久便得是三昧。

我作法王汝為子，隨順學我三昧行，

我昔得彼大名稱，其名號曰堅固王。

我本供養無量佛，恒願護持清淨戒，

於十力所起恭敬，為求如是勝定故；

我於本昔棄妻子，捨頭、手、足、及眼、耳，

未曾起彼下劣心，為求勝寂三昧故；

象、馬、車步無量種，珍寶、宅舍一切施，

其心初無有悔恨，為求如是勝定故；

奴婢、財穀過百數，種種衣服及飲食，

充滿一切來求者，為求如是勝定故；

摩尼真珠、勝金、銀、琉璃、金剛、錢貝、玉，

所有一切悉能捨，為求如是勝定故；

我捨珍寶嚴身具，瓔珞臂印、師子絛、

天冠、寶網過百種，為求如是勝定故；

微妙上勝多百億，我時歡喜而施與，

劫貝、鉢咄、獨拘羅，為求如是勝三昧；

昔見貧窮及繫閉，多役力求不獲苦，

我於彼所能廣施，為求如是勝三昧；

象、馬、牛、羊、白屋宇、園苑、車乘、寶莊嚴，

我施百千貧乞者，為求如是勝三昧；

億那由他林園苑，眾寶莊嚴而施與，

施時歡喜起悲心，為求如是勝定故；

王都、城邑及聚落，種種土地悉皆捨，

施已能生增上喜，為求如是勝藏故；

一一寶聚如須彌，嚴身上服亦如是，

我悉施與貧乞者，為求如是勝定故；

富足無量諸貧窮，歸趣我者為救護，

苦惱眾生令得樂，為求如是勝定故。

昔於大地我最富，見諸世間極苦惱，

棄捨王位諸所有，悲心盡願與彼樂。

童子！我昔為希事，無量劫中所為難，

言說所陳無能盡，億劫我說尚難窮。

我若所說眾迷惑，於佛所行無能信，

備經無量諸苦事，為求如是三昧故。

我今勸進汝童子，汝於我言生重信，

善逝終無不實說，大悲實語佛最勝，

其餘苦事百千種，我昔具受乾竭身。

云何能得是三昧？若得脫人百千苦，

於剎那中證此定，便獲真實智慧道。

我時見佛那由他，過於十方恒沙數，

獲致如意勝神足，能往百千諸佛剎。

詣彼請問最勝尊，論難莊嚴百千種，

時佛為我所宣說，酬答如向所問難。

我悉能具領納受，乃至不忘一字句；

既得聞是真實法，廣設無量百種難，

敷演遠塵寂靜句，安無量眾智慧道。

我住如是勝三昧，於無量劫學此法，

昔日無量諸眾生，亦置無上最勝道。

若人本來不見佛，於此勝法未曾聞，

彼終不能生信樂，第一義空真實定；

其有智人能解了，得於甚深真實德，

聞第一義不驚怖，聞已生上歡喜心。

彼彼能持我菩提，即是如來真佛子，

希有猶如優曇花，我為多劫修苦行。

彼人不畏墮惡道，常得遠離於八難，

當見無量那由佛，亦能信是勝三昧。

如彼彌勒獨無侶，於眾生所得淨智，

是三昧經在彼手，我為授記如彌勒。

是人成就念智慧，聞持究竟道增上，

辯才樂寂無憂惱，是定在彼人手故；

是人常得天供養，又為眾人所禮敬，

恒為鬼神所護衛，以持如是三昧故；

不為火、毒之所傷，一切刀杖莫能害，

入大水中不漂溺，斯由持是三昧故；

是人恒住山林中，為諸天等所給侍，

夜叉無量來供養，受持如是三昧故；

智慧廣大如巨海，說佛功德無障礙，

演暢諸佛真實德，以持如是勝定故；

是人所聞無窮盡，猶如虛空無有邊，

執智慧炬除闇冥，是人持是三昧故；

柔軟美妙應義語，處眾演說智者愛，

說如泉河澍無竭，以持如是三昧故；

猶如醫王施良藥，又與眾生作歸舍，

能為世間作光明，以持如是三昧故；

是人不為愛欲心，樂於寂滅得禪樂，

說於寂靜美妙言，以持如是三昧故；

是人離相意不染，於一切相悉簡擇，

心常寂靜而經行，以持如是三昧故；

彼得無垢離垢眼，能見無量諸如來，

得丈夫眼廣無邊，由持如是三昧故；

孔雀美音應寂靜，迦陵頻伽悅意聲，

合和諸樂出妙響，由持如是三昧故；

成就雷霆聲遠震，眾鵝鍾鼓美妙音，

美合百種勝伎樂，以持如是三昧故；

無量無數僧祇劫，成就如是和雅音，

所說語言如甘露，斯由持是勝三昧；

餚饌飲食不貪嗜，於衣鉢中不生著，

少欲知足善調柔，由持如是三昧故；

能於自身不高舉，於他人所不輕毀，

心常柔軟樂禪定，由持如是三昧故；

常自觀察己所行，不見他人所闕失，

與眾和顏無違諍，由持如是三昧故；

悲心恩潤清淨慧，離邪正直無諂曲，

意恒柔軟樂解脫，由持如是三昧故；

心常樂行布施行，慳悋之結不能染，

不為境界所攝錄，以持如是三昧故；

端正殊特人喜樂，其身皮膚真金色，

三十二相以莊嚴，以持如是三昧故；

色相功德悉端妙，多人愛敬恒守護，

男、女、大、小觀無厭，以持如是三昧故；

諸天、龍、神、夜叉眾，於是人所悉歡喜，

往詣家家皆讚歎，以持如是三昧故；

梵王、帝釋、自在天，并餘一切來供養，

其心都無起我慢，以持如是三昧故；

彼離一切諸嶮徑，無有障難惡道畏，

解脫一切恐怖事，由持如是三昧故；

能聞佛說微妙法，無復一切諸疑惑，

隨順趣入甚深法，以持如是三昧故；

若聞賢聖微細法，悉能解了得究竟，

由於過去因緣力，以持如是三昧故；

如來說於如是言，善得利養心不舉，

以是因緣得總持，斯由得是三昧故；

是人臨欲命終時，悲慧雄猛彌陀佛，

是佛為現住其前，以持如是三昧故；

得見十力稱所求，及諸聲聞住其前，

決定生彼安樂國，以持如是三昧故。

假令一切眾生類，一時成佛盡有邊，

其中一人咸供養，復過恒河沙數劫，

若於後世末代時，得聞是定無諂人，

能於是定起隨喜，過前功德非分數。

童子！當知寂滅道，是第一義空三昧，

若書、讀誦、受持者，是人名為持法藏。

「童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若欲知一切眾生言音，及知一切眾生諸根差別、前後不同而應說法，童子！彼人於此三昧應當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又，為攝一切眾生故，應當修習方便相應。」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曾見無量佛，亦曾諮問是三昧，

是勝智人持此定，住第一善而不動；

得於人天上妙樂，常得他人勝供養，

又得禪定涅槃樂，是不放逸持定故；

聞他讚已不生欣，若被罵辱亦無恚，

八法不動猶如山，樂求解脫持定故；

口初不說無義語，離瞋、傲慢及諍論，

忍辱調伏心歡喜，由不放逸持定故；

其言柔軟諦審實，舒顏和悅先慰問，

見諸眾生常含笑，以持勝淨三昧故；

心常調伏不惱他，善攝五根持戒淨，

住實少言利可愛，以持淨勝三昧故；

常捨廣施無悋心，飢渴眾生令飽滿，

自食不欣施他喜，善業人持直定故；

為多百千諸天愛，夜叉、修羅、龍恭敬，

獨處林中恒守護，勇猛持是勝定故；

樂在寂靜離音聲，龍、阿修羅恒親覲，

一切無能怖畏者，以不放逸持定故；

其聲猶如梵天音，又如眾鵝可樂聲，

亦如五百美妙音，名聞遍彰諸世間。

大地所有諸微塵，功德過於彼塵數，

利益眾生功德藏，以修如是寂定故。

「童子！菩薩摩訶薩心生樂欲：『我於一切法自性云何得知？』童子！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應當受持、讀誦、為他廣說、修習方便相應，為攝一切眾生故。」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智者無恚愛，又不起愚癡，

煩惱悉微薄，知勝寂法故。

佛戒不缺犯，女色無縱逸，

堅心求是定，知法離塵垢。

智慧及神足，覲佛詣多剎，

總持到彼岸，以知寂定故。

速成兩足尊，為寂治煩惱，

善拔惡毒箭，說無垢寂句。

若人為良醫，善知病起由，

學此智決定，解脫眾生害。

學理得自在，無著堪供養，

安眾無悕望，解知淨法故。

人師子忍辱，打罵無瞋恚，

屠割亦不惱，能知陰空故。

忍力如須彌，都無計忍想，

乃至佛不存，知有常空故。

三界無量想，三世悉了知，

能顯理無量，無畏學法故。

於事不取想，愛、憎悉不取，

知法常空寂，得勝寂滅故。

若說此勝定，不久見菩提，

聖境善了達，施是獲多報。

說億修多羅，所演無滯礙，

辯才不斷絕，知法廣大故。

若人不思劫，定慧猶如雲，

說法無窮盡，知此寂定故。

辯才不思議，求道必能得，

說無邊億經，知法相名遍。

佛說無上法，聞持令充滿，

於中無疑惑，知法悉非有。

愛語常行施，善捨拯貧樂，

資生恣充足，悲愍世間故。

當作閻浮王，愍眾無瞋怒，

眾人起慈敬，以知空法故；

端正妻、男、女，王位、身皆捨，

決定無悋悔，以知空寂故；

若人割支節，夢寤都無瞋，

曾供無量佛，以持空法故；

供養牟尼日，三世無疲倦，

大信心不動，是知空法故；

善持佛法藏，住勝陀羅尼，

不久得成佛，以持勝經故。

世世不聾、盲，曠劫具諸根，

八難常遠離，係心說此經。

為福離惡道，端正相莊嚴，

心淨住神通，以斯佛現前。

種種應化身，諸剎度眾生，

若得見彼者，菩提意決定。

智念無憂者，精進勢力起，

勝法中究竟，末世持經故。

身出千億光，其光蔽日月，

若修習空定，不久人中勝。

我求寂境界，千億僧祇劫，

不捨勤精進，為然燈授記。

智應行是經，說勝諸佛法，

外道愚癡失，命終地獄煮。

受苦最尤劇，那由劫乃盡，

多劫畢罪已，得為甘露因。

末代可怖時，近於無上道，

護持我法藏，記彼持是經。

月燈三昧經卷第六

# 月燈三昧經卷第七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童子！若菩薩摩訶薩應常樂修神通本業。云何菩薩摩訶薩大神通本業？謂攝一切善法，不取戒聚、不著定聚，於智慧聚亦不戲論、於解脫解脫知見之聚亦不取著。童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大神通本業。若成就神通本業得大神通者，菩薩摩訶薩於一切變現自在，便能為一切眾生說法。為攝大乘故，是菩薩於此大神通本業應常修學。」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神通本勝業，顯示無果報；

悕果修諸行，取我想不除。

所言神通者，佛智不思議；

若住取著者，彼人無智慧。

不思議諸法，音聲而顯示，

若執於音聲，不達方便說。

不曉方便教，靡知方便說，

非法說為法，於法寧覺了？

三千世界中，我時說諸經，

義一種種味，彼悉不可說。

所有十方佛，顯說無量法，

諦思一句義，便則一切解。

一切法無我，若人學此義，

彼時習一句，悟佛法不難。

諸法是佛法，若人學此法，

如法而解了，便順於空法。

諸語是佛語，一切聲事無，

遍於十方求，佛語不可得。

佛語最第一、佛語無過上，

微細事悉無，是為語最上。

彼法最無上，顯現不斷絕，

無得微塵許，諸佛之所說。

諸法不可得、無有法可證，

如是知於法，能解佛菩提。

彼若悟此法，便轉於法輪；

轉於法輪時，則暢勝甘露。

菩薩能解了，無上佛菩提，

得為無等尊，令他悟佛智。

無修及無願、無相謂與空，

如斯四種門，佛說為解脫。

眼、耳及鼻、舌、身、意諸根等，

此皆體性空，憍陳最初見。

若能於此法，如實知體性，

諍論彼便無，了達法相故。

謂勇猛境界，菩薩救護者，

悉無有疑惑，了法體空故。

能達諸法性，故得名為佛，

以難量法界，覺悟應度者。

得諸佛之業，皆由戒身造，

佛言及戒聲，皆同平等相。

已說諸音聲，謂下、中、上音，

平等悉一相，佛能示法教。

佛法無所住，亦不在諸方，

不生亦不滅，是故名無漏。

非新亦非故，非散亦非合，

非青亦非黃，非白亦非黑。

難說不可取，藉言乃昭暢，

此非音聲地，諸佛巧智通。

彼是無漏法，是說無所依，

不在十方所，是法佛所說。

於佛滅度後，思念佛身相，

即便覩佛身，以佛神力故。

竟無有眾生，證於寂滅者，

說於此法時，無量眾滅度。

譬如彼日、月，影現於百川，

皆覩其像貌，諸法相如是。

若知諸法性，猶若諸影像，

終不以色身，得覩於真佛。

諸法無形相，求狀不可得，

如是無形法，即是佛法身。

若人見法身，是名見導師；

法身即正覺，如是名見佛。

不得而示得、不得而說得，

若欲求沙門，應當知此道。

我已說真行，知眾生樂欲，

若入祕密教，彼便無執著。

若謂所證得，彼便無所克，

此不得道果，故名非沙門。

斯法甚深奧，未達作此說，

彼教甚淵玄，難可以宣示。

五眾事皆無，悉從虛妄起，

無有能起者，及與五眾法。

五眾之性相，即一切法相，

佛說如是相，其相不可得。

如虛空無物，諸法亦如是，

前、後及現在，三際如實觀。

言說如虛空，空中無取故，

如是法體性，無取如虛空。

演說如是法，曾無有所說，

於法無所見，是乃不思議。

此法無自性，法體不可得，

會佛菩提者，定滅之境界；

若能如是知，於法便無著；

若能不著法，彼人了法想。

菩薩一切時，棄捨一切想；

若人棄想者，佛法則無著。

其際無可取，是名為實際，

於際了達者，億劫能不著。

本際妄分別，愚癡輪生死，

十方遍推求，本際不可得。

一切法空故，菩薩無所著，

興行為菩提，其行不可得。

如鳥飛虛空，足跡不可得；

正覺性如是，菩薩能解了。

如人善學幻，幻作種種物，

示現諸色像，而實不可得。

若取於得、失，彼便無所得，

其智猶如幻，非即同其幻。

於是空法處，愚者妄分別，

行於分別中，彼人趣惡道。

眾生生、老遷，流轉無窮已，

沈沒生、死中，苦惱無有量。

世間生苦惱，由愚妄分別，

未斷彼分別，漂流久生死。

初樂及相應，習著欲果報，

執取未能捨，住業煩惱故。

眾生業不盡，瀑流欲所漂，

數數而受生、數數還死滅。

無智為魔嬈，造作諸惡業，

處處而受生，便感諸死報。

凡夫愚闇冥，而獲於生死，

貧窮加楚切，復向不善趣。

以刀、鞭、杖等，遞互相加害，

造作此惡事，增長諸苦惱。

我子及我財，凡夫妄分別；

如是妄分別，復增諸有漏。

彼增諸生死，是則為凡夫；

流轉諸異趣，故名為凡夫。

彼棄於佛法，增長諸惡法，

則不得解脫，繫屬魔網故。

愚因愛欲故，隨事穢女色，

還趣於穢處，墮於諸惡道。

欲染佛不歎，及近於女色，

此怖畏諸羂，女羂最可畏，

菩薩恒遠離，猶如惡毒蛇，

常不親女色，知非是佛道。

修學菩提道，如佛本所習；

修學佛道已，速成無上道。

彼得最無上，為世諸廟塔，

智慧無過者，成於天中天，

令他住八戒，戒身無垢染。

無量諸億眾，勸教修菩提，

與眾作利益，一切悉起悲。

彼健智慧者，而擊於法鼓，

震動魔王宮，及與魔眷屬，

無量諸億魔，勸令修菩提；

降伏諸異論，勝出諸外道，

震動於大地、大海及眾山。

變現為多身，種種諸雜類，

大智能顯示，百千諸神變。

震動無量剎，猶如恒河沙，

降伏彼魔輩，便悟無上道。

復化作妙樹，種種寶嚴飾，

花、果奇茂盛，芬芬甚可愛；

或化為臺榭、樓觀及宮閤，

勇健為變化，花池甚精明，

滿八功德水，清冷無穢濁，

若有眾生飲，滅除三種渴。

若有飲此水，悉得於不退，

能得無上智，堪為世導師。

無上寂滅道，行者應當知，

不達此道者，所謂是外道。

若人親近彼，受行於言教，

墜於大惡處，阿鼻難救拔，

受大極苦惱，不可具論說。

唯我能知足，及大勝菩薩，

甚深難可覩，非愚凡夫地，

謂住取著者，於此法生疑。

變作勝莊嚴，無量種可愛，

一切悉得往，無上諸佛剎。

一切諸佛土，皆現諸異色，

菩薩大神力，一切悉能現。

大力、大勇猛，被於堅勝鎧，

執大金剛杵，摧滅於空法。

自身所放出，無數大光明，

其數如恒沙，滅彼世間闇。

彼不染女色，亦不隨順彼，

當離於此想，女想甚可䛩(烏故反)。

佛土常不空，勇猛之所住，

惡魔波旬等，不能為嬈亂。

住於惡見者，不得遇諸佛，

忿怒之所制，安住於慳貪。

彼為魔波旬，生天及解脫，

與其作障礙，是故墮惡道。

觀察一切想，而住遠離想，

彼人能得知，諸佛無上智。

能見前、後際，及與於現在，

演說如是義，於中無所說。

假名和合言，菩薩知如是，

利益於含識，無量難思議。

想者測知義，顯示能取故，

其相無可取，便示寂滅義。

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

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

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

彼行想戲論，是人不離想。

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造？

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

起想之法者，諸佛莫能得，

即於此處有，無我離取著。

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

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

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心不思議故，成就不思議。

我本作是念，安住心地已，

棄捨一切心，願成不思議。

白淨法果報，覩見於無為，

一念能了知，一切眾生念。

眾生即是心、心即是如來，

諸佛不思議，顯了於此心。

若人作是念，云何得捨心？

思惟於無心，能離一切心。

若於死滅時，心隨於想轉，

是人起思心，令心不解脫。

愚存於女想，則便起愛欲；

若能滅除想，便能無愛欲。

若思無上法，是思最大思，

以思諸法故，獲得真實心。

憶念無窮已，長夜恒攀緣，

諸邪異憶想，思心不可極。

名心盡法者，盡中本無智，

智慧非盡地，以法無盡故。

假名語言道，亡言而演說，

此法無差異，智慧無有盡。

不生亦不滅，無相、無狀貌，

常於億劫中，顯現無相法。

觀察一切有，安住非有中，

未曾見有異，亦不見無異。

假名有言說，顯示非有、無，

然彼一切佛，有、無無所見。

一切有為法，顯示於非有，

若能知此法，便能見非有。

常無有所證，畢竟無有故，

若有可證者，便名為世間。

若作如是心，我於世成佛。

作此存有想，終不悟菩提。

菩薩無畏者，於法無所求，

自然無煩惱，是名為菩提。

眾人作是言，我趣於菩提。

以不知此道，彼遠佛菩提。

以音聲說法，一切諸行空，

音聲體自性，精微不可見。

示大神通者，說此修多羅，

利益諸菩薩，諸佛之所明。

斷彼諸對治，謂諸煩惱等，

彼住大神通，善修四神足。

獲得於尸羅，於空則究竟，

安住於神通，神足不思議；

安住無願智，修智善清潔，

求智無厭足，無量不思議。

神通三昧中，任運無功用，

是報恒空無，一切常寂滅；

是報神足力，往遊億世界，

見佛世燈明，猶如恒河沙。

彼人於生、滅，隨心而自在；

以心自在已，其身得清淨。

佛諸弟子中，若修神通力，

於此報通者，十六不及一，

一切諸天眾，不能見彼身，

惟除佛、世尊，及其同得者。

彼身無諸疾，亦無髮白皺，

及與羸虛老，臨終無苦切；

彼無有疑滯，及與諸迷惑，

晝夜恒演說，百億修多羅。

一切諸煩惱，悉斷於習氣；

一切眾生所，常起平等心。

於百千三昧，無垢得自在，

修習大智慧，為他而演說。

男、女二根等，一切遠離想，

安住非有想，能說真決定。

以清淨智慧，演說如實法，

稱於隨順法，定慧之境界。

彼修諸定者，不為有所滯，

常以真實言，說法無不益；

彼善得人身，遠離一切難，

能報諸佛恩；常樂此經故，

彼於無量劫，棄捨於世間。

若於此妙典，乃至持一偈，

已曾見諸佛，數數致供養。

以愛此經故，速悟佛菩提，

彼即見諸佛，恒在耆闍山，

悉授彼人記，當見彌勒佛。

彼見彌勒佛，若於末代時，

持於此經者，得上愛樂心。

安住實際中，成就不思議，

於不思議際，無有諸疑惑。

彼人無有疑，亦無微少惑，

於佛語決定，菩提不難得。

末代怖畏時，難可得修行，

若得聞此經，便得無盡辯。

愛樂此經者，無上佛法藏，

佛及諸聲聞，彼便已供養。

轉讀此經人，即是持法藏，

一切供養中，法供最為上。

若能持此經，難思佛菩提，

謂佛無上智，彼智得不難。

若於先佛世，曾持此經典，

乃後末代時，身還遇此經，

詣於諸佛剎，彼便能震吼，

作大師子吼，佛吼不思議。

於彼億佛所，釋師子所作，

能以無量辯，演說無所畏。

甘蔗功德種，而授彼人記，

及於後末代，能護佛菩提。

妙色皆具足，相好自莊嚴，

神力速能往，悉見無量佛。

神力化作花，端妙甚芬馥，

常以銀、水精，及諸琉璃等，

一切諸寶貨，彼悉掌中出。

為求菩提故，供養一切佛，

無量諸供養，音樂及歌讚，

自身毛孔出，猶如恒河沙。

億類眾生等，若得聞是音，

便得不退轉，無上佛智慧。

為佛所讚歎，普聞其名號，

諸方傳其名，自亦得聞見。

若聞其名者，得滅一切想，

既滅其想已，得見無量佛。

如是之智慧，行於菩提行，

為利諸眾生，故求菩提德。

彼行智慧者，得於如是利，

復得餘利益，能持此經故。

若有諸婦女，聞持此經故，

即轉於女身，能說甘露法，

彼更不復受，如是女人身，

具足諸妙色，成就相莊嚴。

若於此勝經，顯示其功德，

悉獲是妙果，速證於菩提，

常於一切生，成就無所畏。

若人於此經，菩薩之境界，

無盡勝三昧，一切菩薩母，

速證菩提者，應當持此經。

彼得親近佛，亦近佛菩提，

不久於此經，獲勝妙寂滅。

此地勇健者，菩薩所安住，

見世燈明照，猶如恒河沙。

能作大力轉輪王，見佛十力寂定心，

無量百偈而讚歎，得離垢地勝三昧。

彼設無等供養佛，有大名號人中上，

棄捨王位如涕唾，而修最上勝梵行，

於勝佛法而出家，得此寂滅離垢定。

得於勝善美妙語，演說不斷多億經，

空無相願微細法，寂勝離垢無諸漏，

自性空寂語言斷，出定能為多人說，

甚深智慧常無量，廣大智慧無邊義。

得此甚深三昧已，能為世間作照明，

常修梵行恒皎潔，無諸腥臊及鄙穢，

無量眾生令安住，使得寂定離諸垢。

常得聰利捷速辯，多聞如海無量慧，

語言善妙達諸法，持此寂定勝經故；

了知諸業及工巧，曉於因論及醫方，

到彼一切勇健岸，持此離垢寂定故；

於諸偈論及戲笑，善於歌舞皆究竟，

常為世間作師法，持此離垢寂定故；

常有上妙諸眷屬，恒得一切上供養，

能修勝妙菩提行，持此離垢寂定故；

憂惱毒箭逼切心，彼智慧者無此患，

恒無病疾常安隱，持此離垢寂定故；

世間所有諸病患，一切身患及心患，

彼人常無如此患，持此離垢寂定故；

所有身痛及心痛，若有牙痛及頭痛，

智者常無是痛惱，持此離垢寂定故；

心有無量餘痛惱，從其意起燒其身，

彼無一切起煩惱，持此離垢寂定故；

猶如虛空無所染，自性無垢常清淨，

彼人心淨亦如是，持此離垢寂定故；

亦如日、月之光明，其光頗執常清淨，

彼心清虛亦如是，持此離垢寂定故；

如人執持諸彩色，欲畫虛空不可得，

彼人心淨亦如空，持此離垢寂定故；

譬如風行於十方，遍遊諸方無所著，

其心流注猶如風，不染世間得解脫，

風行速疾不可見、不可羂網而繫縛，

彼人志意深難知，持此離垢寂定故。

壁上光影不可取、指水中像難可執，

得於三昧在身時，無有能知彼人心；

十方世界諸眾生，所有語言猶可算，

得此三昧在身時，無能得知彼人心；

得於如是寂滅定，其心無垢、無染著，

三界眾生無與等，惟除諸佛三界尊。

離貪愛欲不染色，不以愚心著女人，

得於如是勝定時，獲勝寂滅無所染；

於彼男女無戀情，不染妻妾及眷屬，

得於寂滅勝定時，善寂之行無所染。

於其貨賄無所寶，不希天果、不著財，

其心清淨無妄想，由得此定獲勝益；

不為生天修梵行，智者行檀不求報，

為菩提因修梵行，得於離垢寂定故；

不求王位修戒行，多人為此修梵行，

為利眾生求菩提，專欲成就此定故。

諸欲已棄身不惱，永不悕求婬欲事，

斷除婬欲及慢高，由得如是寂定故；

彼常不為瞋恚惱，瞋惱穢心永不生，

常以慈心除瞋怒，由獲如是勝寂定；

彼常不為愚蔽心，斯由智慧斷無明，

獲得無量無閡智，由得斯定獲此利。

以不淨觀除愛欲、慈心除瞋無有餘、

智慧除斷無明網，獲此妙定照世間。

無有睡眠及懈怠，離起煩惱及與地，

永得解脫無雜穢，得斯三昧獲此利。

不為慳貪之所逼，心常樂於惠施人，

一切皆捨悉與樂，彼人能持三昧故。

具足威勢無與等，一切常有大身力，

一切世間無倫匹，菩薩由持勝定故。

亦復能為轉輪王，具足七寶乘空行，

彼時一切悉歸奉，是智慧者獲此報。

最勝賢善豪貴家，資生、眷屬悉豐備，

象、馬、車乘及輦輿，豐饒金銀具眾寶，

恒生貴族豪富家，如是展轉生勝處，

於佛、法、僧深信樂，生於彼處眾人敬。

閻浮提內不信家，悉皆能令生正信，

能令建立菩提心，亦復令彼得道果。

彼得無上菩提已，轉於無上妙法輪，

若人知彼所說法，悉皆獲得無生忍。

菩薩常樂慈愛育，悉能長養於眾生，

恒為無量勝利益，開眾生眼除闇冥。

若佛教導一菩薩，無量百千億眾生，

彼悉於中殖善本，聞已即發菩提心。

彼時剎土不空虛，智者奉持佛法故，

佛子！菩薩隨所住，廣利無量諸眾生。

護戒無等持梵行，於無量劫淨三昧，

於禪解脫常決定，如是菩薩名佛子。

彼常修習勝神足，能往無量諸佛剎，

於如來所聞正法，隨所聞已悉憶念。

若住總持菩薩者，能說無量修多羅，

又知過去諸眾生，未來、現在亦復爾。

曉悟含識諸生死，亦復了達於未來，

無有從此向彼者，推其少分不可得。

業既不至彼，求之亦難得，

菩薩大名稱，乃能解了之。

最勝淨心者，安住於空寂，

以無上大乘，運載於群品。

彼不思惟念，存有眾生想；

彼大名譽者，能悟無生法。

彼雖有所說，不取眾生想，

悟彼境界空，住於堅固智。

顯說此三昧，佛法之所住，

不起於思想，謂諸男、女等。

觀察於諸女，而坐於道場；

坐於道場已，摧壞諸魔軍。

於魔無所見，降伏諸魔眾，

不見魔女來，而至於我所。

坐於道場時，遣除一切想，

以斷諸想故，一切大地動；

須彌及大海，十方亦復然。

於彼十方界，悉知彼眾生，

菩薩神通力，震動於大地，

六種震動時，以證菩提道。

一切有為法，及以無為法，

是法悉了達。但有說法音，

無有能知者，此是諸法道；

若知此道者，名為世間解。

因緣故法生、因緣故法滅，

因緣之體性，如實悉了達。

若學一切法，空法能究竟，

便知諸法道，窮盡一切法。

彼所行法道，菩薩求不得；

其有知此道，正覺不思議。

若知一切道，便能獲究竟，

遠離於惡道，能知諸法相。

坐於道場已，作大師子吼，

無邊億世界，言音悉充滿。

復能動彼剎，世雄大名稱，

善度眾生者，謂聖調御士。

已證上菩提，起於菩提樹，

無量諸億眾，應度者已度，

然後能變化，化作無邊佛，

往遊諸世界，利益於眾生。

諸佛能安立，無量諸億眾，

應化諸如來，為說最勝法。

此為真大乘，名為如來智，

能起眾生信，而作得佛因；

此是真大乘，如來最妙乘，

恭敬於如來，加敬於菩薩。

於佛深加敬，法、僧亦復然，

欲證勝菩提，其心不下劣。

敬奉於菩薩，尊重勇猛者，

速皆登正覺，不久成如來。

於千世界中，菩薩悉往詣，

見於牟尼尊，菩薩無所畏。

以諸勝寶末，遍散於大雄，

糅以蔓陀羅，樂求菩提故。

莊嚴於此界，為求佛功德，

寶網以羅覆，遍至於十方，

懸諸勝妙幡，建億寶幢蓋，

無量種莊嚴，光飾於世界。

變作勝臺閣，及以妙宮殿，

廊廡盡端麗，眾寶相間錯，

樓窓及宮室，皆作半月形，

并雜香瓶等，皆用妙寶飾。

種種諸馨物，悉出妙雲臺，

於千世界中，香熏甚可樂。

於彼普香雲，雨以香花雨，

若有嗅之者，成佛大道師，

便去於愛刺，亦復除瞋惱，

碎壞於癡網，遠離諸闇冥，

獲得勝神通，及於根、力、覺、

諸禪與解脫，應受於信施。

敷置億床座，布以眾妙衣，

寶網羅覆上，花鬘而莊嚴。

無畏諸菩薩，勇猛大士坐，

具相莊嚴身，備諸隨形好。

以諸妙寶林，莊嚴於此界，

變作諸花池，滿八功德水，

若飲彼水者，遠離一切患，

速能離渴愛，得為世支提。

復有餘世界，大士悉來集，

讚歎佛功德，導師、釋師子。

若有得聞音，能成世道師。

彼得不思議，此經能顯示。

妙色金蓮花，億葉而稠密，

最尊妙覺寶，處此蓮花臺。

琉璃為莖葉、真金為花鬚，

德藏摩尼間，變作眾億花。

所出諸妙香，聞者皆欣樂，

滅除一切病，六根悉充悅。

貪愛、及瞋、癡，悉皆一時盡，

除諸煩惱已，決定得成佛。

此花出妙音，讚歎佛功德，

法、僧亦復然，聲滿十方界。

空門與無相，及以無願法，

那由眾聞已，皆得於不退。

所出諸音聲，往遍億世界，

無量眾聞已，發於菩提心。

鴻鵠及孔雀、鸚鵡、鴛鴦等，

所出諸妙音，佛音最為上。

以勝妙寶樹，變現於此土，

端嚴最第一，珠鬘以垂布，

所有莊嚴具，一切諸佛剎，

於中最為勝，而現於此剎。

妙衣瓔珞具，樹懸諸樂音，

妙花怡悅心，一切恒垂布，

是諸妙莊嚴，眾生得安樂，

釋迦所住持，由聖神力故。

如是要略說，釋師子功德，

菩薩大名稱，於此智無疑。

若能於此信，其行不思議，

增長於智慧，如川赴於海。

若欲量大海，無有能知數，

我說菩薩法，是皆不思議。

難思諸菩薩，安住如此際，

演說美妙語，猶如恒河沙。

無量諸劫中，菩薩常無取，

若斷於取相，得近於菩提。

假使法滅盡，終不毀淨戒，

於行無殘缺，菩薩眾之首。

良由愛欲故，令戒有漏缺，

斷除於欲相，得於不逸定。

常行寂滅定，不著於定味，

無著、無放逸，不為世所染。

出過於世間，能往諸佛國，

所謂安樂土，得見彌陀佛。

復見諸菩薩，具足相莊嚴，

到彼神通岸，究竟總持門。

往遊億世界，頭面禮佛足，

復能作照明，無量諸佛剎。

遣除一切患，及壞諸煩惱，

斷除諸結縛，一生補佛處。

安樂諸眾生，永不墮惡趣，

彼國諸眾生，斷除諸惡道。

彌陀救護者，修治佛世界，

本習不放逸，不可思議劫。

汝等勿懷疑，彼佛自在力，

能生增上信，速得生彼剎。

女人聞歎國，能生增上信，

得為男子身，能往億佛剎。

那由他億剎，所有諸供具，

悉供一切佛，不及慈一分，

常修於戒、定、無量禪解脫，

修三解脫門，速成人中上。

末法惡世中，菩薩若持戒，

供佛常悲身，此供為最勝。

是人供諸佛，過去及現在、

未來最勝尊。惡世持戒者，

十方佛悉見。菩薩末法中，

護持佛禁戒，善子能護法。

女人聞讚彼寶國，若生增上信樂意，

便獲男子聰慧身，能往遊於億佛剎。

那由他億佛剎中，所有種種供佛具，

悉以供養於諸佛，不及慈心一少分，

修持禁戒及三昧，并習諸禪、四無量，

亦修三種解脫門，速得成於世無上。

供養諸佛常悲身，如此供佛世無比。

若有菩薩不捨戒，於彼末代惡世時，

是人能供一切佛，過去諸佛及現在，

及以未來最勝尊。若有惡世持禁戒，

十方諸佛見是人。菩薩若於後惡世，

持於清禁佛所歎，是為我子能護法。

爾時，佛告月光童子：「乃往過去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曠大阿僧祇劫，于時有佛號曰聲德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童子！彼聲德如來安置無量不可思議數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諸人天而修佛業已，然後入於無餘涅槃。

「童子！是時有王名曰德音。彼王於佛、如來、應、正遍知涅槃之後，為供養聲德如來故，起八十四千萬億塔，一一塔前然百千萬那由他燈明，以一切伎樂、香花、寶鬘、塗香、末香，復以一切衣服、寶蓋、幢幡——皆為供養諸佛、如來——置於塔所。

「于時德音王於如來舍利塔所獻供養已，會滿八十百千萬億那由他大菩薩眾集已，供給一切樂具——是諸菩薩皆為大法師，善能說法得無量辯才、善能顯示無量諸法真實功德。童子！爾時眾中有比丘，名安隱德，在彼會坐，年在弱冠，顏艶髮黑，住於童真賢妙之行，曾不受於色欲之樂，始受具戒初夏之時。

「童子！爾時德音王請大菩薩眾，為欲滿足六波羅蜜菩薩藏、大陀羅尼善巧方便自在無礙，是故於其夜中請大菩薩眾在於佛前而為法會。時百千萬那由他燈皆悉熾明，掃灑堂宇、散種種花、敷種種妙衣。

「時德音王與其後宮妃后、婇女、及於輔相城邑人民與諸眷屬以眾伎樂、執持塗香、末香、花鬘、衣服、寶蓋、幢幡，悉皆出已供養佛塔；供養已訖，共八萬宮人——為聽法故——皆昇高殿。爾時，無量天人為聞法故悉來集會。

「爾時，安隱德比丘見百千億那由他燈熾然遍照，觀大眾會即作是念：『我亦行於大乘，樂求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若我今欲獲是三昧者，應當供養此佛廟塔。我今當作如斯供養，令諸天、人、阿修羅等生奇特想，歡喜踊躍得法光明，令我供具映蔽彼王所有供具、令德音王及宮人眷屬見我供養皆悉歡喜。』

「爾時，安隱德菩薩見於大眾在於塔前為聽法故，即於其夜在佛塔前衣纏右臂以油塗之，為供養佛故而熾然之。時安隱德菩薩住增上信、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右臂已，其心無異、顏色不變。

「童子！爾時安隱德比丘然臂之時大地震動，其明映蔽無量百千行燈悉無光照，以此臂光遍照十方。爾時，安隱德菩薩歡喜充滿，於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以和雅美妙辯正言音辭句而作歌頌，令諸大眾悉皆普聞。爾時，眾中萬二千忉利天子心生歡喜設種種供養，皆為法故而來會此。

「爾時，德音王在高樓上，并後宮眷屬妃后、婇女，見安隱德比丘然其右臂，烔然紅焰遍照諸方。見已，心作是念：『此比丘必獲神足，乃作如斯希有變現，於其身命無有悋惜。』

「爾時，德音王見安隱德比丘希有神變心生愛樂，以淨信心及自善根力之所熏資，與諸后妃、八萬婇女從千肘高殿放身投下——為欲見此菩薩比丘——恭敬善根之力得現果報，即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摩睺羅伽之所護持不令墮落。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摩睺羅伽護持力故，是德音王及后妃、婇女，雖墮高殿而於身心無所傷損，不疲、不怖。

「爾時，德音王兩手抱臂而大號泣，一切大眾皆亦如是，以見安隱德比丘然其臂髆如瞻波花鬘，臂復纖長如象王鼻；一切眾人見者奇歎，莫不呼嗟、悲泣雨淚。

「爾時，安隱德比丘見此大王及諸人眾皆悉悲泣懊惱，而問王言：『大王！何故悲號墮淚及諸大眾悲啼乃爾？』

「于時德音王以偈答曰：

大智安隱德！聰慧勝法師！

見汝然身分，以是故哀泣。

汝顏甚端妙，猶如熾火聚，

見汝毀身分，故增我憂惱。

汝然右臂時，光耀十方界，

映蔽於諸燈，星月復不現。

大地悉震動，汝心無傾搖，

我心起於敬，知汝非凡夫。

於其千肘殿，共八萬宮人，

我身自投下，身竟無諸患。

善哉！汝淨智！善哉！意無上！

善哉！精進士！善哉！成大信！

汝然身臂時，其心無動異，

發於歡喜心，兼復說妙法。

猶若圓滿月，復如淨空日，

如須彌山王，端妙亦如是。

我作如是願，滿足大精進，

故捐所愛身，利益於眾生。

愛法故悲啼，喜樂廣無垢，

汝已毀身分，故我極憂惱。

天人所供者，無邊勝辯才，

安隱德報王，便說是偈言

不以無身、手，故名闕身分；

若不持戒者，是名身分缺。

以此臭穢身，我已供如來，

難思議福田，一切世間塔。

若人三千界，滿中七寶沙，

於佛、世尊所，為菩提故施，

雖有施此供，餘供復勝此，

若能知法空，便能捨身命。

我今說實語，大王！願諦聽，

并及此眾會，一切聽我言。

若我審決定，得成無上者，

如此實不虛，令地六種動。

說於此語時，大地便震動，

見於希有事，諸天大歡喜。

人天歡喜已，發於菩提心，

無量難思眾，皆趣無上智。

安隱德比丘，利益一切眾，

安處億眾生，置於無上智。

以此實法言，推體皆無實，

此語審不虛，令臂還如故。

若此法審實，安隱名亦無，

十方悉推求，空故不可得。

諸法猶如響，聲出於其中，

求聲不可得，如是知諸法。

畢竟了達者，於空無所畏，

彼人語真實，相火不能燒。

所有世眾生，天、人、夜叉、龍，

一切智威力，悉令悟寂定。

若人及與天，所有世苦難，

不退轉威德，一切速能壞。

說於此語時，身臂還如本，

安隱德比丘，身相具莊嚴。

諸天千億數，住淨虛空中，

信心以曼陀，散彼比丘身，

此皆過人花，遍滿閻浮界。

天女億那由，伎樂諸歌詠，

安隱德比丘，作大師子吼。

牟尼如來尊，令餘億佛土，

各各於己剎，彼清淨大士，

安隱德比丘，傳說其名號。

比丘、比丘尼、清信士男、女、

天、龍及夜叉、乾闥、緊羅等，

彼聞決定業，安隱得離垢，

信心求道者，其數如恒沙。

安隱德比丘，聰慧得自在，

為於佛智故，然臂不為憂。

彼人於千剎，變身如恒沙，

臂光遍照曜，猶如劫盡火。

雨以眾香末，遍滿一切土，

下至於大地，上天悉來集。

一切供養具，莊嚴於此剎，

其地滿真珠，供養安隱德；

一切眾寶花，莊嚴於此剎，

龍雨妙真珠，供養安隱德；

復以一切寶，嚴飾於此剎，

龍雨寶莊嚴，為供安隱德。

最勝釋師子，住於耆闍山，

於諸比丘前，而作師子吼。

安隱德我是，德音是彌勒，

於彼千億劫，共修菩提行。

時見持戒者，安隱德智慧，

無量諸女人，悉變為男子。

諸佛悉授記，終無有疑惑，

彼速得成就，證世自然智。

聞於此經已，說決定功德，

於己不生著，應學如是法。

月燈三昧經卷第七

#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童子！是以菩薩摩訶薩為欲樂求是三昧故，應修善根，行於法施或行財施，以此檀度以四種迴向而迴向之。何等為四？一者、過去諸佛善巧方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我亦得是善方便，以此善根迴向菩提，是名第一迴向。二者、於善知識所聞說如是善巧方便，受持、讀誦而修學之，以此方便令我得成無上菩提，願我長夜恒得值遇，以斯善根而迴向之，是名第二迴向。三者、願我所得資財共一切眾生受用，以此善根而迴向之，是名第三迴向。四者、願我己身一切生處得財、得法，攝護利益一切眾生，願我常得如是之身，以此善根而迴向之，是名第四迴向。童子！以此四種迴向，應以一切善根而迴向之。

「復次，童子！菩薩摩訶薩求是三昧故，若在家、若出家，以不諂曲心奉事持戒人。若有能持是三昧者——若出家、若在家——是人若遇病苦垂困，若能以己身分肉血除彼患者，若有成就增上信心，菩薩以不動心及清淨心應當給施。

「童子！乃往過去過阿僧祇阿僧祇無量無邊不可稱不可量廣大不可思議劫，爾時有佛號曰不可思議願勝起王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彼佛、如來、應、正遍知即於是日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變作無量無邊應化諸佛而為說法，善能調伏無量眾生，安置無漏阿羅漢道；亦復建立無量眾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是不思議願勝起王如來即於此日壽盡入無餘涅槃，正法住世八萬四千億那由他百千歲。

「童子！是不可思議願勝起王佛正法滅後，於末世時乃有無量執見比丘，彼諸比丘於如是等修多羅中不愛、不樂、不生信心、誹謗毀訾。若有能持此等經者，為彼惡侶逼惱其身、口言呵毀乃至奪命。彼惡比丘為貪利養及恭敬故，殺於二萬受持此經諸比丘等。

「童子！彼時於斯閻浮提中有一國王名曰智力，受持正法、護持正法、本願成就，曾於先佛殖眾善根。

「童子！昔時於此閻浮提內有一法師名曰實意，受持如是三昧經典，入於王宮為善知識，有大悲故能為救濟利益憐愍。彼王憙樂見此比丘無有厭足，聽法語論、往詣奉事、親近供養、諮請問難，聞說能持、善能酬答。

「時彼比丘善解廣略相收之義，威儀、諸行悉皆具足，善能通達陰界諸入；善知一切眾生和會分離、離已復合，亦知眾生威儀、諸行樂欲性習，善知眾生根、力、精進，善知差別智慧性習、善知諦相應及不相應；酬答語言於義決定辯才深妙，亦能善知調伏眾生；含笑先語，見者愛樂，遠離嚬蹙，其心廣大，安住如是四無量心大悲相應，一切異論所不能壞。

「童子！爾時智力王有女名曰智意，年始十六，顏貌端正、形色姝妙，姿容充滿無不備具，彼實意比丘以為師導。

「時彼比丘四大不調，於右髀上生惡黑瘡難可療治，一切醫師捨之而去。時彼智力王見是比丘病篤困苦，恐其死沒，號泣墮淚，及諸妃后、八萬婇女，并及國土城邑人民、太子、諸官軍、眾將帥、守門防邏，及以奴婢、親從左右并餘大眾，見此比丘悉皆啼泣。

「童子！時智力王先有親屬命終生天，於王夢中現面勸化而作是言：『此比丘病要須未交童女新血洗之、亦用塗瘡，復取其肉煮之為羹，以種種味而調和之，與飯共食乃可除差；若不得此藥，定難可起。』

「爾時，智力王見如是夢，覺已至明，即從臥起入於後宮，集諸宮人具說斯夢：『我見是事。誰能施此病比丘藥，令我善知識、說善道者而得除愈？』

「童子！爾時一切內外宮人、婇女都無堪者。童子！爾時智意於父王所聞是語已，知病比丘須如是藥，聞已歡喜，身心踊悅，作是思惟：『如父所言，我今此身未曾交合，施其尊者新血、肉等。我於宮內最為幼年，於此法師阿闍梨所深生敬重，身、口、意淨，求無染智，以身肉、血施無著法師，持己身肉以種種味而調和之。我應為此病比丘藥，令我大師病苦消除得起平復。』

「爾時，智意即持利刀——深心住法——割身股肉，其瘡血流，持此新肉調種種味而作羹臛，以金椀盛取身上流血，即奉王勅喚病比丘來入宮內，於父王前置席令坐，血洗瘡已又用塗之，復持此肉調以種種其餘勝味而作美食，為獲福故奉施法師。

「時彼比丘不知不覺、不疑有過，即便食之。是病比丘食此食時患苦即除。

「爾時，法師病苦除已身安快樂，而為智力王說勝妙法——為求是三昧故——令此宮內一萬三千諸婇女等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智力王即便說偈問其女曰：

汝於何處而獲此，新好人肉及以血，

能為病者作美饍，令是比丘得安樂？

遣誰何處殺何人，乃獲得斯勝好肉，

以諸異味共和合，復得淨血而洗塗？

法師食於此食時，并用新血洗塗瘡，

能除如是大惡患，令彼尊者獲喜樂。

於本親屬天神所，我從夢中聞是言

若能得於如是藥，乃可除彼比丘病。

要以人身新出血，塗洗法師毒惡瘡，

調和人肉令香已，而為彼食故奉獻。

比丘但用此方者，即時病患必消除，

惟有斯藥堪救療，不假餘法王速辦。

我覺寤已從臥起，即入後宮說是言，

一切宮人聞此語，悉皆默住無堪者。

吾時復告宮人言，頗有能為如此事，

捨己身分新血肉，和以種種餘美味，

用斯藥食奉施彼，復以淨血而洗塗，

法師比丘黑惡瘡，此方乃可得痊愈；

若不以於如是藥，療治比丘惡瘡者，

法師必當便死歿，正以闕於此方故。

是時宮人聞斯語，咸皆默然不復言，

無有能為此惠施，如是血肉之方藥；

乃至一切三界人，都無能捨自身肉，

宮中一一普遍告，寂然無有一言堪。

我心敬重是比丘，眾人咸各愛自身，

以其戀著己身故，不能割捨自肉血。

善哉！語我何處得？我時聞已心歡喜，

聞父尊重勝妙言，其心勇猛不怯弱。

智意童女報父曰，願父淨心賜垂聽。

於己自身不愛戀，亦不計著於我想，

能以勇猛捨自身，為求無上菩提故。

惟願父王更賜聽，訪求人肉了不得，

是故便割自髀肉，調以眾味奉法師。

不殺他人非死肉，割身為作廣利益，

比丘既得免患苦，我亦當獲無量福。

王即問汝割身時，不甚為於苦逼惱？

汝速備藥自塗瘡，勿令身將受大苦。

聞其父王愍念言，惟願大王復賜聽，

聞已深思正法行，業果如是不思議。

我從父聞天所言，於己身命不顧戀，

以信敬心而奉施，是故自捨新肉血。

以己身分作利益，得除比丘毒惡病，

我今既為無量福，以不堅身易堅身。

其女復作如是言，惟願父王更少聽，

聞於實法願受持，觀彼業果不思議。

往昔造於不善業，眾生由癡墮惡道，

身肉銷盡還復合，是故業報難思議。

初時惟有形骨鎖，念頃身肉還更合，

況復造作善業者，隨心所欲寧不得？

雖割身肉初不痛，其瘡流血亦無苦，

若割一切身分時，思念法故無瘡處。

我於正法深愛樂，是故割肉而奉施，

一切有為猶如幻，身瘡還合亦如本。

譬如優曇鉢羅花，經無量劫或能現；

比丘法師亦如是，閻浮提中時一見。

猶如閻浮金聚光，若有觀者無厭足；

法師實意亦如是，天人瞻仰無有厭。

喻若飲於清冷水，熱時能去燋渴患；

比丘法師亦如是，能除眾生諸渴愛。

我捨股肉奉法師，并施己身新淨血，

除彼法師四大苦，佛所歎者我已作。

聖者成就相應德，及持如此勝實定，

我已供養彼比丘，願斯福善得成佛。

如香芬馥甚可樂，隨順時香勝栴檀，

妙香普熏無不遍，持戒定者亦如是；

猶如須彌最端嚴，遍照十方殊可愛，

光耀地上及虛空，持戒法師亦如是。

若人清淨深信樂，建立最勝妙寶塔，

復有餘人來敬養，轉增造者最勝福；

法師說者亦如是，我以淨心令安隱，

割捨自身新肉血，我今已造正法塔。

若有塔廟垂欲倒，智者扶令不傾動，

復有人來供養塔，能令扶者獲勝福；

比丘知法塔亦然，我以良藥除彼患，

此能演說勝妙法，安置眾生無上道。

法師比丘若殞歿，斯法云何而得聞？

父王當知比丘喪，即便失是三摩提。

法師亦如淨妙燈，療治眾生煩惱闇，

安住廣大三摩提，救濟惡道諸群生。

比丘所行不可測，恒常安住於大心，

決定句義已善學，諸惡異論不能壞。

於其無量億劫中，永不復受女人身，

如佛所說上敬法，我於法師已恭敬。

其佛世界如恒沙，滿中寶物奉如來，

餘有淨心施足、指，此福於彼最為勝。

如是女人死滅後，便得見於千億佛，

悉於彼佛得出家，受持如是勝三昧。

於諸兩足尊佛所，及般涅槃最後時，

如是一切常出家，佛子清淨無穢染。

亦於燈明如來所，彼佛法中修梵行，

我時得轉於女身，為大法師說勝法。

智力王者彌勒是，恒常勇猛護持法；

法師即是然燈佛；昔王女者我身是，

能捨身肉無顧悋，供養功德自在者，

恒常遠離諂曲心，為求如是三昧故。

見彼比丘病苦逼，爾時所有啼泣者，

一切皆獲不退地，畢竟永離諸惡趣。

彼人無復眾惱逼，亦離謗法及病苦，

五根具足不殘缺，心亦無有諸憂刺，

一切端嚴皆殊妙，功德威神常熾盛，

百福莊嚴三十二，皆由供養病者故。

彼於我法悉出家，於其後代末世時，

若能持我正法藏，彼當得見千億佛。

受持恭敬我法者，是為攝持菩提種，

廣能利益諸眾生，當得見於阿閦佛。

聞我行勝菩提行，便得獲於聖所愛，

一切本生莊嚴事，奉勝供養諸如來。

比丘多聞、持禁戒，見已淨心而奉事，

復能遠離諸恚慢，恒為最勝大福故；

速離一切瞋慢已，供養我子護法者，

無量億劫離闇冥，終不墜於惡道苦。

諍心畢定墮惡趣，雖持禁戒及多聞、

供養諸佛廣行施，蘭若禪等莫能救。

爾時，長老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於如來、應、正遍知所少有諮問，願佛聽許，隨問為說。」

爾時，佛告阿難：「汝歸本坐，如來、應、正遍知恣汝所問，我為汝說，令汝心喜。」

爾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唯然受教，修伽多！唯然受教，婆伽婆！」已蒙聽許，於是阿難即便謦欬而作是言：「世尊！何因緣故，餘一一菩薩行菩薩行，遇截手、足及以耳、鼻，或挑兩目、割其身分，於種種苦悉皆忍受，而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作是問已，佛言：「阿難！汝若知我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備受苦者，汝尚不堪興意欲言，況能發問？阿難！假使有人從足至頂烔然熾焰，復有餘人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丈夫可來，於此熾然不滅之身與五欲合，隨意所受歌舞戲樂。』」

佛言：「阿難！於汝意云何？是人不滅熾然身火，隨意所受歌舞戲笑五欲樂不？」

阿難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言：「阿難！是人未滅身火，或可能受五欲之樂、歌舞喜戲；如來不爾，往昔行於菩薩行時，見三惡道受苦眾生及諸貧苦，終無悅樂。

「阿難！若過去菩薩修菩薩行時，成就不缺戒、不穿戒、不尤戒、不雜戒、不取戒、不動戒、不濁戒、不壞戒、不淺戒、不現相戒、不相違戒、正直戒、如要誓戒、攝眾生戒。阿難！如是成就諸戒菩薩摩訶薩行菩薩行，終不逢遇截手、刖足、割耳、劓鼻、斬首、挑目，及餘身分亦不受於種種諸苦，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難！乃往過去阿僧祇阿僧祇劫廣大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不可量無有分齊，彼時有佛號曰寶蓮花月淨起王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阿難！彼時寶蓮花月淨起王佛壽命九十九億那由他百千劫，彼於一切日月時中令九十億百千眾生安住佛法而不退轉。

「阿難！彼時寶蓮花月淨起王如來、應、正遍知般涅槃已，正法滅後、末法之中，於此修多羅無量眾生而厭惡之、無量眾生而遠離之、無量眾生而違背之、無量眾生而棄捨之。大可怖畏時、大厄難時、不雨時、若多雨時、非時雨時、飢饉時、邪見時、求外道語言時、惡獸夜叉時、雷電霹靂時、壞佛菩提時，有七千菩薩於城邑王都聚落人民，從此而出至普賢林中依彼而住，與善花月法師俱。時彼比丘為彼眾說陀羅尼法門。

「阿難！是善花月法師於一時中獨處靜坐，以天眼界清淨過人見多億菩薩——殖諸善根——於餘佛世界沒而來生此。『彼若得聞是陀羅尼法門，便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得聞此陀羅尼法門者，即便退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善花月法師作是念已即從三昧起，往詣彼大菩薩眾所。到彼眾已而作是言：『善男子！我今欲詣城邑聚落而為眾生演說法要。』

「爾時，大菩薩眾白善花月法師言：『我等一切諸菩薩眾不樂仁者從此林出向彼王都城邑聚落。何以故？有無量我慢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像法時憙奪人命。』

「爾時，善花月法師白菩薩眾言：『若我護惜其身命者，則不能護去來現在諸佛法也。』爾時，法師即說偈言：

恒常不住於我想，乃能護持如來法，

諸佛廣大勝菩提，於惡世中能顯示。

若離一切取我想，亦離眾生及壽命，

於諸色、聲、香、味、觸，能速離者護佛法。

若供百億那由佛，清淨信心施餚饍，

亦施燈鬘及幡蓋，至於恒沙多億劫；

若於正法衰末世，如是佛法欲滅時，

於一日夜能護法，如是功德勝於彼。

我為人中聖師子，正法滅時置不護，

不得名為供養佛，又亦不名敬導師。

汝等安樂自利益，善自將護於己身，

於正法律莫放逸，應常安住修慈行。

護持正戒而不雜，清淨皎然無垢穢，

便為供養一切佛，所有過現諸如來。

施勝法寶恒修忍，靜處習定善調柔，

離諸鬪諍行妙因，往詣城邑救眾生。

大智勝仙將欲下，或有悲泣或頂禮

願觀林樹香可愛，智者莫去救我等。

往昔導師具十力，諸根寂靜善調柔，

詣彼山林閑寂處，趣於無上勝菩提，

又能善行菩提因，修集福德及智慧，

住林隨順而學彼，大聖威德願勿下。

汝身相好特微妙，頭髮紺青甚可愛，

皮膚光麗如金色，輝赫照曜於大地，

眉間毫相殊可愛，猶如珂貝鮮白光，

勿令餘人起妬嫉，國主、大臣或奪命。

「阿難！爾時，善花月法師即於彼菩薩眾而說偈言：

所有過去諸如來，一切種智漏盡者，

悉皆利益於三有，證於無上勝菩提。

為求菩提修勝因，積集福德及智慧，

習學彼故常修行，為欲救濟眾生故。

一切右遶智神仙，頭頂接足而敬禮，

戀仰歎息皆呼嗟，高聲悲叫悉號切，

或有從高而墜墮，悶絕猶如大樹倒。

不以彼言便退轉，福仙為利諸眾生，

仙持衣鉢欲辭去，猶如雄猛師子王，

都不顧眄於得失，以其安住法性故。

勿令我止山林中，損減眾生諸善根。

彼便往詣勝城邑，為欲利益眾生故。

「阿難！爾時，善花月法師即便往詣城邑村落為諸眾生而應說法。

「是比丘於清旦時令九億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轉，然後次第遊行至彼珍寶王城，於畢鉢羅樹下坐。時彼比丘夜坐到明，入其城內，令三十六億眾生於佛法中得住不退轉。

「爾時，比丘一日不食；不食已，遂出王城詣佛爪塔所，一日一夜竚立恭敬。時彼比丘復至明旦到第二日猶故未食，還復入於珍寶王城，令二十三億眾生安住佛法得不退轉。

「於第二日不食已，復出王城詣佛爪塔所日夜竚立，夜分盡已暨于清旦。到第三日仍故未食，還入王城，安置九億百千眾生於佛法中住不退轉。

「第三日不食已，復出王城至佛爪塔所日夜竚立，夜盡到明。至第四日猶故未食，還復入彼珍寶王城，安置九十百千眾生住於佛法而不退轉。

「於第四日斷食出城，詣佛爪塔所日夜竚立，夜盡至曉。到第五日猶故未食，還入王城，安置一切大王宮內及彼城邑聚落人民於佛法中令不退轉。

「第五日不食已，復出王城詣佛爪塔所日夜竚立，夜盡至明。到第六日仍故未食，令王千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轉。

「第六日不食已，還復出彼珍寶王城詣佛爪塔所，於其日夜竚立恭敬，夜盡到明。至第七日猶故不食，詣王城門。

「爾時，有王名勇健得。時王從後宮出，昇於金車——白銀欄楯，勝妙栴檀以之為轅，毘琉璃為輪，上張幡蓋、寶幢莊飾，寶樹嚴列，諸繒羅網彌覆車上，垂眾絹疊——有八百童女執持寶繩而牽寶車，其女端正具眾妙色；愚者愛樂，非智人也。有八萬四千剎利豪族侍衛於後，復有八萬四千婆羅門豪族及八萬四千長者豪族悉皆侍從，亦有五百玉女昇於種種寶莊嚴輿在王前行。

「彼女俱時見是比丘，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獲不退轉；六百八十萬宮人悉見是比丘，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爾時，眾人皆脫瓔珞及寶革屣，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咸皆合掌向彼比丘作禮恭敬，在前而立。

「爾時，女人——宿殖善根之所熏資——即下寶輿，偏袒右肩，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合掌敬禮彼比丘已而說偈言：

今日威光遍照耀，於斯珍寶王都城，

由是比丘入城故，眾人咸各住瞻仰。

斷除一切愛欲過，亦離瞋恚及愚癡、

嫉妬、妄想、眾結縛，一切悉皆能盡滅。

是時勇健得大王，當爾出遊無人觀，

兒等及餘諸眷屬，咸皆無有從王者。

比丘處彼大王眾，端嚴殊特無有比，

猶如十五圓滿月，一切眾星所圍遶。

身如莊嚴真金像，復加工匠所瑩飾，

猶若樹王妙花敷，比丘端嚴亦如是；

又如帝釋大威德、千眼天主遊昇空、

須彌山頂忉利王，比丘入城妙亦然；

譬如梵王處梵眾，又似化樂天王主，

欲界夜摩甚端嚴，比丘入城妙若斯；

如日照耀於虛空，千種焰光除幽冥，

遍照一切諸十方，比丘入城妙亦然。

無量劫來廣行施，恒常護戒無穢雜，

修於忍辱世無倫，以相嚴身妙如是；

能起精進聖所讚，勇猛勝心修四禪，

起智斷於煩惱網，是故比丘照世間。

佛雄無比人中上，過去已澍勝法雨，

未來、現在亦復然，是彼法王之真子。

願此比丘常無變，其色光照一切世，

見汝威德及聞聲，映蔽王威都不見。

汝自己身證於法，受行佛教遊世間，

我等願捨此女身，亦當得如彼比丘。

彼女一切皆合掌，說偈以散嚴身具，

勝妙金鬘、珠瓔珞、耳璫及以頸金鎖。

勢若輪王觀大地，遊四天下起子想，

國王、剎利、四姓等，於彼均心無憎愛。

比丘已學陀羅尼，分別根、力、覺正道，

猶彼滿月處眾星，亦如日輪光照耀。

歸命十力調伏者，若人百劫讚不盡，

無量千億多劫說，不能盡其一毛德。

若轉法輪智慧句，微細無垢難見法，

沙門、魔、梵、婆羅門，敬禮醫王無比子。

女說偈已皆歡喜，地散珠金布妙衣，

髻珠瓔珞直百億，施彼比丘為菩提。

「爾時，勇健得王作是念：『此諸宮人心皆變異，違叛於我。云何知也？悉脫臂印及珠瓔珞，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於此比丘合掌作禮。』時勇健王見善花月顏容端正，自顧形貌不如比丘，尋即驚怖，恐奪王位，極大瞋怒。

「時彼比丘住於王道，吹塵入目，視瞬動瞼。時勇健王作如是念：『比丘染心著我宮人，瞬眼期會。誰有能殺是比丘者？』爾時，勇健得王具足千子侍從其後，便詔兒言：『汝今可斷是比丘命。』

「其王千子為比丘故，不受王教。王作是念：『兒等尚不受我教勅，我今獨一而無伴侶，誰復能殺是比丘也？』時勇健王有旃陀羅名曰難提，常令殺戮，毒害兇暴無所顧惜。王見難提歡喜踊躍：『必能為我殺是比丘。』尋時勅喚。時彼難提即詣王所。王語之言：『汝今能殺是比丘不？若能殺者，當重封賞。』『唯然，大王！我當奉勅。隨王所遣，我能殺之，即於是日便斷其命。』王告難提：『汝應當知今正是時，宜執利刀截彼比丘手、足、耳、鼻，以其染心看我宮人，當以鐵鈎挑出其目。』爾時，難提即受王勅，手執利刀割截比丘手、足、耳、鼻、并挑兩目。

「王殺比丘已尋詣園林；是時眾人悲號懊惱，還復入於珍寶王城。

「爾時，勇健王七日之中在於園苑心無悅樂，都不喜戲亦不娛樂。過七日已，從園而出還來入城，於其王路見此比丘死經七日棄之於道，七日之中形色無變。爾時，勇健王便作是念：『比丘死來經於七日身色不異，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定得不退轉，無有疑也；我造惡業，必墮地獄受苦不久。』作是念時，有八萬四千諸天在於空中一時同聲：『如是，大王！如汝所念、如汝所言，此比丘者真是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王聞是語驚怖戰悚，身毛皆竪，心生悔恨。

「爾時，勇健得王憂愁苦惱、心悔恨已而說偈言：

吾捨王位及城邑、金、銀、真珠、摩尼寶，

愚癡無智惡業者，我持利刀當自殺。

昔時善花月法師，三十二相而莊嚴，

入於王城光普照，猶如滿月星中王。

我為愛欲所惑亂，婇女圍遶出城遊，

昇於寶車剎利從，端正妙眼而來至。

女見比丘皆欣悅，咸以喜心散金鬘，

一切女人皆合掌，說偈歌歎彼比丘。

我時娛樂出遊觀，剎利圍遶乘寶車，

遇值端正妙眼人，是大威德如來子。

吾時見彼起惡意，嫉妬、瞋恚生害心，

以見比丘入王城，眾女覩之欣喜故。

光明遍照於四方，如月得出修羅口，

眾人皆發於大聲，婇女見之悉歡喜。

我昔出於麁惡言，普皆告勅其千子

速殺比丘為異段，斯是我之大怨家。

一切童子悉持戒，憐愍愛念是法師，

咸皆不受我教勅，吾時心懷極憂惱。

見是比丘持淨戒，智慧相應如慈父，

我時瞋心遣令殺，不慮阿鼻及後悔。

時見難提住王路，毒害與人作苦惱，

我為惡教勅彼人，截此比丘如花鬘。

普賢林處甚端妙，眾仙臻萃香芬馥，

彼諸大眾失法師，猶如一子失其母。

比丘可起詣賢林，以廣利益諸人眾，

汝今既入此王城，彼眾將至大悲泣。

妙花、幢幡列在右，左廂端嚴亦復然，

以諸妙衣布道路，比丘速起說妙法。

汝入王城已經久，彼眾必當大悲哀，

於彼佛法未盡時，不令斷於汝命根。

假使有人大威神，廣名流布遍諸方，

具足勢力迴大地，悉皆映蔽三千界，

解脫苦箭離憂患，得聖歡喜相應法，

彼若見聞尚生惱，況諸世間不荒迷？

花月法師如山王，三十二相以莊嚴，

喻若眾女爭花鬘，俄爾分析作異段。

我造尤重不善業，墮彼阿鼻無能救，

於諸佛所極遠離，以其割截比丘故。

非子、諸親能救我，輔相、諸貴及僮僕，

我既造於重惡業，是等眾人莫能救。

過去、未來一切佛，及今現在十方者，

十力導師離煩惱，心如金剛我歸依。

見彼比丘作異分，諸天悲泣悉號叫，

往告彼諸菩薩眾，花月比丘為王殺。

聰明利智法師者，具大威德名遍聞，

安住陀羅尼菩薩，今在王城而被殺；

經無量劫廣行施、護戒不動無穢雜、

能修忍辱無比者，今在王城而被殺；

無量劫來常精進、增上勝心修四禪，

起智能斷煩惱者，今在王城而被殺；

棄捨一切於身愛，亦不顧戀其壽命，

從彼普賢林中出，今在王城而被殺。

彼林大眾入王城，高聲悲叫悉號泣，

見此比丘身數段，一切悶絕而擗地，

是諸比丘啟王言，大王！法師有何過？

持戒無缺大名稱，能知宿世無邊事。

於彼總持得究竟，善解世間悉空寂，

為諸眾生顯無相，棄捨一切諸願想。

演說微妙音可愛，諸根寂靜善調柔，

了達過去宿世事，超出一切諸世間。

當得為佛自然智，於彼世間最希有，

淨眼明見無暗障，是謂慈心所照矚。

貪愛婬欲甚鄙穢，能生苦惱喪天趣；

習欲之人離多聞，名為損減智慧者；

媅著愛欲為盲人，便能傷害於父母、

亦復能害持戒者，是故應當棄捨欲。

大王若習於愛欲，便失威德勝自在，

趣向尤惡地獄中，生於大怖極苦處。

殺害聰慧勝法師，造作如是重惡業，

若欲志求菩提者，應當遠離如是惡。

勝妙色、聲、香、味、觸，其心勇猛能棄捨；

身、意皆空猶如幻，眼、耳、鼻、舌亦復然。

修習施、戒無倫匹，忍辱、精進亦如是，

已到禪定、智彼岸，堪能利益於眾生。

一切世間諸天人，能以慈心觀如來，

彼眼能除大闇冥，悟解最勝上菩提。

歡喜信心捨樓閣、象、馬、車乘及床敷、

一切輦輿、牛、羊等、國界、城邑、諸村落、

棄捨王位、并金、銀、真珠、頗梨、及珊瑚、

頭、目、妻子悉能施，為求無上菩提故。

歡喜供養無有比，妙花、塗香及末香、

種種諸幡、勝幢蓋、美妙歌音眾伎樂。

於諸有中離願想，了知三界悉空故，

是以十力相莊嚴，光明遍照於十方。

色、欲二界而不著，及以無色亦復然，

若住菩薩總持者，脫捨三界如蛇皮；

無有我想、眾生想，亦無男想及女想，

彼修梵行無穢雜，菩薩安住總持故；

有事、無事想悉無，安、不安想亦復然，

非非數想、非數想，以住菩薩總持故；

非有、有想悉皆無，非有命想、眾生想，

非有村想及城想，菩薩安住總持故；

非非貪想、非貪想，非非瞋想、無瞋想，

非非癡想、非癡想，以住菩薩總持故；

於其諸根及以力、禪定、道品皆不著，

悉能棄捨於三有，菩薩安住總持故。

不為貪、瞋之所染，亦無癡亂、諂曲心，

見佛十力設供養，智者不悕生天處。

從他聞於深妙法，不起一切諸疑惑，

譬如器盛清淨油，盡、無盡相理亦然。

正以貪戀故生愛，此則名為大煩惱；

亦以瞋嫌故起憎，斯則名為惡怨怖；

智者遠離此二邊，是謂能趣勝菩提，

得為十力人牛王，出過一切諸世間。

悉捨一切內、外事，安住實際法性中，

護持禁戒善清淨，無穿、無缺、無穢濁。

彼於淨戒無間雜，亦復無其羯磨法，

智人棄捨於二邊，能悟無上大菩提。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 月燈三昧經卷第九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於往昔修行時，為王號曰勇健得。

爾時有城名珍寶，彼王出城詣園林，

乘駕寶車遇比丘，端正殊特甚微妙，

三十二相以莊嚴，光明普照於十方。

善花月名遍諸域，安住慈悲能利益，

為救眾生故入城，功德威勢極端嚴。

我時顏貌不如彼，遂起增上妬嫉心，

愛欲媅荒所纏結，恐彼比丘奪王位。

昔具千子為眷屬，乘駕寶車從我後，

種種寶冠自莊嚴，行如忉利諸天子。

於彼子中五百子，悉著妙寶摩尼履，

寶冠、瓔珞自嚴飾，金網彌覆於車上。

婇女、眷屬有八萬，一切端妙悉嚴麗，

昇於寶輿見比丘，端正猶如須彌山。

彼見悉皆如父想，各發無上菩提心，

從彼受於淨梵行，脫勝瓔珞散比丘。

我尋起上嫉妬意，便生瞋怒穢濁心，

豪富惑亂勅子言，可殺我前立比丘。

諸子聞父教勅已，深懷憂惱白父曰

願王勿作如是語，我終不能殺此人。

若有割截我身分，經於恒沙多億劫，

終不能殺是法師，以從彼發道心故。

於彼尊所發是心，願我得佛人中勝，

趣菩提者不為惡，我等悉是佛日子。

王聞諸子如是語，即勅奴言喚旃陀。

速呼魁膾殺比丘，在我宮人前立者。

尋時將於殺者來，號曰難提極暴惡，

手執利刀而鑒治，截此比丘為八分。

比丘被斬身無血，割處流出千種光，

亦有功德吉祥輪，是文肉裏炳然現。

作斯尤重惡業已，我時為戲詣園林，

一切歌舞都不樂，思念花月法師故。

于時怱速出彼園，還來歸入珍寶城，

於是乘車詣其所，到彼割截比丘處。

即時空中聞惡聲，無量那由天號叫，

咸言惡王造重業，死墮阿鼻受極苦。

王時聞彼諸天音，心懷憂惱大怖畏。

我為無量重罪過，以殺善花比丘故。

如來具足無量智，是彼最勝真佛子，

諸根調柔心寂滅，我為愛欲故殺彼；

若有能持如來法，於正法藏滅壞時，

能於世間然智燈，我為欲故殺是人；

於諸世間為大醫，療治眾生煩惱病，

復以甘露令轉下，為愛欲故而殺彼；

受持導師勝法藏，黑闇眾生為燈明，

持陀羅尼法王者，我為欲故而殺彼；

為世演說勝妙法，甚深微細難可見，

顯說趣於道場路，我為愛故殺彼人。

其智清淨無穢雜，凝靜寂滅恒在定，

為愛所盲遂便殺，欲是苦因應棄捨。

過去、未來所有佛，及今現在人中尊，

功德無量如大海，一切合掌歸命彼。

此死趣惡阿鼻獄，於彼無有能救者，

不愛果業既自造，正由殺害勝法師。

咄哉！惡心造苦業。咄哉！王位自傲慢。

此處究竟無堅實，當捨一切而獨去。

初無欲染修淨業，悲心愛語真佛子，

獨為世親離諸過，我善花月何處去？

嗚呼！聖者具忍財。嗚呼！妙色德相應。

無諂戲論功德聚，汝今捨我何處去？

我今始知大仙言，世間為欲之所壞，

身心熱惱惡道因，如是知已捨欲行。

此死趣惡地獄中，無有能得救濟者，

造於極重之惡業，正由害彼比丘故。

捨怖疲勞王位處，奉持禁戒修梵行，

我今為彼自在者，歡喜淨心造大塔，

為供無惱智慧人、智慧之藏慚愧者，

勿令我墮三惡趣、亦離惡名及譏毀。

妃后、宮人、諸親慼、最勝輔相及僮僕、

剎利長者并諸官，王時哀泣向彼言。

汝等為我速具辦，種種勝妙諸香木、

名衣上服及蘇油，俟用燒此比丘身。

汝今於斯速積集，一切勝妙眾香薪、

隨時栴檀沈香汁、蘇卑力迦及龍腦、

百千衣服蘇油塗，悉皆纏彼尊者身。

我以增上信重心，種種供具而供養。

聞彼大王教勅已，第一輔相城中民，

以諸香油塗香木、種種勝妙眾香末、

諸末香水而洗之，復用眾香塗其身，

以蘇油衣纏彼體，置於此身香𧂐上。

古昔牟尼尊妙軀，舍利三斛有六㪷，

彼王造作勝妙塔，種種供養恒禮拜。

塗末、香鬘、百種讚，懸諸妙鈴及幡蓋，

妃后、宮人并子孫，從此出城而往彼。

王於一日三供養，然後乃從塔所還，

勝妙花鬘以供養，寶幢幡蓋而莊嚴。

正以癡故造眾罪，於彼塔所悉懺悔，

乃經九十五億歲，恒常懺悔不疲倦。

智慧所攝勝清淨，堅持禁戒無缺漏，

日夜長受八戒齋，清淨護持不毀犯。

王為愛欲所纏蔽，自身造作不善業，

身壞命終墮地獄，在於極苦阿鼻中。

從昔以來不值遇，九十五億諸如來，

於其九十五億劫，爾所世中常生盲；

六十二億那由劫，雖得眼根還復壞；

又於一億那由生，設令得眼還復失，

亦復恒被截手、足。及以耳、鼻、脣、舌等，

人中經億那由劫，諸餘生處亦如是。

其王造作無量惡，於諸世間恒受苦，

若有欲得安樂者，念已莫作少惡業。

其王雖復懺先罪，而不得免昔所作，

造斯如是惡業已，死後當墮阿鼻獄，

斬截身、首、及四支，亦復割耳而劓鼻，

挑其兩目不可算，無量億劫為欲故。

廣造惡業酬盡已，後自剜身施他人，

所謂斬頭、并手、足、捨王及子為菩提。

所愛之妻、多財產、宮人、婇女、象、馬等、

車乘、船舫、眾妙寶，無量億生為道施。

勇健得王我身是；彼昔千子賢劫佛；

蓮花上佛花月是；魁膾即是寂王佛；

宮人、妃后及城民、親戚、知友并僕使、

勝妙剎利與城主，爾許眾人我眷屬。

若有於彼持禁戒、以信敬心供養者，

一切悉皆般涅槃，以好心故證菩提。

童子！我昔無量劫，得見離垢無惱佛，

修於勝上菩提行，往昔尚受如是苦。

若有菩薩住總持，善修慈行安不動，

彼終不墮諸惡處，供養離垢無惱佛。

若欲得佛為法王，三十二相而莊嚴，

應當護戒無穢動，說法不斷住總持。

「是故，童子！若菩薩作是念：『我今云何安樂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彼諸菩薩應當安住淨戒之聚，於一切菩薩所起於師想。」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菩薩住戒聚，以利益心行菩提，

彼人速往可樂剎，能獲上忍為法王。

是以心和安不動，恒常造作可愛業，

然後得見多佛日，速得菩提離疑網。

聞我如是最勝教，見諸比丘持淨戒，

無諂曲心而奉事，然後不久得是定。

若以恒沙諸伏藏，悉以七寶滿其中，

彼藏如是極廣大，猶如無量恒沙剎。

若有菩薩樂惠施，於其日夜常無間，

勇猛布施不暫停，經於無量恒沙劫；

若有聞此三昧者，便持一切牟尼藏，

此為無量福德聚，過於前施難思議。

如此福德廣無邊，能令滅於世間苦，

是為最上功德聚，比於施福廣難量。

隨順菩提第一藏，智慧菩薩能受持，

若有持是三昧者，名具大財勝菩薩。

是為佛法多聞海，彼人福德難盡邊，

於此勝妙難思法，便名菩薩真護持。

若有能說寂滅定，彼人菩提便增長，

惟除世師調御士，具足大悲自然智，

能獲無量諸功德，福德成就轉增上，

於其三千大千界，無有能與其比者；

餘人福德無與等，智所讚智亦復然，

若人聞是三昧者，有能受持而讀誦，

為求諸佛勝菩提，如是輩人乃與等。

出生多聞猶如海，彼人福德不可量，

受持、讀誦此三昧，如是之人所攝福。

童子！若福是色者，一切世界莫能容。

是故，童子！若菩薩，若欲供養一切佛，

過、現、未來清淨者，應當受持是三昧。

此是諸佛勝菩提，童子！汝當信我言，

如來所說無有異，我等諸佛言不虛。

昔於難思百劫中，我為是故消竭身，

常修最妙菩提行，為求如是勝定故。

是故汝應受法藏，那由他經從斯出，

此福聚廣不思議，以能獲得諸佛智。

一切眾經此為首，出生無量諸善業，

恒常無畏說是經，彼法邊際不可得。

碎壞三千以為末，或可能知諸塵數；

常說難思百千經，無有能得測量者。

此佛剎中諸眾生，出入氣息猶可知；

菩薩常所演說經，無有能知其畔際。

若佛剎土如恒沙，其中六趣諸群生，

有能測量其心數，無有知彼所說經；

無量諸億世界剎，彼界大海、河、池沙，

此諸沙數可算知，無能知彼所說法；

析一毛端為百分，可以渧數多億剎，

所有一切諸水聚，彼諸言音不可知；

過去無量億劫中，所有一切諸眾生，

其身塵數猶可算，不能知彼所說經；

十方一切諸眾生，彼之音聲可算知，

其所演說不斷絕，不能知彼修多羅。

言詞句義已善學，復能演說一切法，

廣大捷利之智慧，了知實法并問答。

智慧通達深廣義，應常知心不思議，

悉知音聲自體性，是故言說無罣礙。

名為無礙大法師，為世說法無所著，

問答解釋已善習，了達第一義諦故。

於一句中億論釋，不思議說無滯著，

學於無礙之句義，處眾演說無擁滯。

若有常住此三昧，成就無畏不動轉，

已得法力行勝行，能利無量億眾生。

猶如須彌安不動，諸有猛風莫能壞；

法師比丘亦如是，一切諸論無能異。

三千大千世界剎，其中所有諸山等，

一切風吹或動搖，比丘住空莫能動。

若能與空恒相應，是佛決定所住處，

若人定知諸法空，一切異論無能勝。

諸餘邪說不傾動、一切外論無能壞，

無有侵陵、毀蔑者，由說如是寂定故；

彼人窮盡於空法，恒常安住無量智，

於一切法無有疑，持是最勝三昧故；

諸力、道品得不難，神足、無礙辯才等，

及獲勝通亦復然，受持讀誦是經故；

死此生彼不為難，能見最勝無量智，

不思議億那由佛，持是經者悉得見。

於斯一切諸佛所，得聞如是離垢定，

成就最勝相應智，能到四種辯才岸。

於諸三千大千界，從其下際至有頂，

諸天可愛光摩尼，及以七寶悉充滿，

十方無量諸佛剎，下從大地至有頂，

閻浮提金皆充滿，悉以此寶奉牟尼。

一切世間所有寶，經無量劫用布施，

奉施如來恒不絕，深信為求菩提故；

若有比丘愛樂空，一念合掌而禮佛，

比前廣施福德聚，施福不及迦羅分。

若人得彼廣多物，信心為福故行施，

為求無等佛菩提，我知世間已校量；

若人於此三昧所，聞已受持四句偈，

是人所集之功德，前福百分不及一。

最勝菩薩行布施，未能速得無上道；

若有聞是勝寶定，彼速得於上菩提。

假使得於珍寶藏，遍滿無量恒沙剎，

種種寶物悉充滿，菩薩不以為富足；

若斷渴愛修功德，又能得是三昧者，

便具一切諸資生，庫藏盈滿備大財。

設令獲于四天下，智者於此不為喜；

若得如斯離垢定，歡喜踊躍利眾生。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被於甲冑便讚歎此三昧利益，亦為當來菩薩受持、讀誦得歡喜故，助其勢力而說偈言：

彼彼能持智人法，功德威勢救護者，

亦於諸佛能受持，廣大勝妙之法眼。

末世惡時多貪、瞋，捨不放逸常放逸，

實義滿足勝經典，誰有能得受持者？

彼彼戒、定、忍聞財，善學威儀而莊嚴，

愛樂法智解脫樹，能被慚愧勝上服，

持大智慧樂出離，是為大地法山王，

觀於世間無導師，為彼趣詣佛菩提。

彼彼調伏心寂滅，是人趣向一切智；

不調眾生令調伏，是一切智最勝子。

自證解脫令他到，於愛枝條而得脫，

於常放逸睡眾生，便能令彼得覺悟。

彼彼恒樂善調伏，亦常喜樂於法施，

不與一切妬嫉俱，好行惠施無愛悋，

見彼逼切貧眾生，常令充足資生具，

是滿功德第一道，智者一切恒修習。

彼彼勝妙大法鼓，以歡喜心而擊之，

斷除疑網解妙法，智慧堅固如金剛，

住勝聖法處眾中，能知眾生心樂欲，

演說最上甘露法，所謂勝要修多羅。

彼彼自住勝神通，能施世間最勝眼，

遣除癡闇猶如日，能生智慧亦如礦，

顯示真實除怖畏，增上智慧修禪定，

彼說最妙微細法，是名寂滅勝出離。

彼彼聞持智人敬，建立信義增上福，

能知世間勝法藏，恒常宣說美妙言，

善巧言語達儀式，是法燈明之所依，

常以善心利眾生，修行最上微妙法。

彼住法道離塵染，及以潤益寂靜信，

以法教化諸世間，得為最勝大法王，

能為無上之法尊，住於第一上恭敬，

恒常護持妙正覺，隨順轉於勝法輪。

彼彼愚癡自縱者，覩見如是惡眾生，

見心惑亂趣嶮道，臨惡趣門難越度，

興大慈悲清淨心，起已能除世間苦，

演說最勝微妙道，謂彼八正之勝路。

是為彼法廣堅固，造作無上勝法船，

能於生死煩惱海，濟渡怖畏諸世間，

觀道品空為鎧甲，得為勇健大船師，

彼岸離怖常安樂，安置眾生彼勝處。

彼彼持呪威儀行，解脫一切苦逼迫，

到於明術智彼岸，智者能知眾生欲，

覩煩惱病無所歸，諸惡過患惱世間，

以其法藥令轉瀉，如法為彼而療治。

彼彼勝說摧異論，言辭上妙而自在，

知諸言音達法義，勇健住於勝智地，

忍辱之力智戰具，而被慈愍堅鎧甲，

聖者以慧悅智人，安住法中無諂曲。

彼彼三有最勝尊，於諸眾生得自在，

見諸群生依魔道，遊行迷於正真路，

彼道最上聖無垢，而能顯示無所畏，

無量百千那由眾，往詣此道無憂處。

彼彼為世作燈明，為救為歸為洲宅，

怖畏眾生施無畏，安慰一切諸群生，

見斯百苦之所惱，猶如生盲無所覩，

然於最勝大法炬，演說顯示真實義。

彼學工巧利眾生，能獲名聞功德樂，

住於如法之技藝，令諸眾生得安樂，

一切皆得到彼岸，能為最勝大導師，

為愍世間趣菩提，令其安住無畏處。

牟尼恒常無厭足，所謂智慧及福德，

已到戒、忍、禪定岸，安住甚深微妙法。

於其他所無有厭，演說最勝寂滅法，

猶如天雨遍大地，法雨充滿亦復然。

若有眾生往其所，求解深法及名義，

於其彼所聞法寶，能除無量無邊苦。

彼之廣大諸疑惑，速以法刀而斷截，

到於戒忍三昧岸，能知眾生多信樂。

大士至彼究竟智，已善了知群生欲，

觀察眾生心所行，如心所行決定知。

其有聞彼智慧言，令那由眾得淨眼，

度於禪定解脫岸，能入安住真實道。

億那由他諸魔眾，莫能測知其心行，

猶如虛空中鳥跡，眾人悉不能測知。

調伏寂滅智慧力，安住最上聖法中；

自在摧壞諸魔力，悟解最上勝菩提。

常得達彼神通岸，能速往詣百千界，

見彼那由多億佛，其數亦如恒河沙。

淨眼無有諸障礙，悉覩十方眾導師，

守護諸根無所染，自在往於無量剎。

設令十方諸眾生，一時悉成為導師，

於彼那由他劫數，恒常讚說不斷絕，

無礙辯才而不盡，所歎之德亦無窮，

於此無等離垢定，持在心者能如是。

爾時，世尊復欲顯示此三昧功德利益說其菩薩本昔所行，亦為顯現增長月光童子力故說己本緣，以偈頌曰：

童子！汝今當善聽，我於百千劫所行，

供養百千諸如來，為求如是勝寂定。

過去不可思議劫，所有百剎塵沙數，

汝當知是所說事，有佛號曰眾自在。

彼佛如來有眷屬，滿足六十億千數，

一切漏盡無煩惱，於八解脫善決定。

是時一切諸大地，安隱豐樂無濁亂，

一切眾人悉安樂，遊行往來適悅滿，

大富饒財悉充滿，備受一切諸天樂。

持戒調伏少煩惱，色貌端正樂忍力，

猶如天宮諸天子，智者戒行、功德具。

於彼時世有一王，名聞廣大號善化，

是時彼王有諸子，滿足五百具念慧。

爾時勝王於佛所，捨彼六百萬園林，

妙花果樹而莊嚴，奉佛具足大悲者；

造寺備滿六百萬，經行床座亦復然；

袈裟、衣服億百千，敷置經行止息處，

如是無量百千種，沙門一切所須具。

彼時勝王信敬心，悉皆奉施於善逝，

成就一切福德力，形色端嚴甚可愛。

彼王常以十善道，自己及他悉安住，

眾人百千那由他，隨從於王詣佛所。

手執妙花及塗香、勝蓋、幢幡并音樂，

供養最勝佛、世尊，合掌在頂而住立。

千比丘眾默然住，人、天、修羅、龍、夜叉，

一切恭敬而觀佛，善哉！自然說何法？

牟尼世尊知彼欲，亦知勝王最上心，

佛能了達彼信樂，而為宣說此三昧。

善逝演說是語時，大地、諸山皆震動，

念頃虛空雨眾花，百千蓮花從地出。

已善了知妙義句，佛知彼欲為記說

為王說是寂滅定，汝聽往昔所分別

一切有、無妄想起，空如野馬亦如沫、

如雲、電動皆空無，一切無我、無眾生。

過去、未來法亦空，無去、無住、離處所，

常無堅實如幻性，一切勝淨如虛空。

非青、非黃、非赤、白，名字空無但聲性，

其心離心無心性，離諸音聲而空無。

演說句味而不住，雖不說時字不空，

文字亦不往諸方，亦復不從餘處來。

其字無盡斯盡藏，若說、不說恒無盡，

常說句味而不盡，如是知者得無盡。

若知此法無盡者，彼常能說無盡法，

雖說千種修多羅，恒知諸法離文字。

諸佛百千已過去，亦曾說於百千法，

於一切法而無盡，法無所得故無盡。

若人為他演說法，而不執著於文字，

法本無我、無眾生，彼能演說而無盡。

智者演說一切言，不以語言易彼心，

知諸言音如谷響，是故於言無取著。

以諸言音說是法，是言念頃即壞滅，

斯諸言音如是相，一切諸法相亦然。

諸法無相亦離相，恒常無相相空寂，

空寂無欲、無取捨，是以寂定不可得。

有為、無為悉遠離，如是大仙無分別，

遠離一切惡見道，了達諸趣悉無為。

恒常無染、無瞋、癡，是以心體恒寂滅，

以此三昧力最上，是故能知斯法空。

如空山河及溪谷，聞於勝妙響音聲，

有為流轉因緣起，一切世空猶如幻。

智力愛樂功德法，安住智慧神通仙，

發於語言能善巧，能說如是寂滅定。

所言覺觀但妄想，世間不可得其邊，

本際從來無有相，而為未來因緣道。

造業所為有所起，隨上、中、下有所生，

此法自性無知覺，法空無我應當知。

黑白之業不壞滅，自所作者還自受，

業不能到於果所，而業能為彼作因。

諸佛演說世諦法，有為、無為如是觀，

無有真實及我、人，一切世間相如是。

一切諸有皆虛妄，猶如幻化水中月，

空無亦如水聚沫，以聲顯說恒寂滅。

一切悉捨無所取，持戒、威儀亦無依，

不著忍力諸眾生，如是行者得寂定。

隨其王意所樂欲，如來稱機而演說，

王聞世尊所說法，王及眷屬悉受戒。

勝王聞斯三昧已，歡喜踊躍作是言

善哉！能說此三昧，是故歸依佛、世尊。

彼時人眾具八萬，聞是最勝法體性，

演說真實第一義，悉皆獲得無生忍。

眾生無有其生滅、諸法無生恒空寂；

王及眷屬如是知，咸各獲於無生忍。

爾時善花棄王位，投彼佛法而出家；

其王所有五百子，悉皆從王而出家；

王及諸子出家時，餘人乃有無量數，

一切為求佛法故，亦於彼法皆出家。

自在如來為說法，具足滿於二千歲，

王及其子并眷屬，二千年中修法行。

過於如是年數已，彼佛、世尊入涅槃，

時諸聲聞悉滅度，正法於後甚衰微。

彼王善花有勝子，號曰福慧具正信，

王有法師為師導，受持如是勝寂定。

聰明黠慧有念力，無量百千人供養，

諸天百億俱侍從，往詣處處而讚歎。

言語柔軟不麁獷，調伏樂戒善防護，

其音和雅語可愛，智力、總持悉具足。

得勝袈裟百億數，比丘號曰名稱光，

彼人福力無敵對，無量比丘起妬嫉。

具足福德及色力，亦具智慧與神通，

護持淨戒、禪定力，比丘法力之所起。

在家、出家四眾等，眾人戀仰而愛樂，

若於佛法得信者，愛重敬心而供養。

其昔善花王勝子，號曰福慧淨信者，

知彼比丘起惡心，於己師所便守護。

時有五十萬軍眾，悉被鎧甲手持刀，

常令擁護是法師，演說菩提寂滅行。

於大眾中說是法，謂空無我、無壽命，

其有計我執著者，彼不喜樂法師說。

不信空法比丘眾，尋時即起手持刀，

言此妄說於非法，殺之便獲大福德。

法師見刀不怖畏，以其思念空法故，

無有眾生而可殺，空無我、人如石壁。

法師比丘即合掌，發言稱於南無佛，

若其空法審不虛，令刀願為曼陀花。

護持戒者願欲故，發言空中便雨花，

大地、諸山皆震動，刀即變為妙香花。

爾時取見持刀者，彼眾比丘咸恥悔，

令手執刀不能動，驚懼恐怕大怖畏。

其有於佛得信者，所有愛樂空法眾，

發大音聲而號泣，一切衣服悉奉散。

法師比丘起慈心，於大眾前作是言。

若人於我起瞋者，我為彼故行菩提。

其法朋黨甚微少，法師恒為彼侵陵，

聞於一切不喜言，忍辱之力轉增上。

時彼法師八十年，演說如來空法藏，

無量百千惡比丘，彼王力故令退散。

是彼法師於餘時，利益無量百千眾，

思量戒行無缺漏，即便往詣福慧所。

王見法師甚恭敬，便即問彼比丘言。

不令於我大師所，惱亂其心不喜悅。

彼便答王！願賜聽，諸佛忍力之所起，

若於我所興惡言，便起增上勝忍辱。

已於無量百千劫，過去世中修忍辱，

稱光比丘我身是，釋迦如來作是說；

彼昔福慧之王子、擁護稱光法師者，

其於千生為我友，我已記彼為慈尊；

其昔供養自在佛、為造勝妙塔寺者，

時彼出家善花王，得佛名為蓮花上。

我亦無量百千劫，受持如來最勝法，

我已積集於忍力，童子！汝應隨順學。

吾般涅槃去世已，於後正法滅盡時，

比丘樂於外典籍，彼便毀謗我勝法，

輕躁調戲無慚恥、貪嗜飲食不護罪，

乃於衣鉢而戀著，彼人謗我最勝法；

常樂鬪諍無反復，於其貧窮下劣姓，

在我法中而出家，彼不樂於空寂滅；

順其魔意癡眾生，隨魔自在而執著，

貪欲自縱凡愚者，彼不樂於空寂滅；

在家、出家四眾等，讒侫愚癡起惡心，

隨順如是惡黨者，彼人末世謗空法。

童子！汝聞我教已，應常奉給蘭若僧，

所謂樂於空寂者，如是輩人持佛法。

我佛法中容彼人，出家受戒及布薩，

離諸過染消信施，如是人能持菩提。

乃至棄捨於身命，修習空法樂寂滅，

於其空法心相應，樂住蘭若如野鹿。

以幢幡蓋及花香，於諸佛所設供養，

供養無等勝支提，速能獲得是三昧。

建立無比勝塔廟，以諸金、銀而塗飾，

造諸形像無量種，為於菩提起慈心。

所有一切供養具，天上人中淨妙者，

汝應悉求供養佛，為求無上佛智故。

應當如法觀諸佛，謂住十方諸如來，

現前無量住法者，一切佛子能證知。

心常利益憙布施、持戒清淨、住忍力、

樂行忍辱及遠離，能知一切諸法空；

精進勇猛無懈退、務修禪定戒多聞、

智慧了達常清淨，不久成於大悲者。

以不淨觀除貪染，慈力能治於瞋恚，

因緣之法破愚癡，便得最上無上道。

觀身猶如水聚沫，一切皆空無堅實；

觀察五陰悉空無，速得成於最勝智；

離取一切諸惡見，不依壽命及我、人，

了知一切諸法空，速得成彼牟尼王。

於諸利養不貪著、不得利養勿生憂、

聞他讚毀心莫異，猶如須彌山不動。

為求法故起恭敬，勿得聞已而執著，

安住一切佛行處，速能遊於百世界；

於諸世間悉平等，莫起憎愛差別心，

慎勿求利及名聞，速得成於天人師。

恒常讚說佛功德，以言辭句如實歎，

眾生聞是讚歎者，於佛功德生愛樂。

父母、師長及眾生，如是一切悉恭敬，

而不隨順於魔力，便獲三十二種相。

常離一切諸憒閙，住於寂靜空閑林，

既能自利亦利他，為求解脫速施作。

常樂修習慈、悲心，及以喜、捨亦復然，

調伏寂滅應讚歎，速得成於利世間。

若有欲得寂滅定，趣向無上菩提者，

慎勿習近惡知識，恒常親近於善人。

又莫願欲聲聞地，亦勿愛彼所修行，

勇猛志樂佛功德，速得成佛當如我。

恒說真實清淨語，慎勿妄言及惡口，

常說可愛美妙言，能得最勝佛菩提。

於其身命莫顧戀，慎勿自譽輕毀他，

但自思念己功德，莫觀他人之所行。

常樂觀空及解脫，於諸趣中勿願樂，

捨一切相悉無餘，心恒安住於無相。

常能遠離於二邊，於有、於無莫分別，

觀諸眾生但因緣，若能知此為大師。

棄捨一切愛欲行、悉皆斷離穢濁心、

剪除一切愚癡闇，得為寂滅人師子。

恒樂觀察於無常，離諸有中苦、樂等，

穢污不淨及無我，如是修者為人尊。

佛於世間作燈明，而能說此勝正法，

彼亦降伏於魔力，已到無上勝菩提。

我向所說諸功德，及示無量百千過，

應當離過修功德，童子！如是必得佛。

月燈三昧經卷第九

# 月燈三昧經卷第十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童子！是故，菩薩應當具足修學身戒。云何菩薩具足身戒？若菩薩具足身戒，於一切法得無礙智，謂身善修行。若身善修行者，於一切法得無礙智，是名菩薩具足身戒。

「復次，童子！若具足身戒菩薩，能獲三十二大人之相、得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童子！是名菩薩具足身戒。

「復次，童子！具足身戒菩薩，能獲三解脫門。何者為三？謂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脫門，是名具足身戒。

「復次，童子！若具足身戒菩薩，能得具足四梵住。何等為四？謂慈念一切眾生，悲、喜、捨心亦復如是。童子！是名菩薩具足身戒。

「復次，童子！云何菩薩修身善行？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菩薩身戒具足。

「復次，童子！具足身戒菩薩，能得四禪及四正受、能住大悲，得善覺觀、得寂滅覺觀，是名菩薩具足身戒。

「復次，童子！若菩薩具足身戒，遠離殺生、偷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瞋、邪見十不善業。㪷秤欺誑、語言欺誑、衣服欺誑、因官形勢割截、破壞、凌押、繫縛、邪曲、虛妄、與貪共行，一切惡業悉皆遠離，自禁防制，無貪、無取，悉皆斷除；猶如斷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不復更起，無有生法。童子應知：此法是為菩薩具足身戒。

「童子！乃於往昔過阿僧祇阿僧祇廣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爾時有佛號曰智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時住世六十億歲。

「爾時，有王號曰勝思惟，與其眷屬八萬億人俱，往智光如來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

「爾時，智光如來即以偈頌說身律儀：

猶如虛空無垢穢，自性光潔畢竟淨；

如斯身戒亦如是，不可音聲而演說。

音聲與空不可知，如是二種同一相。

說於虛空無相貌，彼相便同於身戒；

若知其戒惟一相，彼便具足戒律儀。

智性無生境亦寂，真無漏中妄想盡，

亦無貪著及愛欲，不於財色起渴愛。

若不見於諸有過，終不能知是身戒；

若有能知無漏戒，彼便無復一切生。

當知羅漢法如是，非諸外道之所知。

於諸三界心怖畏、於欲資產無貪愛，

不悕王位及資財，彼能具足此身戒；

我今說此身戒義，此義聲教不能說，

若能知是法母者，是人常能住身戒；

智者愛樂是義母，信樂是義故我說，

遠離非義應真義，斯則常名住身戒；

諸佛法中說何義？云何善能知是義？

若能知於相應義，是即名為住身戒。

若有觀察於無相，一切無我悉空無，

彼人不名無戒者，是人修學實際故。

觀一切有知非有，是人恒住非有際；

於一切有無所著，是人能證無相定。

若人知於無我法，自體空無性非有，

是人不名無戒者，已覺決定真實故；

若人能知五陰空，諸法寂滅無神我，

彼便名為持戒者，其身不復行惡業。

無有律儀取相者，存於我想心執著，

若取色相執著人，起於愛欲無律儀。

若常修學於實際，是人究竟真妙空，

彼不更起於愛欲，不為無戒墮惡道。

蟻子堪能動虛空、須彌安固復令動，

若有善學實法者，諸天妙色不能動；

彩色可以畫虛空、亦可手執於太虛，

一切諸魔愛、欲等，無有能得動搖者；

呼響音聲猶可捉、大石沈水亦可浮，

如是學於身戒者，無有能知彼心念；

所有一切諸音聲，悉皆盛內於篋中，

若住如是身戒者，無有能知彼住所；

所有雲、雷及電光、日、月明等悉可執，

若有住於身戒者，無能知彼身自性；

四方所有諸風輪，羅網、鈎羂可繫縛，

若有住於身戒者，無有能知彼身量。

其有住於制心者，非諸眾生之境界，

能善修習身戒者，猶如虛空無能染。

於其四方風行道，虛空鳥迹猶可見，

彼之身量不可測，及心所行難可思。

若住如是身戒者，彼無一切諸過惡，

遠離一切煩惱聚，由學如是身戒故；

住於清淨寂滅定，不為刀、火之所害，

彼身無能執捉者，由常修學身戒故；

如是住者無怖畏，心無紛動、無嫉妬，

遠離一切諸厄難，修學如是身戒故；

不畏刀杖及毒藥，亦不怖畏水、火災，

遠離一切諸厄難，修學如是身戒故。

不畏雨雹及盜賊、所有一切毒害等，

彼離一切我想故，以離想故無怖畏；

遠離怖畏及恐懼，以無怖畏心不動，

心不動轉無怖畏，億諸魔眾不能怖。

若於菩薩身戒所，演說開曉及顯示，

若有學是身戒者，諸億魔眾不能擾；

若有欲知諸佛法，當知無有其限齊，

若有修學身戒者，是人能為三界塔；

若有欲知是佛法，不可思議寂滅眾，

若學如是身戒者，其行堅固速成佛；

若有欲得大仙法，不可思議佛十力，

若學如是身戒者，修習佛力得不難；

十八最勝不共法，諸佛、如來所安住，

若有修學是身戒，彼得此法不為難；

若於七覺支寶所，及與神足、辯才等，

若有修學身戒者，獲彼妙果不為難；

於其梵住及四禪，及以三種解脫門、

安隱覺觀及寂滅，住身戒者得不難；

四念處等及正勤，大仙五根及五力，

亦於聖寶八正道，住身戒者得不難；

於餘諸佛所有法，不可思議無限量，

彼得此法悉不難，以學如是身戒故。

得聞如是身戒已，是王獲得最勝利，

歡喜踊躍而愛樂，於彼佛法便出家。

出家已經十億歲，修行最勝淨梵行，

恒常修行四梵住，利益世間諸天人。

善修清淨梵住已，便得如是勝身戒，

復見十方億千佛，修行如是菩提行。

於彼勝法出家已，修行最勝淨梵行，

具足多聞妙辯才，是名聰慧大法師。

堅持禁戒無缺漏，戒身清淨無瑕穢，

所謂聖戒無漏戒，當知聖戒是常住。

童子！我昔修菩提，爾時化作勝思王，

汝勿致疑為異人，當知即是我身也。

童子！汝應隨順學，安住如是勝身戒，

當為億眾廣宣說，不久亦當得如我。

「童子！是故，菩薩當修行清淨身業。何以故？修行淨業菩薩摩訶薩，不畏墮於地獄、畜生、餓鬼、閻魔羅等，亦不畏八難、五趣苦厄，又不畏水、火、五兵、毒藥、王賊、師子、虎、豹、豺狼、犀、象、熊、羆一切惡獸、毒蟲食肉之屬，亦復不畏人非人難。

「童子！修行清淨身行菩薩摩訶薩，欲以手掌舉此三千大千世界，若高一多羅乃至十多羅，隨其所欲悉能舉之。

「童子！淨身行菩薩摩訶薩能達究竟神通彼岸。彼以報得神足福德力故，攝取遠離隨順無染寂滅之定，悉皆能入；依是定故，無漏成就得一切世間無礙之眼。云何神足？謂隨念能為威力自在解了無滯，隨欲能成故名神足。

「復次，童子！住神足菩薩摩訶薩能為種種神變之事，所謂一能為多、多能為一，隱顯自在，石壁諸山徹過無礙如風行空，在於空中加趺而坐猶如飛鳥，履水如地，出沒地中如水無異，身出煙焰如大火聚，日月有大威德而能捫摸，欲為大身自在無礙乃至梵天。」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神通自在遊十方，於諸石壁及諸山，

隨意徹過無有礙；猶如飛鳥順風行，

履於大地猶如水，出沒自在無所礙；

遊行於水不沈沒，猶若履於堅䩕地；

一身能現於千身，無量多身能為一，

隨意能現種種色，智者為渡眾生故；

遊行空中如飛鳥，身出煙焰如火聚，

復能己身悉流出，清淨涼冷香美水。

智者端坐於此地，而能以手摩日、月，

一念能往梵天所，而為梵眾演勝法；

千億梵眾聞法已，樂求無上獲勝利，

復能往餘勝天處，而為演說最勝法。

若其意欲說法時，便能震動大千界，

又令無量億佛剎，微妙音聲悉充滿。

「童子！是故，菩薩應當修學清淨身行。何以故？修行清淨身行菩薩摩訶薩，天耳界清淨過人聞於音聲——若地獄、畜生、閻魔羅處，天上、人中，若近、若遠——是名天耳通。

「童子！菩薩復應修學清淨身行。何以故？修行清淨身行菩薩摩訶薩，常能知他心：有欲心如實知有欲心、無欲心如實知無欲心、有瞋心如實知有瞋心、無瞋心如實知無瞋心、有癡心如實知有癡心、無癡心如實知無癡心、有取心如實知有取心、無取心如實知無取心、有顛倒心如實知有顛倒心、無顛倒心如實知無顛倒心、有小心如實知有小心、無小心如實知無小心、有大心如實知有大心、無大心如實知無大心、有光潔心如實知有光潔心、無光潔心如實知無光潔心、無量心如實知無量心、有量心如實知有量心、總心如實知總心、無總心如實知無總心、亂心如實知亂心、無亂心如實知無亂心、定心如實知定心、非定心如實知非定心、上心如實知上心、無上心如實知無上心、解脫心如實知解脫心、非解脫心如實知非解脫心、無學心如實知無學心、學心如實知學心。童子！是名菩薩於他眾生心如實了知。

「復次，童子！菩薩應當修學清淨身行。何者菩薩清淨身行？所謂念知種種宿命之事，若一生、二生、三生，乃至十生、二十生、三十生，百生、千生、萬生、十萬生、百萬生、千萬生、萬萬生，復念知一劫、百劫，乃至千、萬劫事，知劫成、知劫壞、及知劫成壞、乃至知於無量劫成壞事，及知劫中彼曾有眾生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生處、如是飲食、如是長壽、如是短壽、如是久住、如是壽盡、知如是受苦、如是受樂、若於此處死彼處生、彼處死此處生、如是狀貌、如是國土，如是往事悉皆憶知，是名菩薩宿命智通。

「復次，童子！菩薩應當修習清淨身行。何者菩薩清淨身行？所謂天眼界清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往來生死——若好色、若惡色，若趣善道、若趣惡道，若住善道、若住惡道，若苦、若樂，若勝、若劣——如自作業皆悉了知。是諸眾生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惡行、成就意惡行、毀謗賢聖、邪見業因緣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是諸眾生若成就身善行、成就口善行、成就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因緣故，身壞命終趣於善處，生於天上。童子！是名菩薩天眼界清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往來生死——若好色、若惡色，若趣善道、若趣惡道，若住善道、若住惡道，若苦、若樂，若勝、若劣——如自己業皆悉了知，是名天眼通。

「復次，童子！若修行清淨身行菩薩摩訶薩，以一念三世相應智慧，所有若知、若見、若得、若證、應當了知，彼一切悉知、悉見、悉得、悉證、悉皆了達。彼法云何？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十二因緣應知、應見、應得、應證、應當覺了。如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滅、六入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滅、憂悲、苦惱一切皆滅，如實知見、如實得證、如實覺了。於四聖諦亦如實了知，是名漏盡通。」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已顯示，神通之次第，

安住三昧中，悉能隨意到。

善修其耳根，得難思天耳，

其耳能得聞，導師所說法。

能知眾生心，有欲及離欲，

有瞋及無瞋，有癡及無癡。

了知宿世事，本昔所居處，

於其千億劫，智慧能照達。

善修於眼根，得難思天眼，

以眼見眾生，死此生於彼。

一念能悉知，一切眾生念，

如是悉了知，彼智不思議。

「童子！云何口戒？菩薩摩訶薩若成就口戒，則得佛六十種無礙清淨美妙音聲不可思議，是名口戒。

「復次，童子！若具足口戒菩薩摩訶薩有所言說，人皆信受，是名口戒。

「復次，童子！具足口戒菩薩摩訶薩得三十二大人相、得如來十力——所謂是處非處智力、知諸眾生過去未來現在業處因果智力、知諸禪定解脫三昧正受有煩惱無煩惱智力、知他壽命知他眾生根差別智力、知眾生種種無量欲智力、知諸眾生種種無量性智力、知一切至處道智力、知宿命智力、知一切眾生生死智力、知漏盡智力。

「復次，童子！若具足口戒菩薩摩訶薩能得四無畏、十八不共法，是名口戒具足。

「復次，童子！若具足口戒菩薩摩訶薩得三解脫門、得四梵住，是名具足口戒。

「復次，童子！具足口戒菩薩摩訶薩，略而言之，得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菩薩具足口戒。

「復次，童子！若具足口戒菩薩摩訶薩得大悲梵住、得大捨梵住、得安隱覺、得寂滅覺，是名菩薩具足口戒。

「復次，童子！若菩薩摩訶薩具足口戒者，得遠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於父母師長所不出麁言，一切過惡之言菩薩悉皆遠離。於彼言說，如實了知如響、如夢、如幻、如化、如陽焰、如光影，於此響聲乃至光影悉無所得、無分別、無取、無緣、無執著，是名菩薩具足口戒。

「童子！清淨口戒菩薩摩訶薩得一切佛語、得一切佛神足、得一切佛神通。」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若與口戒相應者，是諸菩薩必獲得，

一切諸法無礙智，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獲三十二大人相、

得佛十力、不共法，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能得一切諸佛法，

謂我已說諸佛法，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能獲梵住及辯才，

逮不思議希有法，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得四念處及正勤，

具四神足、根、力等，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得於大捨無所畏，

得大悲愍清淨住，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能得清淨安隱覺，

及得寂靜覺觀等，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遠離妄語及兩舌，

復離惡口及綺語，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終不誹謗於正法，

亦不毀訾於如來，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於其父母、師長所，

不作非法麁惡言，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終不起口一切過，

彼能悉離無有餘，是名具足於口戒；

若與口戒相應者，能知語言猶如響，

覺了音聲猶如夢，是名具足於口戒；

了知無我及壽命，緣起虛妄猶如夢，

能知語言如是者，是名具足於口戒；

滅諦不實猶如夢，涅槃之體如夢性，

菩薩知言如是者，是名具足於口戒；

諸餘語言不可得，無有分別、無滯著、

無有攀緣、無取執，是名具足於口戒。

「童子！云何名意戒？若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一切佛法、得一切神通、心得不動解脫，若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金剛三昧定，是名意戒成就。

「復次，童子！若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熾然光明，是名具足意戒；若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六十種美妙音聲相應，是名具足意戒。

「復次，童子！若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三十二大人相、十力、四無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是名具足意戒。

「復次，童子！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三解脫門——謂空、無相、無願——是名具足意戒。

「復次，童子！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四梵住——謂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是名具足意戒。

「復次，童子！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具足意戒。

「復次，童子！若具足意戒菩薩摩訶薩得住大悲、得住大捨、得安隱覺、得寂滅覺、得利益、得威儀、得勝行，是名具足意戒。

「復次，童子！若菩薩摩訶薩棄捨邪見，不與邪見俱；斷除瞋恚，不與瞋恚俱；斷除慳貪，不與慳貪俱；棄捨懈怠，不與懈怠俱；於父母師長所不起諂曲心、貪瞋癡心，亦不與俱；不捨菩提心、不捨信樂心，諸餘過惡覺觀心悉皆捨離，亦不與俱，是名具足意戒。

「善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化、如焰、如響、如光影，無去、無來，亦復知苦如夢、知無我如夢、知無常如夢、知無眾生如夢、知空如夢，意無所得、無分別、無滯著、無攀緣、無取執。童子！是名菩薩具足意戒。

「若菩薩具足清淨意戒法者便遠離一切諸難，得不可思議一切諸佛法、得一切諸佛神通、得心解脫不動。童子！是名具足意戒。」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一心諦聽勿亂想，所說意戒淨無垢，

得聞法已起諸行，便能速悟於菩提。

智者若持於意戒，第一寂靜廣不動，

佛法難思未曾有，是則名為意戒淨；

智者若持於意戒，心得解脫常不動，

得如金剛最勝定，是則名為意戒淨；

智者若能發起此，稱欲敷演廣利益，

獲得六十微妙聲，是則名為意戒淨；

智者意戒最為上，得三十二大人相，

得佛十力、諸功德，是則名說勝意戒；

智者若持於意戒，獲得辯才及無畏、

得勝希有難思法，是則名為勝意戒；

智者若持於意戒，得四念處及神足，

復獲正勤及根、力，是名已說勝意戒；

智者若持於意戒，能得清淨七覺支，

亦能獲得八聖道，是則已說勝意戒；

智者若持於意戒，獲得最勝大捨住，

及大悲住淨無垢，是名已說勝意戒；

智者若持於意戒，得安隱覺淨無垢，

得遠離覺諸功德，是則名說勝意戒；

智者若持於意戒，不與一切邪見居，

恒常不起無明恚，是則名為意戒淨。

若能具足意戒者，乃至少時不諂曲，

父母、師所無諂偽，是則已說意戒淨；

智者若具於意戒，貪、瞋等事悉永離，

愚癡之法亦皆斷，是則已說勝意戒；

智者若具於意戒，恒常不捨菩提心，

信心決定終不壞，是則已說勝意戒；

智者若具於意戒，所有一切諸過惡，

皆悉遠離不與居，是則已說勝意戒；

心能入於如幻法，猶如睡夢、陽焰等，

亦如光影、呼聲響，是則已說勝意戒；

知苦惱事猶如夢，及與無常、空無我，

心意能知如是者，是則已說勝意戒；

知無眾生、無壽命，悟諸因緣如輪轉，

無所從來、無去處，是則已說勝意戒；

推求彼意無可得，亦無分別、無滯著、

無有攀緣、無取執，是則已說勝意戒；

第一義諦猶如夢，觀知涅槃亦復然，

智者若了意如是，是則已說勝意戒。

「童子！彼云何名業清淨？見於三有猶如夢想，於彼厭離不起貪愛，是名業清淨。

「云何名過於攀緣？謂知陰界入如幻而遠離故。

「云何名了知諸陰？謂悟知諸陰猶如陽焰故。

「云何得諸界平等？謂知界等如化而棄捨故。

「云何遣除諸入？謂入如光影而棄捐故。

「云何名斷除渴愛？謂於一切法無諸攀緣故。

「云何名證於無生忍？於一切法無所得故。

「云何名知於諸業？謂發起精進斷除諸苦故。

「云何名顯示諸因？謂陰如響，無有生故。

「云何名不壞於果？謂業果如夢而無所壞故。

「云何名現見諸法？謂諸法中得無生忍故。

「云何名修集於道？於一切法無所修故。

「云何名值遇諸佛？謂具一切諸佛戒行故。

「云何名智慧明利？謂於一切法獲無生忍故。

「云何名入諸眾生樂欲？謂知諸眾生前後根差別故。

「云何名得於法智？謂於一切法無所得故。

「云何名無礙辯智？謂能達如實法式故。

「云何名善知文字差別智？謂知三種語言差別故。

「云何名過於諸事？謂悟解無事故。

「云何名知於音聲？謂入音聲如響智故。

「云何名得歡喜？謂於一切法無所得，遠離苦惱、棄捨重擔而出離故。

「云何名得於愛喜？謂於乞求者令得歡喜，知施時見利益故。

「云何名心調正直？謂能了知四真諦故。

「云何名正直威儀？謂調均身故。

「云何名遠離怒色？謂斷諸瞋過故。

「云何名面常怡悅？謂善戒共住安隱故。

「云何名美妙言？謂與他人說利益事故。

「云何名先言慰喻？謂先言：『善來。』速起迎接故。

「云何名不懈怠？謂不捨策勤故。

「云何名恭敬尊長？謂敬懼尊長如善知識想故。

「云何名供養尊長？謂隨所侍養從教故。

「云何名生便知足？謂於一切資生而不樂著故。

「云何名求白法無厭？謂集諸善法故。

「云何名命清淨？謂隨宜所得便生知足，若不知足便生諂曲、誇談、誑誘、激發他人、以利求利，是事悉捨故。

「云何名不捨住阿蘭若處？所謂不棄策勤，樂於邊閑及以叢林、巖穴、㵎谷，愛樂於法，不與在家、出家交遊，不著利養，斷除渴愛，受禪定喜故。

「云何名地地住處智？謂聲聞果處智、辟支佛果處智，菩薩地住處智故。

「云何名憶念不忘？謂念無常、苦、空、無我故。

「云何名得陰巧便智？謂知陰、界、入差別而無所得故。

「云何名證於神通？謂獲四神足能為變現故。

「云何名滅諸煩惱？謂斷除貪、瞋、癡故。

「云何名斷除習氣？謂厭昔愚行，不樂聲聞、辟支佛地故。

「云何名為轉勝行？謂能起如來力、無畏、四無礙辯故。

「云何名修習因？謂斷除憎愛故。

「云何名知犯方便？謂知波羅提木叉、知毘尼、知戒故。

「云何名斷諸悔惱？於諸罪過至誠懺悔，更不重造，修諸善法故。

「云何名斷除愛戀？拔於三界渴愛枝條，發生未起之善、已生之善令不壞失故。

「云何名越過諸有？謂於諸三界而無所得又不顧念，是名過於諸有。

「云何名明達宿命？謂憶知過去世事故。

「云何名於業果無疑？謂離諸斷常故。

「云何名思惟於法？謂思念如實之法故。

「云何名習於多聞？謂修習、受持聲聞藏、辟支佛藏、菩薩藏故。

「云何名得捷利智？謂觀無生智猶如夢故。

「云何名樂欲於智？所謂常習智慧故。

「云何名通達智慧？所謂起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云何名得調伏地？謂菩薩所修學處故。

「云何名譬如於山？所謂不捨菩提心故。

「云何不動？所謂無分別，不為煩惱所奪故。

「云何名不躁動？所謂於一切相無緣念故。

「云何名不退相？謂於六波羅蜜無所缺減，恒常得見他剎諸佛故。

「云何名出生善法？謂親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云何名厭離惡業？所謂堅持禁戒，更不起惡故。

「云何名不行煩惱？所謂不起無明、有愛及瞋故。

「云何名不捨於戒？所謂信因果、恭敬如來故。

「云何名分別諸禪？所謂知心及數，善巧方便而得一心故。

「云何名知一切眾生樂欲？所謂知根差別故。

「云何名善分別生處智？所謂知五趣差別故。

「云何名無邊智？所謂自然知於世間、出世間法故。

「云何名言語次第智？所謂能知如來權密言說故。

「云何名棄捨俗緣？所謂身心遠離而出家故。

「云何名不樂三界？所謂於三界如實見過故。

「云何名不下劣心？所謂不捨於心，若入正受亦復不捨故。

「云何名於諸法無執著？所謂於一切法棄捨愛故。

「云何名攝受正法？所謂護佛如是修多羅故，是名攝受正法。

「云何名守護正法？所謂一切謗法眾生以法降伏，是名護法。

「云何名信於業報？所謂於諸惡業羞恥厭離，修習善法故。

「云何名知律方便？所謂知自性犯不犯、知性罪犯不犯故。

「云何名滅諸違諍？所謂棄捨眾閙故。

「云何名不相違返？所謂不憙一切世間語言故。

「云何名忍地？所謂忍於身心逼惱故。

「云何名攝受於忍？所謂於他所說麁惡語言悉能棄捨，忍辱無減故。

「云何名選擇於法？所謂知陰界入差別，知有漏助道、清淨助道，於彼法而無所得故。

「云何名決定巧便？所謂於一切法無所言說故。

「云何名善知句義差別智？所謂通達一切諸法故。

「云何名法句出生善巧智？所謂說於如實法故。

「云何名知義非義差別智？所謂知法性無增、無減故。

「云何名前際智？所謂因智故。

「云何名後際智？所謂緣智故。

「云何名三世平等智？所謂於一切事法了知無有差別，安住無事法故。

「云何名知三世差別智？所謂於三世法無所得，亦無思念故。

「云何名心住？所謂不得於心故。

「云何名身住？所謂身念處，是名身住。

「云何名護威儀？所謂威儀無有錯亂故。

「云何名不壞威儀？所謂覆藏善事故。

「云何名不分別威儀？所謂離樂欲惡心故。

「云何名諸根端嚴？所謂思量法趣，所說相應、能知時節，於如實法如實演說故。

「云何名世諦智？善知去來法故，是名世智。

「云何名解脫捨？所謂隨所有財不隱藏、不慳嫉故。

「云何名常舒施手？所謂善共同戒故。

「云何名無有悋心？所謂信心盡施故。

「云何名慚？所謂恥諸暴惡故。

「云何名愧？所謂羞諸愚害故。

「云何名憎棄惡心？所謂知愚癡法，棄之不與共俱故。

「云何名不捨頭陀？所謂要期堅固而無退轉故。

「云何名受於信義？所謂如言所作故。

「云何名起於喜行？所謂思念善法利益故。

「云何名近尊長住？所謂棄捨憍慢，離懈怠事故。

「云何名降伏憍慢？所謂我不可得，無攀緣故。

「云何名攝伏於心？所謂思念一切白法不失利益智故。

「云何名策舉心智？所謂知精進果不失智故。

「云何名知義辯智？所謂通達如實智故。

「云何名了知於智？所謂知世間法、出世法故。

「云何名遠離非智智？所謂於如實法遠離取執故。

「云何名入心智？所謂不生滅智故。

「云何名部分別巧便智？所謂明利差別智故。

「云何名知諸言音智？所謂示如實法智故。

「云何名知處所智？所謂入於如實智故。

「云何名義決定方便智？所謂奉覲一切諸佛、菩薩、聲聞故。

「云何名棄捨非義？所謂善入過彼諸有故。

「云何名親近善人與共同事？所謂親覲諸佛、菩薩、聲聞故。

「云何名遠離惡人？所謂遠離取我、懈怠故。

「云何名修禪發通？所謂離於欲刺、不捨禪喜故。

「云何名不著禪味？所謂欲出三界故。

「云何名神通自在？謂住五通，佛法難知而能為他顯示故。

「云何名解假名？所謂了知名不究竟故。

「云何名了言說施設？所謂知世俗名數、文字故。

「云何名出過假名？謂了知無言說智故。

「云何名離世間？所謂先觀世間過惡故。

「云何不欣名利？所謂自性少欲故。

「云何不著利養？所謂無諸貪求、離惡欲故。

「云何聞人譏罵不生瞋嫌？所謂體知諸陰界故。

「云何聞歎實德不生欣悅？所謂隱覆善法功德，知利養過故。

「云何不悕恭敬？體知因果故。

「云何不得恭敬心不嫌恨？所謂不捨禪定心故。

「云何毀辱不恚？所謂觀察世法悟因果故。

「云何聞讚譽不高？為求善法出家故。

「云何名無諸利養心不憂慼？所謂觀察昔所作業故。

「云何不與俗人交通？所謂不悕資生故。

「云何名不樂非法出家人同止？所謂親近如法人、不近非法人故。

「云何遠離非境界處？所謂棄捨五蓋故。

「云何名住所行境界？謂修四念處故。

「云何成就法式？所謂將護彼故。

「云何遠離非法？為自護善法故。

「云何不污他家？所謂離於親知過故。

「云何名護法？所謂具足求法，如法作故。

「云何名宴默少言？所謂得寂滅智故。

「云何名善巧問答？所謂隨問能答智故。

「云何名降伏怨讎？所謂分別顯示如實法，遠離取著故。

「云何知時？所謂能知歲月時故。

「云何不親凡愚？所謂見愚法過故。

「云何不輕凌貧賤者？所謂於一切眾生起平等心故。

「云何以財速施貧苦？所謂有乞求者即令施財、施法故。

「云何於貧窮所能無礙施？所謂於彼眾生起於悲愍，任乞求意捨內、外物故。

「云何救濟破戒？所謂除犯戒業，安置淨戒中故。

「云何名為利益之事？謂能長養眾生故。

「云何名悲智？能見眾生未來苦惱故。

「云何名攝受於法？謂能令眾生入於如實法故。

「云何棄捨資財？所謂捨離諸陰，以財惠彼故。

「云何不營積聚？所謂厭離資生，見守護過故。

「云何讚述持戒？所謂善知持戒果報故。

「云何訶責毀戒？所謂善解犯戒過故。

「云何以無諂心奉事持戒？所謂於持戒者生難遭想故。

「云何名一切棄捨？所謂善信樂故。

「云何名增上信誠心勸請？所謂為他求樂，利眾生故。

「云何如說能行？所謂具足善信，聞即受行故。

「云何奉事比丘智人？所謂請問善事故。

「云何共他言論能生愛樂？所謂有證智教智故。

「云何名譬喻智？所謂以喻曉知法相本末故。

「云何名前際善巧？所謂自識宿命多聞故。

「云何名以善根為首？所謂於菩提起增上信復勸他故。

「云何名善巧方便？所謂懺悔、隨喜、勸請，所作善根悉善迴向故。

「云何名斷除有相？所謂觀察諸事，見諸法如夢故。

「云何名斷除於想？所謂遠離顛倒想故。

「云何名善觀事相？所謂得無相智故。

「云何名善說諸經？所謂能顯示譬喻本事，善非善法故。

「云何名分別於諦？滅無明已，名色不起故。

「云何名證於解脫？所謂得金剛三昧不動，無分別故。

「云何名但說一言？所謂厭惡外道，證於無生智故。

「云何名得於無畏？所謂知佛法力故。

「云何名安住於戒？所謂禁防身、口，波羅提木叉戒故。

「云何名入於三昧？所謂不染三界故。

「云何名得於智慧？所謂善得無功用智故。

「云何名樂於獨靜？所謂遠離憒閙之過，常不捨空閑故。

「云何名憙少親知？所謂少欲知足故。

「云何名不濁心？所謂入禪定除諸蓋故。

「云何名棄捨諸見？所謂遠離取著見故。

「云何名得陀羅尼？所謂隨所見法如實不忘顯示故。

「云何名得智照明？所謂知自性入故。

「云何名處？所謂心處所故。

「云何名安住？所謂信心所住故。

「云何名行？所謂住信行法故。

「云何名辯智？所謂知辯道故。

「云何名因？所謂無明因生諸行故。

「云何名相應？所謂應解脫法故。

「云何名法？所謂斷除渴愛故。

「云何名門？所謂斷除諸過故。

「云何名道？所謂無常、苦、空、無我智故。

「云何名地？所謂十種無願地故。

「云何遠離於生？所謂斷除生法故。

「云何名智地？所謂不忘智故。

「云何捨離無知？所謂斷除愚故。

「云何安住於智？所謂智無所住故。

「云何名方便地？所謂修三十七助菩提法故。

「云何名菩薩境界？所謂行六波羅蜜故。

「云何親近善人？所謂近諸佛故。

「云何遠離惡人？所謂離於外道見取故。

「云何名如來所說？謂住如來力、智，自性解脫故。

「云何名佛地？謂得一切善法故。

「云何名智者隨喜？所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聲聞、辟支佛隨喜故。

「云何名愚者所謗？所謂一切愚者不能知故。

「云何名聲聞不能知？謂佛法不可思議故。

「云何名外道地？謂外道見慢方便故。

「云何名為如來所攝？所謂為大醫王難可得故。

「云何名速得十力？所謂勤修方便故。

「云何名為一切諸天供養？所謂善能出生一切樂故。

「云何名梵王禮拜？所謂從彼出生解脫故。

「云何名龍禮拜？所謂能斷一切惡道及諸見故。

「云何名野叉隨喜？所謂蔽諸惡道故。

「云何名甄陀羅讚歎？所謂能致歡喜解脫故。

「云何名羅睺羅歎美？所謂斷除生死故。

「云何名菩薩所修？所謂能獲一切智故。

「云何名智者所求？謂為得不退轉地故。

「云何名得無上財？所謂能得人天果報及解脫故。

「云何名非財施？所謂能除一切煩惱病故。

「云何名病患良藥？所謂滅貪、瞋、癡患故。

「云何名智藏？所謂常樂修習智故。

「云何名無盡辯？所謂見如實智故。

「云何名遠離憂愁？所謂知虛妄苦而棄捐之，悟無我故。

「云何名知於三界？所謂了知三界如夢幻故。

「云何名舟筏渡於彼岸？所謂信樂入般涅槃，修無常、苦、空無我智故。

「云何名渡四流舡？所謂速得涅槃故。

「云何名求稱譽者？所謂能獲廣大法故。

「云何名讚顯如來功德？稱言施無量功德法藥故。

「云何名美歎如來名稱？謂言施一切功德解脫，樂施主故。

「云何讚歎十力？謂稱言：『能施難得之法是大法寶主。』故。

「云何名菩薩功德？所謂能學此經三昧法故。

「云何名慈滅瞋恚？所謂對治瞋恚故。

「云何名為悲？謂滅除一切眾生苦惱故。

「云何名為喜？謂於一切眾生所生歡喜故。

「云何名為捨？謂無緣之悲，能作佛所作故。

「云何名為安慰大乘人？隨所樂求，一切佛法悉皆能與充足故。

「云何名為發行師子吼？所謂能致最上法故。

「云何名為佛智慧道？所謂於一切善法無所取著而得善法故。

「云何名為解脫一切眾生？所謂能知從此岸到彼岸故。

「云何名為獲得一切智智？所謂斷除一切不善法故，集一切善法及一切解脫故。

「云何名菩薩園苑？能得喜悅自身安樂，亦令一切眾生安樂故。

「云何名降伏魔軍？所謂能獲一切力、能滅一切煩惱故。

「云何名安隱行呪術？所謂能盡一切苦難故。

「云何成就吉祥事？所謂能獲一切果報故。

「云何名為防捍怨敵？所謂斷除一切邪見及取著見故。

「云何名為降伏怨家？所謂以正法降伏諸外道故。

「云何得無所畏？謂於一切法能善觀察、溫習故。

「云何求如實力？所謂求不顛倒法力故。

「云何名為十八不共法初相？所謂作一切善法故。

「云何莊嚴法身？所謂得三十二相莊嚴故。

「云何樂於解脫？所謂得初、中、後善故。

「云何名為所愛長子？謂能獲諸佛父之餘財故。

「云何名為滿足佛智？所謂惟長養一切白法故。

「云何名為非辟支佛地？所謂能獲最上無邊佛法故。

「云何名為清淨心？謂能斷除一切垢穢故。

「云何名為身清淨？所謂滅一切病患故。

「云何成就解脫門？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寂滅故。

「云何名為離諸雜欲？所謂能得甘露法句故。

「云何名離於瞋恚？所謂獲得大慈、大悲故。

「云何名為非愚癡地？所謂得如實明故。

「云何名為阿含智？所謂知一切世間、出世間所作業智故。

「云何名為能發起於明？所謂惟憶念趣一切善道故。

「云何名為斷除無明？謂滅一切非善趣憶想故。

「云何名為滿足解脫？所謂得大聖法故。

「云何名為修禪者猗悅？所謂能得喜樂一心故。

「云何名為眼見者？所謂見於實義無所見故。

「云何名為神通變現？所謂善修無障法故。

「云何名為神足現前？謂能獲一切法無分別智，無有障礙故。

「云何名為樂聞陀羅尼？所謂了知一切法，於一切法能趣向涅槃平等故。

「云何念持不忘？謂一切攀緣自性滅故。

「云何名為如來住持？謂出生諸功德、智慧不可壞故。

「云何名為方便善巧導師？謂令他趣向安隱快樂大城故。

「云何名為微細智猶如毛端？謂難可測知故。

「云何難知、難可相應？謂昔所未曾得故。

「云何遠離文字？謂言語道不可得故。

「云何名為音聲難知？謂一切法不可思議故。

「云何名為智人能知？謂知法是無價寶故。

「云何名為已知調伏智所知？謂如言而作故。

「云何名為知於少欲？謂知多欲過故。

「云何名為勇猛精進？謂知不捨要期故。

「云何名為憶念總持？謂隨所為作不失故。

「云何名為窮盡於苦？謂斷除貪、恚、癡故。

「云何名為一切法無生？謂滅一切識、一切願故。

「云何名為一言演說能知一切生死諸趣？謂觀一切法猶如夢幻，以不取著故。

「童子！是名解釋三百句法門義了矣。童子！是為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佛法智無量，演說無窮盡，

廣說諸法已，普獲諸功德。

廣大如虛空，是法相如是，

此為究竟寶，故名為方廣；

眾生行無邊，為說法亦廣，

無盡阿含義，故號為方廣。

說此法時，無量眾生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眾生於菩提得不退轉、無量眾生發辟支佛心、無量眾生證於三果。

復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雨天妙香、灑散天花、擊作百千萬種諸天音樂、於虛空中雨諸天衣，旋轉而下作如是言：「是諸眾生聞此法故，獲大善利；是諸眾生於無量佛所宿殖善本故，聞此法歡喜受持、讀誦、書寫、為人解說，與一切眾生作上福田、成就利益一切眾生，不斷佛種；是諸眾生決定能為菩提先道，聞是法門起如實行。」

爾時，佛告阿難：「汝當受持如是法門，讀誦、受持、書寫、為人廣說。」

阿難白佛言：「當何名斯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入於大悲』，汝當受持；名為『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汝當受持。」

阿難白佛言：「如佛勅旨，我當受持此法門。」

說此經已，爾時月光童子歡喜踊躍，阿逸多菩薩等八十億那由他菩薩，長老阿難及諸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淨居天子、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天帝釋、四天王等諸天、世人、阿修羅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月燈三昧經卷第十

(存疑　卷第八六百頁上段九行思議上疑脫可字。)

# 維摩詰所說經(一名不可思議解脫上卷)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 佛國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蓋諸大眾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

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并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譬如須彌山王顯于大海，安處眾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眾。

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爾時一切大眾。覩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是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脩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

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

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

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

以斯妙法濟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海德無邊。

毀譽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虛空，孰聞人寶不敬承。

今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

悉見世間諸所有，十力哀現是化變，

眾覩希有皆歎佛，今我稽首三界尊。

大聖法王眾所歸，淨心觀佛靡不欣，

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

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

稽首十力大精進，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能斷眾結縛，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能度諸世間，稽首永離生死道。

悉知眾生來去相，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

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

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蕀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天及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剎利，剎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政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是身無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如風；是身無人，為如水；是身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為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為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是身無定，為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

「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

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聞此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語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即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麁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仁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當有何惱？』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應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眾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嬈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

「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時維摩詰現神變已，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于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詰經卷上

#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詶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

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

又問：「以何為空？」

答曰：「以空空。」

又問：「空何用空？」

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

又問：「空可分別耶？」

答曰：「分別亦空。」

又問：「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

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

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

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為離？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

「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為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治，為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

「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

「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在於生死，不為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眾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遍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雖行四念處，而不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聖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

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

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

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

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昇。」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嬈魚、鼈、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嬈。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延七日以為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鍼鋒舉一棗葉，而無所嬈。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教化眾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車磲、馬碯、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 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焦穀牙，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起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烟之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

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為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

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

「何謂為喜？」

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

「何謂為捨？」

答曰：「所作福祐，無所悕望。」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

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

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

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

答曰：「當行正念。」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

答曰：「當行不生不滅。」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

答曰：「身為本。」

又問：「身孰為本？」

答曰：「欲貪為本。」

又問：「欲貪孰為本？」

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

答曰：「顛倒想為本。」

又問：「顛倒想孰為本？」

答曰：「無住為本。」

又問：「無住孰為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

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

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

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

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即於佛法為增上慢。」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

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賙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閦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

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

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

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

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

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

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

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

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恒河沙，皆謂何乎？」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

曰：「無所得故而得。」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 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閡；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懃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刑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六入為種，七識處為種，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十不善道為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

曰：「何謂也？」

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返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

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

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慈悲心為女，

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四攝為伎女，

歌詠誦法言，以此為音樂。

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為車，

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眾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深心為華鬘。

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

四禪為床座，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以為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為漿，

淨心以澡浴，戒品為塗香。

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踰，

降伏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

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

諸有眾生類，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現。

覺知眾魔事，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成就諸群生，

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

眾人有常想，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眾生，俱來請菩薩，

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

經書禁呪術，工巧諸伎藝，

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

世間眾道法，悉於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

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眾毒。

劫中有飢饉，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飢渴，却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為之起慈心，

化彼諸眾生，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立之以等力，

菩薩現威勢，降伏使和安。

一切國土中，諸有地獄處，

輒往到于彼，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畜生相食噉，

皆現生於彼，為之作利益。

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

令魔心憒亂，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

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

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

或為邑中主，或作商人導，

國師及大臣，以祐利眾生。

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

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為現大力士，

消伏諸貢高，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眾，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無畏，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婬欲，為五通仙人，

開導諸群生，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現為作僮僕，

既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道，

以善方便力，皆能給足之。

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

智慧無邊際，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於無量億劫，

讚歎其功德，猶尚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

##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不眴菩薩曰：「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生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 香積佛品第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為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

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

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于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

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毘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揣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𣩠。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

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

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婬，是邪婬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悋，是慳悋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為，是無為；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猨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譬如象馬，𢤱悷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為十。」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

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第十一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為此瑞應。」

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

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

「唯然，已見！」

「於汝意云何？」「世尊！我覩其為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

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

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

阿難言：「此所從來？」

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

維摩詰言：「至此飯消。」

曰：「此飯久如當消？」

曰：「此飯勢力至于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

「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為多聞。」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非謂菩薩。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

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悋；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為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求之無厭，而不捨世間法，不壞威儀法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

「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

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并諸菩薩已，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 維摩詰所說經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

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

「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

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

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

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即無眾冥。」

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

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

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故，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

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

皆曰：「唯然已見。」

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

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

「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為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即為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即為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即為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 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是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即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常為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為作護。」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即為供養去、來、今佛。

「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𥯤、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剎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於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為多不？」

釋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

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

「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

「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為法供養？』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眾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能令眾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上法之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眾生得生天上。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炎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駄為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即我身是。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 維摩詰所說經囑累品第十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剎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于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廣說。

「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為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為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畏，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行。

「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為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為新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

「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為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為二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為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當知皆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

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為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

阿難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

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維摩詰經卷下

#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毘富羅山中，與大比丘眾滿足百千人俱。復有百千諸菩薩眾，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等。復有欲界諸天子、色界淨居諸天子等，圍遶在前而為說法。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無所有，在彼會坐。然彼眾中有諸菩薩，心懷疑惑，悔作惡者、住顛倒者、有業障者、有法障者，及諸眾生為障所障不能問佛。

然彼欲為彼等眾生淨業障故，欲問世尊：「觀此諸眾，多有菩薩欲悔先惡，而心焦惱不能聽法。復見菩薩，心不悔惱能一心聽，觀彼心行多有苦惱，多有憂患多有穢雜，多生老死憂悲苦惱，多怨憎會多愛別離，當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為如是等無量纏縛。云何當於阿僧祇劫行菩薩行？既自有縛，云何當能解眾生縛？」爾時，無所有菩薩如是念已，即自思惟：「若世尊教聽我請問，為於此眾一切眾生，作惡疑悔令遠離故。」

爾時，世尊知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并及彼等諸菩薩眾心所念已，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汝無所有！我亦不為諸菩薩說有染有著有縛有繫有犯犯處。所以者何？一切著處，一切染處，一切縛處，一切障處，一切犯處，欲令超越遠離諸相，行不和合，諸法不雜，不可得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一切諸法不縛，諸法不染，諸法不著，不繫不障，不犯不得，是故當成一切種智。善男子！有一切智發心之處不得眾生，於彼處中無法可縛可染可著可繫可障可犯可得可知處所，汝無所有！汝應當為諸菩薩問。如諸菩薩摩訶薩等不倦不污無著無縛無障虛空，離虛空想無有障礙，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成就故，於一切處當為開顯。」

爾時，無所有菩薩既為如來教請加持，及己智力於多佛所種善根故，能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疑惑，隱身不現而無所著。欲為攝化諸菩薩故，而復欲顯諸福德故，復為著心諸眾生等，為取著覆行在於相，遠善知識為惡知識之所攝取諸菩薩輩，知一切法皆不可得，欲令無著、欲令覺故，即以無量種種名花，或水陸生或金銀花，普散佛上。以精誠意歡喜勝妙無有缺減，令諸眾生生歡喜故，讚歎世尊。以偈問曰：

菩薩遊何處？何者是父母？

住止於何處？何等為眷屬？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空遊處，般若母佛父，

佛塔為住處，諸菩薩眷屬，

遊六波羅蜜，菩提心父母，

三昧為住處，諸福為眷屬。

爾時，無所有菩薩從佛世尊聞此偈已，歡喜隨順。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以何為因緣？用何方便智？

觸證於何法？當覺知云何？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菩提緣，方便攝眾生，

證諸法空已，智者覺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歡喜隨順，以偈稱讚。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故不墮惡？大熾可畏處，

捨一切惡處，速至於善處。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不造一切罪，是故捨惡處；

恒常為法行，是故至善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讚。而復問曰：

善說此語言，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彼多罪，無智處造作，

一切能速滅，盡滅無遺餘？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眾生求解脫，此等願菩提，

菩提不得故，諸罪皆滅盡。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順歡喜。復以偈頌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諸愛著，流轉煩惱苦，

成就菩提時，皆盡無有餘？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常樂我淨處，顛倒取虛空，

如實真覺已，渴愛皆當盡。

無我慢渴愛，取等如虛空，

不住於內外，彼等無得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偈，而復稱讚。以偈問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當作何業已，彼種子云何？

彼等多有財，恒常無有盡，

復能施一切，捨施無慳悋，

身肉財頭等，彼皆悉能捨。

爾時，世尊聞此問已，為無所有而為解釋，復說偈言：

恒常於三寶，供養不疲倦，

若復斷世間，彼智者供養，

所發菩提心，為樂眾生故。

彼荷擔菩提，為他說受用，

一切一切智，為與眾生說，

是故彼有財，一切時無盡。

作如是業已，種如是子已，

一切所生處，福饒多有財。

若麁若細食，飲已淨如法，

若得新衣服，先他後自著，

是故生生中，一切具足勝，

不加用功力，而得無盡財。

是故一切施，捨施無慳悋，

身肉及與頭，彼等無不施。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歎。復以偈問：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離熱惱，身口及與意？

云何有上色，無垢最清淨？

爾時，世尊復為敷演而說偈言：

受齋戒無闕，常說空無缺，

知一切皆空，忍諸打罵辱，

身口及與意，是故無熱惱，

當得最上色，一切眾生愛。

略說一切善語中，一切諸問解釋中，

彼等云何堅精進？於一切處不違背，

彼云何得有諸乘？若在世間及出世。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作事不怯弱，分別心行中，

故精進及智，所生中常有。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彼云何有智，世間中決定？

彼云何有力，眾生無能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常問諸佛法，不誹謗諸法，

求諸巧方便，故彼有上智。

五種味常施，施眾生無畏，

是故彼有力，眾生無能伏。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彼云何勝色，於世間最上？

云何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若聞虛實過，不傳向他說，

常讚歎三寶，名聞至十方，

不惱諸眾生，不隨喜殺者，

是故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得梵音，迦陵頻伽聲？

若有得聞者，聞已得歡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說法時讚歎，無復毀訾言，

不破壞和合，是故得上音。

護四種口過，常說利益言，

自過能發露，是故得上音。

螺鼓等音聲，和合眾伎樂，

供養諸佛已，是故得上音。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彼身腹，而得於平正，

所有諸眷屬，而得相隨順？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毒藥及非藥，不與不教他，

應病施湯藥，是故腹平正；

善友及怨讎，平等於光明，

於彼等心已，是故腹平正；

所有眾生界，無有數量者，

愛念如自身，是故腹平正；

父母於一子，常起憐愍意，

於眾生如是，故得腹平正。

菩薩及父母，供養不疲倦，

是故彼眷屬，常順如自身。

世尊諸長宿，及有尊上者，

若承事彼等，調柔心謙下，

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

彼無有分別，一切平等心，

以四攝攝他，能攝多眾生，

是故彼眷屬，當得如自身。

教行諸善利，於不思眾生，

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

和合菩提心，於不思眾生，

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

彼等無不捨，於諸眾生所，

故彼眷屬等，隨順如自身。

於諸眾生等，當共同一事，

是故諸眾生，常共為眷屬。

己所有愛物，能以施於他，

不念失分別，是故多眷屬。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彼念淨，當有趣無邊？

云何彼樂法，亦不離正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樂法者為說，失法者令念，

不惱於眾生，故彼正念行。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聞法已，常無有疑惑？

若得五通已，云何當不失？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令眾生無惑，最上佛法中，

彼等聞無疑，當得不失通。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諸菩薩，常在諸佛前，

貪瞋一切種，亦不能降伏？

云何生煩惱？依何而對治，

復能有慚愧，生已能寂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恒常念諸佛，亦無有所念，

不得於眾生，彼等言菩提，

是故名菩薩，恒常在佛前。

亦不壞煩惱，亦不離諸佛，

猶如智慧人，仰觀上虛空，

於中無身心，彼無有別處，

何時彼智人，觀看上虛空？

彼時無餘念，若身若心中。

如是護菩提，彼於諸佛所，

不動身心等，亦不遠諸佛，

無物妄分別，發起欲等患，

無物不分別，是故不可破。

有念現前生，無念故無障，

捨已無實故，覺已此等捨。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當化生，菩薩常有樂，

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花中？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所有諸功德，生死中有樂，

眾生於中生，教諸佛法中，

所有波羅蜜，於中一切教，

世間及出世，令覺一切法。

一切諸法相，無相無持者，

諸法如是住，於中教眾生。

於空及無相，無生中亦然，

世間無行處，於中教眾生。

是故彼化生，菩薩常有樂，

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花中。

如是修功德，菩薩不毀者，

彼等不為難，諸樂不思議。

修是功德已，無能毀菩薩，

諸法中巧智，彼無所不知。

於諸法自在，決定見無疑，

為於眾生說，攝取眾生故。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此言，稱歎世尊，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婦人見，變身為丈夫，

端正人憙見，眾生皆愛樂？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所有婦人念，婦人攀緣處，

婦人歌詠聲，於彼不共住。

皆不憙見聞，不觸如毒器，

遠離如毒蛇，常恐怖婦人。

不觸於諸女，不勸受女身；

教轉女身故，彼見成男身。

如是行行已，正住於此行，

是故婦人見，即變身為男。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說此已，隨喜此言復以偈問：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眾生見，能發菩提心，

而得不退轉，乃至菩提座？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不說於小處，唯說勝菩提，

是故眾生見，即發菩提心。

若少分所有，想行中眾苦，

如實無有處，為諸眾生說。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見病者，於此發慈心？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

觀身是虛妄，於中無所著，

此是世間藥，是故脫眾患；

由此病者見，須臾得除差，

於彼起慈心，是故除諸患。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而說偈言：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眾生見，所有諸飢渴，

皆悉能除愈，飽滿身充悅？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常施多飲食，復為說上法，

是故眾生見，飢虛自然滅。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以偈頌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能離著，斷滅及常等，

彼於中邊中，亦復無依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不攀緣分別，超越世語言，

知諸法平等，彼得無染著。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見惡行，能縛此世間，

捨一切諸趣，能淨業思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當近善知識，若發菩提心，

是故離惡行，當淨於佛智。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讚，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想行智，一切皆無有，

真實空法中，彼當得無疑？

何緣得辯才，能分別諸句，

知於眾生行，如是為說法？

云何四輪中，常得於彼住，

彼不墮八難，當得此閑處？

當取何頭陀，當行何苦行，

彼無有惡悔，又復無煩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眾生著想行，說如陽焰義，

覺空無我已，當解諸辯才。

覺實最勝義，彼當離八難，

當滿四種輪，菩薩善巧智。

抖擻諸有得，不得上苦行，

知自我空已，無復有疑悔。

諸法如虛空，知已不著世，

覺顛倒義已，當成佛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言，復問世尊，以偈頌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聞已到閑處，當無所可住，

云何發菩提，而名為最上？

爾時，世尊復為解釋而說偈言：

如是聞已發，發已而不住，

彼上勝眾生，當行勝菩提。

若行如是行，彼無處可住，

當速覺菩提，如人上射箭。

此是三行說，若當覺如實，

如本性寂靜，彼不行菩提。

若有為聲中，所說於世間，

一切聲無故，當知不為實。

無實中無發，行亦不可得，

若能如是知，彼行菩提行。

無行以行取，亦不淺開敷，

無所覺知已，彼行不可得。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何緣捨諸身，當無一切苦，

平等到諸界，當捨壽命行？

若復右脇臥，若結加趺坐，

或復起立住，或復當合掌，

說甚深法時，般若波羅蜜。

一切諸佛法，不住寂諸法，

或見成佛時，或讚歎諸法，

所有說諸法，定意於彼聽。

當捨故身體，後生新身體，

從家至於家，生發菩提心，

不迷調伏念，一念正住定。

云何當捨命，當復現神通？

為我解此問，無邊智聚者。

於中略當知，如調伏所說，

所有諸功德，無量不思議，

一切勝具足，彼等當成就。

教師為我說，如有實如相，

若聞是功德，一切當供養。

當護十善已，無疑於空法，

具四種梵行，一切皆成就。

不得於六根，及一切三界，

一切得自在，所聞不生疑。

所有有為法，當知皆如影，

應當如是知，其影無有為。

無有為無影，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說，無慳無有施；

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無持戒破戒；

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無諍無忍者；

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無懈無精進；

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無亂無禪定；

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無愚無智慧。

於時無影已，更無有所見，

彼無所見已，故言為無影。

亦非無有眼，其眼淨無垢，

彼中無有物，無物盲不見。

清淨當無物，無名無清淨，

如是淨眼者，清淨無所見。

所有影無有，無有亦無有，

其空於空中，於諸煩惱等。

現無當亦無，若男若女二，

今無當亦無，此等如虛空，

無思無分別。若知如此者，

彼無有所著，離諸身有住，

當求諸佛法。如虛空無邊，

彼無所可住，無住無攀緣，

隨意去而去。如是摩訶薩，

當覺此方便，不著於三界，

當行菩提行，心及與身口，

常行為眾生。不知體空虛，

猶如壓油輪，彼等見行時，

不得於邊際，令住不動法，

無所有住處。數數見眾生，

受諸苦惱時，於彼起悲心，

當行菩提行，為諸眾生說，

如實真如相，汝等離有為，

應覺於真實。顛倒無智故，

無牢起牢思，無牢身體中，

愚癡等味著。此身常日別，

以飲食買贖，彼不為自他，

虛妄受疲倦。常與受樂時，

亦無念恩德，無恩念羸弱，

宜應速捨去。生死中受苦，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飲，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生死受戲樂，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生死多受喜，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承事此身已，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生死流轉中，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睡，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令此身受樂，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令此身受苦，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養育於此身，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此身起我所，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愛欲等流轉，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如無實無物，

顛倒常欺誑，癡惑諸有為，

如是誑癡世。猶如癡小兒，

為他所欺誑，如是愚無智，

以虛事所誑。無實誑愚蒙，

不知無實故，當受虛妄苦，

癡意起毒想。自然於自身，

自然自合苦，猶如惡行故，

後自受形首。心思已出言，

身作非善事，其思無所有，

言說亦無事，其聲無過去，

過去亦復無，過去我何說？

亦無有實相。若有如是知，

身心如是觸，彼即戒行具，

不生諸惡道。此等四種偈，

舊作十億數，往昔別生中，

求勝菩提故，我聞此等偈，

未曾墮惡道，當逢事諸佛，

無量人中雄。我過去次第，

值遇然燈佛，彼時觸如是，

於後我得記。我為眾生說，

於後住佛智，我無所可取，

愚癡不受教。嗚呼眾生鈍！

盲冥癡無智，能盡苦因緣，

授之不肯欲，無智不肯取，

樂小法眾生，不取於大法。

若得世間樂，及解脫世間，

常生世間眼，授彼而不取。

得聞於此偈，若如是住已，

於世無分別。我於世間中，

寂靜無所著，當脫一切苦，

而得不動樂。

爾時，眾中有不調伏怨仇害人者，在彼眾中從坐而起，偏袒右邊整衣服已，作如是念：「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其世尊者，具足法身，不可少物而用供養。如是大德具足法身，然我今者，於世間中先有暗障，今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得聞法要，我已得於一切法中無有障礙，已滅黑暗照曜世間。我今自見已生天眼已得五通，我今已得脫諸苦惱，我見自身所著衣服皆有血污，我於今者若以此衣覆世尊上，唯恐不任如來所受。願佛威神令我更得勝物奉施，供養世尊當用奉事，如是最勝大德法身。如此眾生具足難有。」

是惡心難調怨仇害人者，起如是願，欲信入佛如來大德神通。念時，彼左手中自然而有一篋天花，柔軟潤澤過於諸天，眾香自燒；於右手中，上衣下衣自然而生，歡喜踊躍遍滿其身，更於諸佛大德神通更求信入。彼時即見十方無量世界諸佛皆放光明。爾時，彼復作如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大德神通不可稱量無有等等。願諸眾生信佛大德，自身觸已皆得行願。」即以上衣及以下衣而覆佛上，以彼天花如是再三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莖上葉下而成花蓋。然彼復生第二花篋，亦生第二上衣下衣。彼復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身，即作是念：「若佛聽我以此花散此無量佛，及以此等上衣下衣覆諸佛上。願我生信諸佛世尊，願勿令我當有悔意而不成施。」

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汝應普散此諸如來。善男子！一切諸佛同一法身。諸佛世尊於諸法中、於諸物中無嫉妬意。善男子！諸佛世尊受用果報，於諸物中無染著故。」

彼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聽許我。」即以諸花及上下衣，遙散無量諸佛世尊。見彼花衣於諸佛上，在虛空中作蓋而住，及見彼衣在諸佛前，即生愛樂歡喜踊躍，四支投地禮世尊足，舐世尊足而為頂禮。彼復見身頂禮諸佛，及釋迦牟尼佛。

時彼諸世尊，及釋迦牟尼佛，皆以右手摩其頭言：「起！善男子！汝今已生無量福聚。」

彼則起已，唯見釋迦牟尼如來，彼則問言：「世尊！彼等無量諸佛世尊！今何所在？我不復見。」

佛言：「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法身具足，無所得故，汝今應信。」

彼作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有如是色見大法體。」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在一面住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是惡心難調怨仇殺人害者。唯然，世尊！如我先作令此眾知。世尊！我為此眾生等故如是說。此等聞已，當起厭離如是等惡，如先所有毒害嚴熾。若諸眾生，有見我時恐怖馳走。世尊！我於今朝，取合死者十丈夫殺，嚙壞彼項即飲彼血。世尊！我時以人血醉，惡心更增更求害人。然我求時在王舍城，漸漸遊行至東北分。于時我見王舍城中，有多人眾遊行在路，我則背面在遠而住，恐彼見我生怖迴還。

「世尊！時彼人眾出王舍城，皆共往詣毘富羅山，到已上山。我時復見多有俱致那由他百千諸天遍滿，不得邊際。世尊！我於彼時不見有一能於世尊功德光明，眾相諸色形貌長短，若寬廣等能有勝者。世尊！我自見身最為卑賤，我於爾時即於自身生穢惡想，生輕弱想、不如物想。我於爾時毀辱自身，我今無利我今惡活，我於如是多人眾中，最為下賤最為穢惡，最為不如最為嚴熾。

「世尊！我於爾時厭惡自身如是羞愧，若此大地容受我者即便入中。唯然，世尊！我於爾時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但信諸佛大德法身。汝當得離此下類身。』我於爾時如是思惟，正念根中念於諸佛大德法身。如是念時復聞虛空如是聲言：『善男子！汝當莫瞬諦觀世尊，汝觀察時即當得入諸佛體中，當信當得。』

「世尊！我於彼時合掌不瞬瞻仰世尊，即見世尊諸毛孔中出大蓮花，眾寶所成有無量色，金色無邊色諸蓮花等，大如車輪從身中出。彼花臺中皆有諸佛，如釋迦如來諸相具足，皆於中坐遍滿虛空，無有眾生能障礙者，於日光明亦無能障。

「世尊！我於彼時即生最勝歡喜踊躍，此是諸佛神通之力。我於彼時生清淨已見佛世尊，如是觀時即見所有諸世界中無佛出處，即住彼間而為說法攝諸菩薩，無著無作，無有熱惱，空無所有，無言無說，無有所住。于彼時中多有俱致那由他等百千眾生發菩提心，離顛倒法信無言空，於多億劫住菩提中，我如是知。亦不知晝亦不知夜，不知半月一月年節，我如是知。

「於彼時中，我聞般若波羅蜜法，無染著處，無言無說。我於彼時聞如是法，所有法相無有染著，無有言說，聞是法已不見自身，無知無得，亦無處所。當於彼時有如來像出現我前，於彼時間即自見身及見諸佛，還復來入於世尊身，不見世尊身，不見世尊身有增減，不見世尊住處有暗。」

佛告彼言：「汝善男子！此是彼等諸佛如來大神通力。」

彼難調者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於佛大神通力更無有疑。我無疑故，見於無量諸菩薩等身皆金色，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持諸音樂種種香花甚可悅樂，禮拜世尊奉獻供養，以彼香花散佛上已，聞無所有所問法已，歡喜踊躍遍滿其身，即自稱歎欣慶而去。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此是諸佛神通之力，無有眾生得邊際者。我於彼時還入思惟諸佛神通，思求此時見此聽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大眾，而說偈言：

無比知寂已，處所無染著，

當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一

#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世尊！我於彼時，復見彼諸聽法大眾，以天人花及眾寶物而散佛上；及諸菩薩而聽法已，復更出生種種音樂雜色衣服供養世尊，以諸衣服覆世尊上，還坐本處而共聽法。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無礙！思惟信入隨順而行。』世尊！我聞此說無礙法聲，即入覺知，而說偈言：

我覺寂靜時，無有障礙處，

即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

「世尊！我於彼時復於空中，見如來身，聞說是言：『汝善男子！汝莫捨意，汝應更信諸佛神通勤求信入。汝善男子！汝於長夜無智愚癡，恒為欺誑受苦惱故。』

「世尊！我於彼時聞是語已，復生恐怖身毛皆竪，一心思惟求佛神通。我思惟時，即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樹林花果皆悉開敷，好色香潔甚可愛樂，世間天人阿修羅等以花散佛，而供養已還沒不現。復有諸果香潔無比，復見世尊左手執鉢，以取諸果滿於鉢中。又見世尊於臍中出諸化菩薩，從於鉢中而取果已，遍至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授與無量諸佛世尊，彼世尊鉢皆悉盈滿。我見彼佛世尊食時，臍中復出諸化菩薩，身皆金色眾相莊嚴。從身出已，我復見彼諸世界中，有諸菩薩及諸眾生，以彼諸果奉獻供養。既奉獻已見彼食時，彼等食已皆悉得成如來形相，至餘世界無佛之處，於彼演說般若波羅蜜法要，教化成熟無量眾生住於菩提，諸佛法中勤修不斷，為說法故彼等還沒，如來鉢中果還盈滿。復見此果從鉢出已，供養一切世間眾生，充潤自身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恭敬却住一面，從世尊所聞無所有解釋法相，一心聽受更無所見，更無有智。

「世尊！我亦如是聽入隨順如所說行，我如是知我身與佛，及此大眾空無可說。如是念時，有一佛像起語我言：『汝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神通。』我於彼時所得諸想我想不行，亦無歡喜亦不怯弱。我唯信入諸佛神通，如是思惟：『願諸眾生未入者入，未度者度。』我發是心：『願諸眾生於佛神通圓滿無缺。』我時亦復無眾生想。然我於佛大神通不可破壞，為諸眾生及此大眾令成熟故，作如是言：『嗚呼諸佛大德神通！如是希有我今乃見，然佛神通亦無增減。』

「彼時復見空中有佛，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更求信入諸佛神通。』世尊！我於彼時一心信入諸佛神通，一心念時即見諸佛神通力故，一切眾生即一眾生，一眾生即一切眾生，然彼一切我亦不見。

「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諸佛神通不可思議！如我見佛大神通等。』我於彼時更求諸佛大德神通亦無厭足，我求彼時更轉信入更復專念，思惟觸證令增廣故。世尊！我於彼時見此三千大千世界四方所有毘富羅山，佛及四眾天人修羅，諸世界等皆成大海，清淨無濁更無餘相。

「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如是！』世尊！我念佛神通時，即見世尊坐彼水中而水不著。我復見有菴摩羅果，及菩提果無所缺壞，繞佛三匝住在佛前，佛為說法，復說諸佛大神通等。為說法時成菩薩形，頂禮佛已即沒不現。復見世尊在毘富羅山為眾說法，如是略說乃至成火，又成螢火，又復成風、大毘羅果，是則成地如大母指。一切世間即一世間，一世間即一切世間，彼諸世間復成無智彼則真體。我於彼時於佛神通如是觸證，思惟是已不生疑惑。亦不恐怖心慮不行。

「爾時，有一如來形像在我前住，而謂我言：『汝善男子！於幾時行六波羅蜜，而能信此佛大神通廣思惟證？』世尊！我於彼時白彼佛言：『如所言六波羅蜜者。為是何謂？』彼告我言：『所謂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汝善男子、如是名為六波羅蜜，行已當得證入諸佛大神通中，汝已成佛大神通已。』

「我時白言：『是故，世間諸天及人阿修羅等，聽我今說，現今世尊為我證明，於諸法中得無礙智。世尊現知，如我今說，我未曾行六波羅蜜，而得證於佛大神通。我今始聞六波羅蜜，我本前際墮黑闇中不可得知。今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我既聞已於諸法中無復黑闇，於諸陰聚分別法中得無所著。而說偈言：

我得寂靜智，無復有所著，

今已脫諸苦，現得不動樂，

寂靜無比智，寂無有所寂。

為何事布施？多百爾所劫，

我無布施行，已證無比寂。

布施中何作？彼施不為寂，

寂靜無比智，寂無有寂處。

為何事持戒？多百爾所劫，

我今不持戒，已證無比寂。

寂中無持戒，戒亦不為寂，

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

為何事修忍？多百爾所劫，

我今不修忍，已證無比寂。

寂中何所忍？忍亦不為寂，

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

為何而精進？多百爾所劫，

我不行精進，已證無比寂。

寂中用進為，寂滅無精進，

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

為何而修禪？多百爾所劫，

我今不修禪，已證無比寂。

於中用禪為？寂中無禪定，

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

為何修智慧？多百爾所劫，

我未修智慧，已知無比寂。

於中用智為？寂中無智慧，

何用施戒忍，精進及禪定，

智慧等諸度，何用多所行？

我以無智故，已知寂無比，

於中智何作？寂中無用智。

願為我解釋，所有諸法中。

一切智自在，尊無不知者。

彼問此義已，兩足尊為釋。

如實真如等，不散亦不合，

不取亦不捨，汝今應當知。

於中及自他，當更無有疑，

知佛神通已，則離於我想，

亦復無言說，自身捨無上。

覺佛神通已，一切罪皆滅，

滅已無熱惱，故名持戒者。

聞佛神通已，彼言大神通，

如實無思慮，彼名忍辱者。

覺佛神通已，彼心無怯弱，

更復生精進，故名精進者。

覺佛神通已，彼心不散亂，

捨一切諸相，故名禪定者。

覺佛神通已，彼不著三界，

超越諸障礙，故名智度者。

是行一切處，諸度調伏者，

覺知一切佛，是名佛神通。

爾時，惡心難調害人者，白佛言：「世尊！一一諸佛法教難覺，微少智者更深思惟。」而說偈言：

若有聞觸證，云何覺神通？

彼當能滿足，是等諸六度，

及助菩提法。何謂佛神通？

有何實體相？彼有何色住？

云何而得證？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惡心難調害人者言：

若有自覺知，自已無眾生，

一切法中智，彼是佛神通。

眾生有著心，教於空法中，

如是教眾生，當得佛神通。

眾生有著心，當一心普覺，

亦不當發心，此是佛神通。

所有諸佛剎，即知一佛剎，

彼此不相入，此是佛神通。

知諸法不生，能發菩提心，

諸眾生一生，故言佛神通。

忍言為神通，忍法體亦盡，

入於一切法，亦無有所住。

彼住佛神通，一切法無疑，

無疑無生法，故彼得授記。

成熟眾生故，當清淨佛剎，

於多劫修行，當得佛智故。

覺知諸佛空，一切最為上，

度佛法彼岸，成熟眾生故。

佛聲及神通，文義皆能證，

於祕密教中，即得度彼岸。

無邊不可取，亦無遍知者，

如是佛神通，無復有邊際。

若自此證已，即是勝布施，

一切施中上，更不生惡處。

能行一切施，彼常行施時，

無有分別知，亦無有所住。

覺知是教已，彼無物不捨，

於一切生中，是故捨一切。

若聞此法已，能捨於我想，

取已無所著，是為最上檀。

聞已無熱惱，身心得寂靜，

是為最上戒，更無有勝者。

於一空法中，無忍無諍競，

是為最勝忍，於中無上者。

知諸法空已，無有怯弱心，

是為勝精進，於中無過者。

於空常不亂，一切心發覺，

此是快禪定，唯聲中示現。

若於空不怖，一切智無想，

離睡眠無知，是智為最上。

是等諸度行，入於是教中，

若知無言說，彼即度諸度。

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逼惱，

彼即知正法，無功用智定。

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逼迫，

無知寂靜故，度於施彼岸。

若不壞諸法，亦不逼諸法，

此是最勝戒，一切戒中上。

若不破壞物，於非法亦然，

如是無疑已，更不墮惡道。

若忍無盡故，覺一切有為，

此是最勝忍，斷一切鬪諍。

常習近是忍，晝夜不休息，

如是身觸證，當得可喜色。

若修習空時，不生勞倦意，

是即上精進，捨一切懈怠。

如是彼精進，若能身觸已，

即名上精進，一切無過者。

不著於空法，及與禪寂滅，

此是最勝空，遠離諸覺觀。

是中禪喜者，彼捨諸煩惱，

如是身觸已，即無有輕躁。

若於內外法，無所有依著，

此是最勝智，無有智能散。

當觀一切法，若無有智處，

如是觸知已，不染著諸世。

如是如實知，常能一切施，

亦無一切施，彼無有所取。

諸法無所有，即是諸法體，

彼無所觸已，名為財富者。

若思能清涼，善修於平等，

無有諸怯弱，斷疑遍普照。

清淨住戒中，彼無有熱惱，

若無有所證，彼戒無所轉。

解脫如虛空，更無有所見，

如虛空清淨，故彼無惡作。

無所見諸法，而求無上道，

為諸眾生故，所起煩惱處。

不見彼彼身，不見彼身時，

煩惱無縛處，解脫皆如夢。

更無所復見，彼無亦不見，

是故名如夢。如是諸言說，

有無等差別，聲覺觀分別，

如空不可取。持戒與破戒，

善趣及惡趣，癡虛妄分別，

是處無真實。猶如鏡中像，

分別故見彼，於彼無所有，

色體實如是。如是內計我，

士夫不可得，內既無所有，

外亦不可得。此是如如教，

是故言為空，若能知空者，

彼當證寂滅。色從因緣生，

彼色無實體，若緣彼無有，

彼無無有因。無因故不生，

本性空寂靜，無取亦無捨，

無棄亦無似。若證是無二，

一切根能忍，若得如是忍，

彼當速成佛。我如是知已，

得見然燈佛，於後授我記，

汝往當成佛。若有善男子，

及以善女人，彼覺如是等，

則亦當不難。若有善女人，

欲轉於女身，應如是知身，

即得具足願。好色甚端正，

見者生歡喜，丈夫富伽羅。

覺知如是教，正行正念者，

聞持已能思，名智慧丈夫，

為眾決疑網。若有多眾生，

疑惑無定意，欲求於智慧，

彼能為斷疑。若住不正道，

令彼住正路，幽冥諸眾生，

能為彼照明。所有受生處，

一切處得明，為眾生愛樂，

覺知此教故。壽命得長遠，

諸根悉具足，常生勝族姓，

眷屬皆隨順。隨何等生處，

為一切利益，并餘眾生等，

悉令住菩提。若聞是等法，

能速自證見，諸眾生應當，

常恭敬奉事。應當作福田，

堪受一切施，常為善丈夫，

為世間支提。住於諸佛前，

於一切勝施，無上世尊邊，

彼等堪施主，降伏諸世間，

當為作福田。若聞如是法，

能勤修速證，一切諸佛教，

此修多羅說。如是覺菩提，

如如無分別，為此益法教，

當行菩提行，阿僧祇劫數，

聞是教法故。若於人天中，

欲受諸果報，而能聞是法，

應勤修速證。彼無能降伏，

調御諸眾生，能於諸餘眾，

彼恒有威德。彼智善得利，

善得於壽命，得值佛出世，

能聞此教故。所有諸佛法，

彼知不思議，彼為作聲聞，

復得僧功德。捨於一切法，

復捨內自身，應聽修多羅，

聞已應覺知。此法無不說，

是處無所說，如是等諸法，

此中如是說。不取亦不捨，

亦無有得失，無處可持來，

是法無住處，所有過去佛，

彼如是說法，若有當來佛，

彼當如是說。於十方世界，

現在兩足尊，彼所說法教，

亦如是無二。若有眾生欲，

能說是法者，當如我所說，

如是當覺知。若不覺此法，

而當得涅槃，終不能觸證，

及當住菩提。此彼皆具足，

此是諸佛見，所有如是法，

及如是見處，眾生界求時，

難得於出現。若覺此諸法，

真實體空寂，諸法無有實，

諸法亦無有。若無有法想，

一切有寂靜，此彼如實知，

諸法無得處，無所有所問，

無所有所說。時彼摩訶薩，

名曰無所有，以念於如來，

復問人中上。所說如是法，

不可見而說，誰能覺如是，

不可覺知者。是等多億天，

及諸四部眾，合十指爪掌，

寂意而聽聞。彼聞已欣慶，

而無有所得，無智及得處，

多眾住是意。若有未知者，

彼等起欲樂，發勤精進意，

當得聞已知。如是聞真義，

真智無分別，如己無不如，

真復如是說。聞諸佛妙法，

所見大神通，皆發歡喜意，

當得上菩提。多有俱致天，

及百那由他，已覺自證知，

如我之所說。今我此眾中，

所有聞法者，倍有百千數，

已觸證真法，皆已共和合，

昔恒沙佛所，已聞覺是法。

彼聞今觸證，彼此當作佛，

如我今所在，當如是說法，

無有於增減。是殺害人者，

於往昔生處，曾聞如是法，

昔所未曾有。彼於今得聞，

無所有解釋，已入佛神通，

今知於聞義。見是等大眾，

即厭於自身，自見最下類，

知佛神通故，復更信深入，

不可思議等，彼入已即得。

非法非非法，此是佛神通，

諸世間無上，覺無分別已，

無所無不得。此害人利根，

如所聞聞已，利根向我說，

諸佛之法體。眾生心頑鈍，

為癡網所覆，雖復多時聞，

不知佛神通。我昔曾見佛，

證作人中上，覺是大神通，

於後得授記。過去八十四，

阿僧祇劫中，我值然燈佛，

以知有為法，以有所得故。

為得之所覆，而著於我想，

為諸煩惱惑，不覺佛神通。

以有於執著，流轉生死中，

數不得邊際。自餘若不覺，

如是佛神通，菩薩摩訶薩，

彼著亦多時。是諸菩薩等，

欲速證菩提，寂靜佛神通，

應速願覺入。如是難調伏，

名為害人者，還得利智根，

故彼得不難。

爾時，眾中無煩天子，即以諸天曼陀羅花而散佛上，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如是利根智慧微妙，乃能如是速疾決了。」說是語已。

爾時，佛告無煩天子言：「天子諦聽！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於過去世曾五百生，受毒蛇身見即害物。受彼身已於日夜中，多有眾生為彼所害，以飢惱故皆食彼盡猶不能足，食已消滅，皆成灰燼。彼以求食不得眠睡，身不安隱惡心更增。或經日夜半月一月，或經年歲，因惡心故而取命終，即便墮於阿鼻地獄。生彼處已受大苦惱，百千俱致那由他歲，若捨彼身還復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五百世，常當受於見毒蛇身。

「若捨彼身還復生於阿鼻地獄，以彼惡集如是起故，於最後生彼毒蛇母愛所縛故，殺若干虫與彼令食，食已飽滿身得安樂，便得睡眠晝夜不覺。彼睡眠時，其母即為多殺諸虫或至千數，斷其命已置其左右周匝圍繞，復置口邊皆成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諸虫潤身飽滿，還得安隱尋復睡眠經七日夜。彼母復於七日夜中殺百千虫，置其口邊而為大聚。

「彼睡覺已，食彼虫聚而猶未盡，即見其母更殺諸虫，持來聚集更為一聚。彼即生念：『奇哉！我母能為難事，為愛我故，求爾許虫與我令食，然我於今不知厭足，然不食盡不知邊際，我今不應如是求食，而令我母為愛我故為我求食。我今於母能作何報？』

「彼於母所起慈愛心，知有益處知有恩義，即生愛心生饒益心。彼資潤身。復以於母生慈念心稍有柔潤，於即睡眠身心安樂。彼時遇有取薪草人皆共見之，即以利斧斷其命根。

「彼命終已，有旃陀羅名曰氣噓，生彼子家還有惡心。彼時祖父氣噓死後，氣噓之子復當刑殺。復於後時彼氣噓子身復命終，既命終已遂絕此業，有合死者無人刑殺。

「爾時，大臣啟白王言：『大王當知，其主刑者名曰氣噓，其命已終，其彼有子身亦命終。大王當知，今無有人殺合死者。』

「爾時，彼王告大臣言：『彼氣噓門頗有種族，受彼世業資生已不？』臣白王言：『彼氣噓門現有孤子受其世業。』王勅臣言：『汝等可往將彼孤子而來見我。』大臣受勅將來見王。王勅之言：『童子！汝今既受氣噓世業資生，云何而不習於刑殺合死之人？』彼答王言：『敬如王教，我有親屬不聽我殺。王今若遣伏從來命，我蹔還家須臾復來。』王言：『童子！汝可知時宜應速來。』彼至家已，所有妻子及諸眷屬皆斷命已，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之親屬皆已殺盡，更無有人遮我殺者。唯願大王勅我所作。』於是即付刀杖殺具，彼仍不受。王復勅言：『汝今何故不受刀杖？』彼報王言：『大王！我今既名知刑殺害之人，自有牙齒不假刀杖。大王當知，若無齒力彼須刀杖，我有牙齒有合死者，我用齒齧而斷彼命，飲彼血已資潤我身增益氣力。』於是即取合死之人，以齒齧項而斷其命即飲其血，飲其血已倍增氣力，嚴熾威勢倍更增惡。

「善男子！彼難調伏殺害人者，於彼時間多殺眾生皆飲其血，惡心嚴熾心智猛利，如是利智得聞菩薩名無所有，請問世尊空義斷漏，不起煩惱顛倒分別，斷瞋恚意慳貪妬嫉，無恩義處悉能破除，得無言說。從佛所聞解說之時，聞已更復增益利智，復入諸佛大神通事，故得如是勝利功德。」

爾時，復有教示菩薩摩訶薩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有所問。彼合掌時佛神力故，水陸所生種種妙花有開敷者，色香微妙滿其手中，即生歡喜踊躍無量，以歡喜意用彼諸花而散佛上，再三散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難調殺害人者，已曾發於菩提心耶？」

時佛告言：「汝善男子！宜應還問此難調伏殺害人者，是善男子當為汝說。」

爾時，教示菩薩還復合掌，而問之言：「汝善男子！已曾發於菩提心耶？」

彼即答言：「善男子！知我今即是發菩提心清淨無濁，如我聞佛大神通已即斷諸惡，而復得聞此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聞已信受念持觀察無有疑網。於世尊說一切諸法空無有我，無生無滅無有境界，無境界處無虛空處。汝善男子！於如此處欲起何心而有所聞？」

教示菩薩復問彼言：「汝善男子！汝於眾生幾所成熟於菩提耶？」

彼即答言：「善男子！我於無量不思議等不可瞋恚諸眾生者，成熟安置菩提種子，於無邊劫當更成熟所有眾生。善男子！譬如虛空多所容受，佛法亦爾容受無量。若有信受彼能成熟，亦可成熟一切眾生，不著邪徑當作惡業。

「善男子！我已為一切眾生利益安樂而為攀緣，今向汝說無有虛妄，佛自證知。若佛世尊不授記者，我於菩提我即自記。所以者何？我已信入菩薩種子，已住信忍無疑無惑，於此諸佛大神通中，此是一切諸菩薩等無有所著，發菩提心而為根本。若增長已次第能證菩提之果及一切智，一切佛法當覺當知，次第成熟無量眾生，於菩提道亦當成就，住於菩薩不動法中。

「善男子！如是，如是！無異無別，能如是者願生諸相，然諸眾生有厭離想得無疑惑，願當入佛大神通處自見於我少分。所以者何？其佛神通有無量故。善男子！諸佛世尊於大神通能決了見，諸菩薩等若未得忍唯以信行，若諸菩薩有得忍者，於佛神通少分已入。」

爾時，以佛神通力故，於此大地六種震動安樂潤澤，無一眾生有驚怖者，一切音樂不鼓自鳴。上虛空雨優波羅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分陀利花。於虛空中自然而有種種天衣懸垂而現，燒眾天人所有諸香。彼一切眾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彼菩薩等不知邊際，彼等皆悉掬於此花，以散佛上，如是再三及散此眾。於時復有十六俱致百千那由他等蓮花，猶如車輪，從地踊出，彼花臺中有菩薩坐，皆悉具足三十二相。彼諸菩薩各從花下，還以此花而散佛上，花供養已，合掌禮敬向佛而住。

爾時，教示菩薩承佛威神，而問彼等諸菩薩言：「善男子等！汝從何來？」

彼菩薩言：「我從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奉侍禮敬阿僧祇佛，聽聞法已而來至此。」

教示菩薩復問之言：「善男子等！汝聞何法？」

彼答之言：「我等亦聞有菩薩名無所有問、佛為解釋，亦如此間釋迦如來所解說法，亦復如是無有增減。彼菩薩亦名無所有，於問彼佛。彼佛世尊亦如是說，不起煩惱令斷疑惑，令作光明令近諸佛，及一切智無等等法。」

爾時，大眾生希有心，皆作是念：「彼諸人等善得人身善得壽命，值佛出世隨順諸佛，聞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等法，信入奉行，無相無得不起煩惱。世尊！我今善得大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我等今者，聞無所有菩薩所問、佛解釋時，聞於耳根如聞信解，無有疑惑有所觸證。我今得知一切智已，亦當如是為諸眾生而作利益得善普覆。我等今者，假使能以一切珍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以如是等猶不能報是無所有菩薩之德，而不現身能問如來寂靜之法，能斷無量眾生疑惑顛倒之意。我等於今當以何事而供養此不現身者？」

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若聞如是等法能信解者，即為已作上妙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我今所問、佛為解釋，汝等若得無疑惑處，無熱惱處，成菩提時，為諸眾生作利益故，眾生執著令解脫故，亦為化彼惡心怨讐害人者故。唯若干事以是故問勸請如來，我今已顯諸佛法教，已照一切無明黑闇。」

爾時，惡心難調怨讐殺害人者，見於如是大神通已：「如彼所知不取上下，心得調順無有喜怒。」說此語時，難調怨讐即於彼處踊身虛空，而作是言：「諸善男子！一切諸法猶如幻化，無有真實、分別所作，諸法實體如如不動無有顛倒，是故汝等所有諸想住持建立。如是等想無有實想，是顛倒想非有實想，是故汝今已得至於無疑惑處，亦當得於無礙辯才。汝等已脫諸疑惑故，求菩提時不由於他，常當自體一切開悟。」

時，世尊言：「汝善男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爾時，難調惡心怨讐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是授記，以蒙世尊稱歎善哉。雖然世尊但與我記，為此大眾令得踊躍，心意歡喜更發勝心不怯弱故。世尊！我今不見彼法歡喜踊躍。世尊！一切諸法無有思念，無有真實，分別所起，以分別故而有莊嚴，猶如幻化、如夢所見、如旋火輪。我於彼等如實覺知，如佛世尊為無所有菩薩解釋，我亦隨順無隨順故。」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二

#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金色光從佛口出，上至梵世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不染，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今現微笑？諸佛如來若微笑者非無因緣，唯願解說令眾歡喜。」

爾時，佛告不染菩薩：「善男子！是難調怨讐殺害人者，於未來世過八十九百千阿僧祇劫已後，當得作佛，號曰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出於世，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而此難調惡心怨讐前害人者，於此命終已後，當生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隨彼住壽。彌勒菩薩當下生時，彼於爾時作大長者，財福無量，一切果報悉皆開現，即於二十晝夜，供養彌勒世尊及聲聞眾。

「彼見彌勒世尊佛剎莊嚴之事，即生願求，為欲成就莊嚴佛剎故，與諸眷屬請彼彌勒如來世尊，及聲聞眾前後圍遶，以諸供養一切樂具，三月奉獻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即以素衣長八十肘，用畫彌勒如來形像，及彼佛剎莊嚴之相。既圖畫已，奉彼彌勒如來世尊，即發願言：『藉此功德，願我當得如是佛剎莊嚴之事，亦如今者彌勒世尊、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有具足莊嚴之相，願我佛剎諸聲聞眾智慧具足，願我佛剎諸菩薩等，無量智慧皆悉具足。』作是願已，以金銀華散於彌勒如來世尊，復作是言：『我等當作如是精進，亦當成就如是佛剎莊嚴之事，如昔釋迦牟尼世尊釋種勝王，為我示現光明顯照，而於彼時成熟無量多數眾生於菩提中，亦如彌勒如來世尊多菩薩眾。』彼利上功德如來，於初會時菩薩無量，於授記中皆悉得忍。於第二會，諸菩薩眾復倍無量。於第三會復倍無量，如是方便。彼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有如是諸菩薩眾，而彼利上功德如來，示教利喜諸菩薩眾令行誓願。得初心已，皆令成就於一切智乃至菩提。

「善男子！此難調怨讐先害人者，值彌勒佛出世已後，一切生處壽命無量，唯除一生補處時中壽二十歲，而於彼處於一日中，自身具受一切惡業無量苦惱。從是已後乃至菩提，當更修習覺菩提已壽命無量。佛滅度後，正法住世於無量時，無有惡世。如我今日諂惡眾生，有惡口者、無智慧者、難入道者、魔所持者，我今於中說法教化，此等眾生難解難入；此善男子，無有如是諸患難事。善男子！彼佛剎中無有諸魔及魔事者。所有利根通敏眾生皆集於彼，是故彼佛利上功德如來說法，少用功力而得開解。」

爾時，眾中有菩薩名無障淨月，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自決疑，及為此眾令斷疑故，即以偈頌問世尊曰：

我問世間燈，智聚無礙者，

為欲自斷疑，及於此眾故。

何緣此眾見，然今利根者，

於先殺害人，復得記菩提？

大龍願為說，彼往昔行業，

既為億數劫，常作惡趣地，

多劫數積聚，為癡盲覆故，

於多百億劫，常受多種苦。

流轉生死中，地獄火熾然，

大呼阿毘支，觀彼業如是，

復倍生死中，受惡毒蛇身，

見即能殺害，多百億生死。

受多種苦已，多百億數劫，

得生人道中，復作殺害人。

今得見世尊，即生於利根，

速斷諸煩惱，發意向菩提。

蒙佛為授記，於阿僧祇劫，

當成世間燈，名利上功德。

彼往昔之事，人上為解說，

如是作業事，苦惡之果報。

以是億數劫，已受多種苦，

若所有善業，教師亦為說，

昔所行諸行，惡業與不善，

世燈悉照知，唯願為我說。

斷疑大丈夫，為我及眾生，

及與未來等，能聞此教者，

若有懷疑惑，於此法有疑，

教師今為斷。現在兩足尊，

攝受眾生故，於是善男子，

如此往昔行，大名稱願說。

爾時，佛告無障淨月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為一切大眾斷除疑故，能問如來如是之義。汝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彼善男子！如彼往昔所作諸業，如此多數經於百千那由他劫受諸苦惱，汝等聞已，當信如來勿生恐怖，一向奉持如教而說。」

爾時，無障淨月菩薩而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解說。」

佛言：「善男子！我念往昔，然燈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滅度之後，過九十億那由他劫，有佛出世，名曰法意喜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乃至佛、世尊。彼佛壽命六十八千歲，初會聲聞眾有六十二俱致百千，菩薩摩訶薩其數復倍。彼佛世界名曰梵主，劫名淨意，彼法意喜王如來生於彼劫。

「何故彼劫名清淨意？彼劫常有如來出世及諸菩薩，是故彼劫名清淨意。善男子！於彼法意喜王如來住世劫中，此難調怨讐善男子，爾時為王名曰降怨，請彼如來及比丘僧諸菩薩眾，以一切樂具，三月供養於彼如來，從其聞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殖善根，復得值遇十千諸佛，於一切處常修梵行，常得多聞，發勤精進得四禪定。由此善根復值如來，名金剛焰光，於彼佛所，出家修道，行於梵行，發勤精進行頭陀法，常在蘭若空閑之處。誦修多羅滿十千部，皆是大乘，亦得四禪及五神通四無色定。

「善男子！彼金剛焰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有十俱致諸比丘眾，皆阿羅漢。復有八十四俱致那由他百千諸菩薩眾，常隨世尊，皆得等忍及陀羅尼，轉不退輪善解深法，已入無邊陀羅尼門，已能巧入無邊法界海印三昧，遊戲神通心得決定，顯現諸佛住持身體，於諸眾生常行慈悲。

「善男子！爾時彼佛菩薩眾中，有一菩薩比丘上首法師，名利益上，善說法義示教利喜，令諸菩薩得不思議具足功德，為彼世尊而作侍者恒隨遊止，猶如今日阿難比丘，皆能受持諸修多羅。

「善男子！如是彼利益上菩薩，於自在王如來所說那由他百千修多羅悉能受持，能為彼諸那由他等百千菩薩解說其義。善男子！爾時自在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於二萬歲為諸菩薩、諸聲聞眾及諸眾生，說法教化滿二萬歲，然後乃於一切菩薩，及比丘眾、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之中，告彼利益上菩薩言：『善男子！汝當受持此不思議那由他等百千俱致所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後末世，為諸天人增長善根護持此法，光顯如來菩提教法，令久住故受持解說。善男子！是夜過半諸佛如來當般涅槃。』

「爾時，彼利益上菩薩，聞佛涅槃悲泣雨淚，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願兩足尊住一劫，利益世間天人等，

我今勸請世間眼，願說妙法以教示。

深智無惱之導師，勝行住於諸功德，

普眼調伏天人者，大神通尊願久住。

若聞導師入涅槃，諸天人等心憂惱，

導師願愍彼等故，唯願住世見教示。

我及百千諸眾生，眾苦逼切生憂惱，

皆由導師唱滅度，世親今欲入涅槃。

能調於人調御者，唯願普眼尊久住，

利益世間天人故，我今勸請佛世尊。

「爾時，世尊為欲利益諸天世人，以偈報彼利益上菩薩言：

我已為世作利益，說如是等諸法教，

我已充滿諸菩薩，令住諸佛無漏中。

即於此夜後分時，我當入般於涅槃，

我今付汝此法教，世尊滅後令久住。

彼眾聞作是語已，彼諸菩薩皆合掌，

咸共瞻仰彼如來，悲泣雨淚作是言。

唯願兩足尊慰喻，我及百千眾生等，

尊滅度後誰作佛？世尊於諸世間上。

哀愍軟語而告言，慰喻世間天人等。

我滅比丘莫懷怖，我後復當佛出世。

有菩薩名功德分，修行得至無漏智，

於未來世當作佛，名曰智焰兩足尊。

我今勸請汝當知，為欲攝持此法故，

如此法教廣開顯，為於世間天人等。

聞於世尊如是說，即時安慰復發言。

大神通力此甚難，無攝受法攝受故，

我為導師尊重故，我今攝受於正法。

我當廣宣此法教，我當捨身及壽命，

不護己身壽命等，乃可守護如來法。

若不甞愛己身者，彼即能護教師法。

「善男子！爾時彼佛慰喻彼諸一切大眾令歡喜已，說法教誨與威力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善男子！彼時世尊入涅槃後，彼菩薩說滿足八十千數法門，如是隨順成就眾生，多那由他百千眾生，當得成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況復住於聲聞乘者、辟支佛乘者，況復流轉於生死中種善根者？

「善男子！彼佛如來般涅槃後，正法滅已，於像法中多有比丘，說有可得說有可滅，彼等於是諸修多羅不樂受持復生誹謗。善男子！於彼時中此閻浮提，有一人王名勇健力，果報廣大。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至彼王所為說佛法，說於如來祕密之教。彼王聞已，即於上利益比丘生敬重心，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比丘。而彼比丘，欲教化彼諸眾生故，於一切處受諸供養，不生厭悔不生倦心。

「彼王供養彼比丘已，滿足三月，及於八萬四千采女，各自莊嚴持諸香華，及諸音樂眾寶瓔珞塗香衣服，如是等事供養比丘，及彼比丘所有門徒，八千五百常相隨順，一切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於彼之時，難調怨讐殺害人者而為比丘，名曰寂定威儀，善說法要多聞總持，滿足十千修多羅等，誦持通利，能廣分別諸修多羅，常說少欲知足法義。而彼比丘已得四禪，復得五通四無色定，而彼寂定威儀比丘多有徒眾，其數五百共相隨逐，亦有如是威儀勝行。

「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見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不憙不悅生於惡心，發瞋恚意現於惡色，在眾人前說如是言：『如此比丘！何處有於菩提之行？何處有於諸佛之法？如是雜行，於世間行威儀尚無，況復當有證於勝智？』而彼眾人一向唯信利益上菩薩比丘，無能壞者。爾時寂定威儀比丘，復增瞋恨轉更增上，從彼地方背面而去：『我不復憙見是惡事，若此比丘行於邪見，令諸人眾皆行顛倒。』至蘭若處欲入三昧，以有瞋恨彼彼三昧不能順入，況復能定？彼有如是強力行故，所有禪定三摩拔提，及五神通一切皆失，彼以如是恚惡心，故得大重病。

「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作如是念：『希有乃至如此比丘，生大不善瞋恚濁意，我於今者應生憐愍，為作利益聞深法故。』

「爾時利益上菩薩比丘，及五千菩薩諸眷屬眾，飛騰虛空於彼住已，而說偈言：

居家自性說菩提，欲無分別無破壞，

若覺此行演說者，彼覺菩提無上安。

瞋行自性如菩提，世師智者已為說，

若覺如是法行者，彼覺菩提二足上。

愚癡示現菩提等，菩提愚癡無異性，

此示現癡以一行，當覺菩提無上道。

若有已說諸見行，及彼菩提勝上覺，

於此二行中說者，見行不得於菩提。

諸佛之法甚深妙，不以有得能知見，

離於分別有所依，善巧智者覺菩提。

若能捨離諸分別，及以持戒我慢見，

依恃多聞而自矜，捨是等已覺菩提。

寧處居家樂貪欲，若聞此法不驚疑，

信解導師所說法，能於一行廣演說。

不用此教中出家，有所得見在閑處，

於我想中常繫著，起念我當證菩提。

所有動念所演說，彼等皆是魔羅網，

若知諸法如虛空，彼則無有於動念。

諸如來有如是法，諸普眼等說一行，

煩惱菩提二無二，不得煩惱及菩提。

若不分別欲及瞋，亦不分別於癡等，

捨離彼此於二者，彼覺菩提諸導師。

若不住於有所得，亦不有念及不動，

不起我想無依處，彼覺菩提無上安。

若捨分別於分別，諂曲幻偽與嫉妬，

樂行頭陀戒福德，彼覺菩提無量眼。

若聞此法無所捨，於廣說時亦不疑，

彼當速成兩足尊，世間無上智自在。

甚深諸法最妙勝，不可思量寂無流，

若不開發我見者，難覺於多俱致劫。

「善男子！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說此偈時，於上空中，六十六那由他諸天得無生法忍。復有六十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聞是偈已無喜樂意，心生熱惱遍身皆腫。於是人所反生慈心，思惟於此一慈心故餘皆瞋恨。於彼時間大地開裂，彼現身墮阿鼻地獄，住於彼中億那由他百千歲數受大極苦。於彼命終即受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於多億那由他等百千生中，二惡處行，大阿鼻獄、大叫喚獄。還復生彼見毒蛇中，以彼如是不善根故，滿足經於六十二億那由他等百千劫數。以彼往昔於上利益菩薩，生一慈心以眼觀視，以彼善根從彼處終得受人身，由彼慈心有熏習故。又復以彼見毒蛇母，而於彼所起慈心故，復聞如是深妙法故，今得如是利智神通。

「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寂定威儀比丘，豈異人乎？今此難調怨讐是也，此於往昔有是業障。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利益上菩薩比丘者，莫作異見，我身是也。諸善男子！彼時有王勇健力者，今無所有菩薩是也。諸善男子！此由往昔於菩薩邊生如是等瞋恨心故，受如是等難知可畏業障惱患。諸善男子！以如是故，若有菩薩當欲淨於諸業障者，於諸菩薩恭敬尊重如教師想。諸善男子！若當欲得不害自身住菩提者，應如是學。」

說此往昔出法品時，有九十二那由他等百千眾生，得無生忍，三十六億那由他等諸菩薩，得淨業障。

爾時，難調怨讐先害人者，聞佛授記歡喜踊躍，飛住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若欲住淨土，應如導師說，

應信於諸佛，最上大神通。

覺佛神通已，知無分別處，

於世間無有，而難可得者。

若聞無所有，所問經法者，

能信能觸證，則供養諸佛。

若學此經已，能除諸有想，

得捨已作惡，當見諸導師。

若學於此經，是則見諸佛，

親侍諸如來，如此經廣說，

此則是施度，淨戒所依住，

忍辱及精進，智慧等本處。

若無有所得，是處不說著，

如世尊所說，學如是調伏。

若聞於此經，令諸義示現，

種種諸供養，力盡無能報。

不可數多劫，闇面無所見，

若聞此經者，得到諸佛地。

彼寤於愚癡，以破無明闇，

以得一切空，由聞此經故，

多種煩惱盡，少有未盡者。

猶如於大海，取於一滴水，

成熟眾生故，煩惱滴不盡，

悲愍眾生故，不盡彼煩惱，

為清淨佛剎，不滿於一切。

彼成熟眾生，彼彼處不滅，

亦可彼滿時，如授記菩提，

是故諸水滴，於瓶中不盡。

若一切開現，彼當有佛剎，

彼即當滿足，無有餘熏習。

如是如是處，聞有如是經，

能善解說者，諸功德具足。

爾時，彼難調怨讐說此偈已，從空而下住於佛前，頂禮佛足合掌而住。爾時，世尊而歎彼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快說此偈合於義理，無有虛妄無有別異。如是如來神通威力，一切菩薩於中當學，如是學已得眾生空。」

爾時，難調怨讐善男子，如是思念：「今者世尊稱我善哉！我今稱慶，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彼即聞於空中聲曰：「汝可以身供養世尊。」即問空言：「云何供養？」復聞空聲：「汝善男子！汝今宜可飛騰虛空，令此大眾皆悉知見，住於虛空說如是偈：

所有諸慳著，皆由住自身，

我已捨一切，今供養導師。

爾時，彼善男子聞此偈已生歡喜心，以佛神力飛騰虛空一多羅樹，而說此偈，即自捨身供養如來。於虛空中自捨身已，有千數華柔軟香潔未曾見聞，光明香氣滿一由旬猶如日光，或經一時，或經半時。彼諸華等遶佛三匝而供養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而成華蓋，而於彼中說如是偈：

我已捨自身，供養諸教師，

我不知自身，亦不知世尊。

彼於彼時於一切處，不知身心不知如來，不知眾生不知住處，彼於彼時涅槃平等，亦無是念：「我已得證。」

於彼時中有一化佛，自然現身而作是言：「汝善男子！汝已成就佛剎種子一切開現。」

於彼佛前合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禮敬彼佛而作是言：「我今禮佛大神通已，令各種相生善根已，還住涅槃平等法中，離罪福德如是不住近於善根，諸佛法中彼能親近無所乏短，勸請令住於菩提中。」復說偈言：

眾生覺如是，當脫於大苦，

生死大險道，所有苦眾生，

彼亦不成就，所有言苦者，

彼亦受彼苦，不覺此教故。

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爾時，無名菩薩告彼善男子言：「善男子！汝今已能行一切施。若持自身供養於佛，善男子！汝更不得言我自在，汝以此身已用施佛。善男子！譬如有人施他財已，後不得言：『還是我物。』彼於彼財不得自在。如是，善男子！汝今以身已施於佛，汝今既作如是之言：『我當來世當得作佛得忍授記。』善男子！汝於今者更欲何作？」彼聞此已即生疑念：「我今云何？我今云何？」如是思念。彼時即復聞無所有菩薩聲言：「善男子！汝今莫作。善男子！汝應還念諸佛神通，如汝信解。」應如是報，彼向無名菩薩所問，聞此言聲即生辯才。明見前來無有身心，無言無說，無施無戒，無忍無進，無禪無智，無斷無常，無聲聞無菩薩，無發菩提心，無如來無如來法，無涅槃無涅槃聲。無有信者，無有所住，無有所取，無有所言，無有縛者，無有所聞。無所聞者，無有所有。無所有者，無所承攬，無所承望，一切勝相皆悉具足，教化眾生開現具足，成就佛剎與涅槃等，平等無二無有名說。如無可說亦不欲生，如無言中如如是住，如是如如亦無所行，彼於諸佛大神通中無復疑惑。

爾時，無名菩薩讚彼善男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住佛大神通，汝今如是辯才成就，辯說如是。」

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亦不住佛神通中，其佛神通無能作者，一切諸法真體無名，不可得故。彼無可入，無可出處，無可知處，如是信已無有住處，其佛神通無住處故。彼無有人能說名字，但無名中我今問汝莫生疲倦，其有智者難可承事。」

彼即答言：「善男子！汝今但問，我所知者當為解釋。」

彼難調言：「摩訶薩埵！汝今何故名為無名？」

彼即答言：「我於是處不得言說，亦如汝所名字示現。」

彼即答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汝今以度佛大神通，離於名字。」

彼無名言：「善男子！於平等中無法可離，無有可斷無可建立，無去無來無平等相。善男子！若一切法彼平等者無有別離，其平等處亦無處所。云何斷離？若平等法而別有者，乃可斷離。」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不自在，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是無所有菩薩名為無所有？」

佛告彼言：「善男子！汝應還問是無所有菩薩因緣，彼當報汝。」

爾時，不自在菩薩摩訶薩問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云何名無所有？」

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今不見自身能為一切眾生作利安故，能問如來如是等處。」

彼不自在菩薩問言：「彼所問處與身合耶？為不合耶？」

無所有言：「我所問處不與身合。」

彼復問言：「善男子！汝今云何不與身合，成就所問？」

無所有言：「善男子！我以三處發問如來。何等為三？謂身、口、意，此等三處，我問如來。善男子！是身口意無和合義。」

彼復問言：「善男子！汝見何意而不現身。」

彼則答言：「我今亦汝當信我言，我為安樂諸眾生故而不現身。」

彼菩薩言：「我以肉眼故不能見。」

無所有言：「以天眼看。」

彼言：「天眼亦復不見。」

無所有言：「以法眼看。」

彼菩薩言：「善男子！所有法行彼亦不離於一切眼，於彼處中無法可見。」

無所有言：「汝云何聞？」

彼復答言：「彼處無有和合可聞。善男子！我見如如。」

無所有言：「善男子！於如如中無有三眼。」不自在言：「汝云何見？」時無所有默然而住。

不自在言：「善男子！於無能見一切法中何故默住？其於虛空豈無容受？虛空悉能容受諸法，無所染著所入無礙，於一切法無有假借，彼處不著應有解說。善男子！汝以何緣默無有說？」

彼即答言：「我今求彼所有語言，能解釋處皆不可得，我以是故默而不答。然，善男子！汝聽我說，以何因緣名不自在？善男子！我念億劫，已曾知為諸眾生等離無益語，為諸眾生所作利益，柔軟生樂皆悉美妙，歡喜踊躍無有麁澁，依時利益不生瞋恨，說如是言：『無有眾生怨恨於我。』善男子！以是因緣我得無畏。善男子！一切眾生無有所畏。所以者何？諸有語言無有自在。善男子！汝今觀是諸語言法無有自在，我今所說此語言中有成就者，彼於三界所不容受。所有一切眾生言說：『若合若散，有益無益。若雜不雜，若念若起，若為眾生令淨煩惱令捨煩惱。』我見彼等皆悉平等，若智若愚皆得一名。」

彼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往昔曾供諸佛，得是合實語言解釋。善男子！汝見何利而不現身？」

彼即答言：「汝今應當問於世尊。」

爾時，無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是無所有菩薩，見何等利而不現身？」

佛告彼言：「善男子！唯除我身，於此三界無有眾生，如是身相與其等者，唯除神通所化勝身，成就如是業果報故。勿令一切諸婦人見，必於此處染著亂意，不能聽法不作諸事，棄捨本夫飲食無歡，染愛迷著多受苦惱。是無所有！見如是等諸過患故，而不現身。」

爾時，無畏菩薩及彼大眾，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身相何如，而今世尊作如是說？」

爾時，眾中有諸女人：一名解染、二名寶瓔、三名解華、四名寶華、五名普香、六名香自在、七名金華、八名作愛、九名不染、十名善住意、十一名作光明、十二名甜味、十三名阿那羅梨耶、十四名住持、十五名無垢、十六名海、十七名功德上、十八名無過夫、十九名調順、二十名諸天供養、二十一名壞上、二十二名普照明、二十三名不背、二十四名善住持精進、二十五名善住、二十六名安樂、二十七名王、二十八名悲。

如是等類二十八女，與姊妹俱從坐而起，脫身瓔珞供養世尊，右膝著地皆共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說無所有菩薩功德如是，願於我等承佛威神得見其身，成就如是實業果報，莫以別身而示我等，我今欲見菩薩實身。」

爾時，佛告善女人等：「汝今欲見無所有菩薩成就色身，今欲見耶？」

彼等答言：「唯然，世尊！我等有疑，願為開解。」

佛言：「諸女！汝等今者，見彼身已有何利益？汝今勿有還家之意，當捨眷屬，若見彼身安住具足一切功德。」

彼諸女言：「我等今者一切能捨，決定當見彼菩薩身。」

爾時，世尊告彼菩薩無所有言：「汝無所有！此等諸女欲見汝身。」

彼言：「世尊已言，許可彼姊妹等示現我身？」

佛言：「善男子！我已許之。多人意喜欲見汝身，當有利益，得勝身心，得妙身心，得淨身心。若見汝身，即當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轉女身成丈夫身。汝今已有如是淨願，於多諸佛以百千身種諸善根，住是願中於三界中，願我當得最勝佛身。所有眾生見我身者，彼等決定住於菩提，所有女人悉轉女身。若於我所種善根已，思惟如是甚深法已得忍本性，願當入於真如法中，願當具足諸菩薩法，開現親近於諸佛法。」

彼無所有菩薩，聞佛此說，作如是言：「如是，世尊！如世尊教。」即於手中一一指端皆放光明，一一光明至王舍城，於彼人家皆悉出現，彼諸光明有諸眾生，見於彼等從地踊出，化成諸華縱廣一尺，昔所未見色香具足。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三

#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爾時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而有一女，欲出遊時，頻婆娑羅王勅諸侍女其數一千：「汝等已為我女眷屬，共相圍遶於彼之處。王所飲食，汝等常食，汝等常飲。」

彼王舍城，多有婦女其數一千，聞此語已，種種瓔珞莊嚴自身。彼諸婦女，見是希有可喜諸花，身心喜悅不能自勝，欲取彼華遂不能取不能遠離，申手欲取，去華一尺而不能及，見彼諸華皆悉向於毘福羅山去而不住。

爾時，眾人及千婦女，及與頻婆羅王女，從王舍城次第而出。彼諸華等在眾人前微行而進，眾亦不知行與不行，彼諸人眾作如是念：「此華近手而不能取。」

時彼諸華一切皆上毘福羅山，彼諸男女亦上彼山。既上山已，見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無量百千大眾圍遶而為說法。

爾時，二十八女姊妹，合掌佛前勸請世尊。時頻婆娑羅王女，及見彼等一切諸女，亦見彼等諸女姊妹勸請世尊。作如是言：「此諸婦女，何故合掌在世尊前？何所求請？欲求何願？」即聞空聲，而語之曰：「此等欲見無所有菩薩身，唯除佛身於三界中無能勝者。」彼等同聲咸作是言：「我等願見彼菩薩身。」說是語已，彼諸華等，即便在彼眾人手中，即以此華散如來上，作如是言：「唯願，世尊！示於我等無所有菩薩身。」

爾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可示現圓滿自身，令多眾生見汝身已種菩提因，亦當如汝於多百千諸如來所當種善根。」

爾時，無所有菩薩即現其身。爾時，大地皆悉震動，安隱潤澤，無有眾生恐怖毛豎，一切音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眾天華，於一切處天香人香皆自然燒。

爾時，無所有菩薩示現如是具足色身。彼現身時，諸女人眾皆生愛樂，一一婦人皆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唯與於我共相娛樂。」各現於前，亦復不知彼神通化，各稱其願，於毘福羅山叢林樹下。「我於此處歡喜受樂，我等未曾得聞如是諸妙音聲諸色香等，我等今者荷世尊恩。」彼諸女等各一樹下，七寶輦輿一切果報，皆悉具足歡喜受樂，一切所須悉皆備足，不復更念歸還之想，彼等如是受歡喜樂七日七夜。

爾時，世尊為諸眾生更說法要：「若有不見彼菩薩身，皆由善根未得成熟，雖望欲見終不可得，莫知何事。」彼等見者過七日已，見彼菩薩身漸毀壞無有精光，受用果報皆沒不現唯見一樹，彼等菩薩漸漸不現亦無住處。彼即聞於空中聲言：「諸善男子！此是諸行真實體性，汝等不應起常有想，汝等可捨女人身想，應當願求丈夫之身、無等等身、諸佛之身。汝等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受丈夫身。」

彼諸女人聞是聲已，於剎那時心住寂靜，見如來像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彼等見已，皆作是言：「願我當得如是妙身，無有染著無染著處，如此佛身寂靜無惱。」彼諸女人說是語時，彼諸女人悉轉女身得丈夫身，唯除往昔發願供養是無所有菩薩等者，乃至道場，然後我當轉於女身，以如是故不轉女身。所有轉身得男身者端正可憙，世間天人皆悉愛敬。

爾時，佛像忽然不現，唯見世尊釋迦牟尼。爾時，諸女得男身者而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甚特！乃有如是幻化戲者，昔未曾聞。諸凡夫等心意迷惑，未曾安定如壓油輪，彼不能住近善知識。世尊！若有親近於善知識供養承事，以善知識威神力故，我於今者轉離女身得五神通。

「世尊！我今憶念往昔多千佛所，與善知識同種善根自捨身命，為令我等生諸善根，復示彼等諸佛世尊，為說在家諸過患事，方便讚歎出家功德，諸勝妙事。我等已經爾許多時近善知識，從爾已來未曾復生諸惡趣中，我於過去未逢教師教示我故，恒常流轉人天馳逐受諸苦惱。

「世尊！我今假使能以恒河沙等諸世界中用滿七寶，或已自身具足滿已施善知識。雖作是事猶不能報善知識恩。所以者何？由是神力而令我等，當於世間而得作佛，開現成就我等佛剎，皆因此等善知識故，教示我等詣諸佛所種諸善根，教行種種疾利方便，教我等入深法行中。或出愛語，或示訶責，或言清涼，或說熱惱，或有逼迫，如是教示，一切樂具一切利養皆悉捨已，彼等眾生難得值遇，彼等眾生未有所辯。若不得是善知識者，唯除如來，我等無有別善知識，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者。」

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諸女人轉男身者：「善男子等！我今非但獨為汝等作善知識，我亦為於一切眾生作善知識。善男子等！若有眾生能知無所有菩薩，為眾生作利益成就，彼等眾生更不承事諸餘師友，彼等眾生即忘飲食，不生疑退無有愛欲，而於我所晝夜親近。所以者何？我今教於一切眾生和合善根，令住一切世間出世具足事中，令入無量波羅蜜中，令入一切諸功德中，令住無濁無障淨處無顛倒處，不現一切諸有相中住無行處，樂修一切身心薰習具足法中。我已曾令無量眾生，住如是法善巧智中，我今實語無有異言，佛自證知，諸天世人而作證明。」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爾時大眾，佛神力故即見東方，南西北方，有千諸佛。

爾時，世尊告諸大眾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見此諸佛已不？」

彼言：「世尊！我等皆見。」

佛復告言：「此等已令此善男子，成熟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彼等更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世尊！我等今世現轉女身已得男身。世尊！是故我今深信此事，解知此事念持此事無有疑惑。世尊！我今已得入於佛大神通，漸次少分，皆由於是無所有菩薩神通力故。願我當得諸佛神通皆悉開現，願當共此於諸佛所種諸善根，當得一切功德具足。」

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心作是念：「所有身者，五陰聚合不可得，以名字所說而有可聞。我等云何而能共彼種於善根？」

爾時，世尊知彼菩薩心之所念，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應為此諸菩薩摩訶薩等說五陰聚和合身事，汝今應為此等菩薩顯示五陰和合之身，此等聞已當壞我見，更復當近於佛菩提。」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愛語，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見何事故，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自不解釋，而當勸彼無所有菩薩解釋？」

佛言：「善男子！此眾如是於無所有，長夜隨順流注歸向，是故我今勸此菩薩摩訶薩說。」

爾時，無所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如我所見，如佛色空，我色亦爾；如佛色，一切眾生色亦爾；如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色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色，彼一切界和合聚色亦爾。所有空色及我色、如來色、一切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等色、一切界和合聚色，無有二相。無知無動無生，無等無有等等，無行無說，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不法界所攝，非空非非空。眾生愚癡不知不覺，虛妄貪著慳悋嫉妬，不能拔出虛妄毒箭，於慳妬中忘失恩義，無明網覆遠善知識多有疑惑。於如此法不能聽受當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

「有諸菩薩智慧善巧，猶如虛空無所著者，於諸世間所有法中不得法想，況復餘想？彼等能入於此法行。諸少智者於無色中或作是想，悕望欲入此法行中，於無色中妄起行想，略說乃至受想行識中，如是作如色所作，如虛空識，我識亦爾；如彼識，如來識亦爾；如如來識，彼識一切眾生識亦爾；如一切眾生識，彼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亦爾。其虛空識及以我識、如來識、一切眾生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無二相。不可知，不可分別，不生，無等等，無行，不可作名字，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非法界所攝，非虛空非非虛空。眾生愚癡不覺不知，無智少智少聞，嫉妬慳貪或著，妬嫉結縛無明網覆，為惡知識之所攝者各自迷惑，欲聞是法而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解證。

「有諸菩薩善巧智慧無所住著，於一切法不得法想，何況餘想？彼等能於此行中行。諸小智等，於此法行所不能知。」說此五種色等平等出離諸行無有壞散無別法時，大地震動虛空雨華。

爾時，難調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大地震動虛空雨華？」

佛告難調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是由彼說五陰空，無二無別，無有所住，無可言說，無有藏積，無有散壞，無有邊量，不樂顛倒。」

說是諸佛自在處時，有百千億那由他數諸天，皆得無生法忍。於此眾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皆亦得於無生法忍，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可說陰聚所生如來、應供、正遍知，當出於世，劫名無住，以此因緣大地震動而雨眾華。

爾時，女人得男身者皆共同聲，而說偈言：

虛妄非虛妄，虛妄虛妄愛，

如實知此等，是故皆授記。

我等知如是，一切皆虛妄，

今得丈夫身，我等皆具足。

我聞虛妄已，知解不生疑，

如是還虛妄，實無有知說。

無實無實中，誘誑諸眾生，

不知無實故，無所有教說。

於中無所減，亦無有增益，

於中無示現，但以假名說。

平等無危險，說無有散處，

既無有等等，何況有勝者？

其色似色形，其色色色故，

若知色虛妄，無有可實者。

受似於觸形，以受故為受，

知受虛妄已，彼無有可實。

想為欲想者，其識以想現，

知想虛妄已，彼無真實處。

諸行無自在，假名示現行，

知諸行虛妄，彼無有真實。

識以了知義，是故示現識，

若知識虛妄，恒常如虛空。

如是皆虛妄，所有世憂愁，

彼愚輩不知，以住我見故。

彼等無所安，彼等無所遣，

彼無有住處，愚輩而不知。

此法不易知，寂滅句難解，

住懈怠我想，為惡作所覆，

不見無所有，不聞彼所說，

無所可說處，於中無所置。

爾時，諸女轉男身者說此偈已，供養佛故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南無最大力，一切世無上，

世尊有大恩，其等無所著。

說是偈已，禮敬世尊合掌而住。

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汝受持此無所有所問，我今說法，廣為人說光顯此法。阿難！汝為何等眾生當令聞此法本之者，彼等聞已能廣解義文句莊嚴，彼等皆當決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雖得聞而不解義，於後漸次亦當如是，解其義趣修行觸證，於多百千那由他數諸如來所種諸善根。所以者何？其無所有菩薩有如是願。」

爾時，眾中有諸女等住於大乘，而白佛言：「世尊！何用勸請阿難受持此法？所以者何？我今已受如此法本，習誦通利。世尊！我今聞此法本，於未來世當為他說，於阿僧祇百千那由他劫中光顯此法。」

爾時，眾中有百比丘、六百比丘尼，二百優婆塞、優婆夷，復有那由他數諸天子等，以諸雜華散世尊已，作如是言：「世尊！此修多羅而能照明一切諸法如實顯示。世尊！我今得聞此法本已，即能受持讀誦通利，猶如明鏡見其面像。如是，如是，我等受持此法本已。是故，世尊！我等於今及未來世，如此法本，於阿僧祇那由他劫，廣為人說光顯是行。當令證覺為諸眾生，令知我等如是利益。我住菩提，云何當作？為諸眾生一切利益具佛法故。世尊！我等不貪利養及名聞等，而受此法為眾生說，亦復不為己自身命，但為一切諸眾生等，欲與眾生諸樂具故，欲令近於諸佛法故，為於無量諸眾生等，除滅愛著諸煩惱故。」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等！汝今一切善說此法。」

爾時，海姊妹白佛言：「世尊！此無所有菩薩，不起亦不說如此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此法本當光顯故。世尊！彼當受持正法，亦為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法行，彼亦受持讀誦通利，亦教他人讀誦通利，若教令知。」

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海姊妹言：「過阿僧祇百千劫中，彼時有劫，名曰法寶開敷，於彼劫中滿足五百諸佛出世。時有一佛最初出世，名難降幢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彼時中亦復多有眾生，住於煩惱濁中業障所覆，煩惱增上，貪欲恚癡諸惱增上，含毒所惱。善女人！

「爾時，彼難降幢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我於爾時亦如是問，彼佛如來亦如是解釋，如今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之所解釋。善女人！如是次第五千諸佛，亦如是問如此法本，彼諸世尊亦復為我如是解說，如今世尊釋迦牟尼諸釋中王為我解說。善姊！汝今安意。善姊！我從今已於未來世，當於無量阿僧祇數諸佛世尊，亦當如是問此法本。所有如是諸佛剎中，亦有諸濁煩惱眾生，或有少者，或復倍多有煩惱者。」

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說此語時，於剎那頃，彼摩伽陀主頻婆娑羅王，有大勢力四兵圍遶次第漸行，尋彼諸女所行之處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慰勞已，隨所敷具而就其坐，彼諸大眾亦皆而坐。

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我有少女與眾侍女，出遊園林久乃不還，後於園中求覓不得。又聞有說向世尊所，今於此眾我復不見。」

佛告大王：「今會當見。」

王言：「世尊！我今未見。」

佛言：「大王！汝今可問無所有菩薩，當示王處。」

王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何者是也？」

於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汝無所有！汝今應報頻婆娑羅王所問諸女行來之處，令此眾知。」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不現身，告頻婆娑羅王及大眾言：「大王當知，彼諸女等在此眾中。」

王言：「大士！我但聞聲不見汝形。」

菩薩告言：「大王！今者所有諸女聞我名已，一一婦女至於樹下，皆取我身隨意娛樂，取我身已皆捨女身受丈夫身。彼等諸女既取我身，成丈夫身，我則無身。」

然，無所有菩薩告彼諸女丈夫身者言：「汝善男子！各各示現自身之德。」

爾時，諸女得男身者共集一處，具丈夫相端正可憙，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捨於女身，已成如是丈夫之身。」

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眾生疑不信。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作是言：「大王！何故及諸人眾猶懷疑惑？王今於佛豈不可信？若可信者如來現前，王今宜問：『此善男子！如是所說有異不耶？』」

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虛空聲所說以不？而不見身。」

爾時，佛告頻婆娑羅王言：「如是，如是。大王！皆悉如此菩薩所說。大王！今者宜信此語莫生疑惑。」

王聞是語，即起合掌三稱：「善哉！」白言：「世尊！是誰神力？為是菩薩無所有力？為當是佛威神之力？」

佛告王言：「大王！當知此是諸女往昔願力。彼於往昔於多千佛，教此諸女種諸善根發菩提心，諸佛法中而得成就，故今我所得滿其願。大王！有諸女人於未來世，亦更教化無量諸女得轉女身。」

爾時，佛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今可為於此眾人，令此諸女各復本身？」

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如我實說，我於無量無邊婦女，令轉女身得丈夫身，皆是實故。此等眾生還復女身！」說是語時，多有婦女於彼丈夫前有如是形，有如是色如是行住，還復如先所向來者，彼等各各相共言說如前無異。

彼時，諸女及頻婆娑羅王等生希有心：「云何諸女已轉女身，今已還復女人身耶？此諸女人為是實身為當化起？」

佛言：「大王！此等婦女非實非化。所以者何？大王！此善男子於往昔時有如是願。若諸婦人見我身者，彼見我身即發是願求轉女身，彼諸婦人所有夫主，更取餘婦還復如是，不增不減如前婦身，可愛端正不相離別。」

爾時，頻婆娑羅王而白佛言：「希有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有如是神通善根。世尊！一切諸法不可思議，眾生果報不可思議，得禪定者定之境界不可思議。」

佛言：「如是，如是。大王！如是，如是。大王！此有三種不可思議。何者為三？業幻量幻(梵本少一句)。此善男子已覺諸幻已證已觸。此善男子即是幻師，是故此等不可取量。」

爾時，世尊令彼大眾以無所有和合法義，教化言說令得歡喜，令得威神增長教化，令歡喜已，勸言：「汝等！各自知時還其所至。」

時諸人眾各還本處。其去未久，有一菩薩名曰生疑，而白佛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能為此等眾生，以神通化還令如舊，而不令彼諸眾生等有愛別離。世尊！此等當作何等利益？」

佛告生疑菩薩言：「善男子！此諸人等所在之處，共此諸女曾轉根者，語言飲食共相娛樂遊行戲樂，種種諸事種種方便，於彼時處令此眾人，於菩提中令得發心近佛法中。何以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已於往昔諸如來所，以一切樂具供養尊重，種諸善根皆已具足，發如是願，是故滿願滿分別意。此善男子如是教化成熟眾生，教令入於義文字中，所有法體無生之處，無成就處令入令覺，如是教中不令有失，令得成就於佛法故。

「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教化眾生，於彼中者無一眾生當向惡趣，無一眾生於所教師過去佛土而不中生。善男子！彼諸眾生還當如是成就菩提，亦如今者無所有菩薩所成就者。」

爾時，生疑菩薩從佛世尊聞善說已，除諸疑惑，而說偈言：

眾生聞以得，於中方便學，

如是健修習，名無所有者。

純直心柔和，軟意無嫉妬，

亦無有怯弱，名無所有者。

多文字和合，復說如是義，

所有無可見，亦當無所觸。

無二不可取，無餘不可見，

不可說而說，法教無有比。

爾時，闍那那修多女告生疑菩薩言：「善男子！汝承誰力能說此偈？」

彼即答言：「我身如是，知無所有菩薩身中從出是聲。善姊當知，今此偈聲非我身出。」

爾時，闍那那修多女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是無所有菩薩，乃至能得不思議法，皆已具足，能以種種方便開示，彼無所有之處說法。」

佛告彼言：「如是，如是。善女人！如汝所說。」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能辯說無所有所問修多羅。」

佛言：「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汝今為辯說諸菩薩摩訶薩境界廣境界，無礙無可得，無邊無畔際，發起多聞與利益故。以善巧智，如諸菩薩摩訶薩，為自境界增長，無著無可得處，無邊無畔際處。諸多聞利益，欲於善巧方便法中，教令建立開現處故，當速成就菩提道故。」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善說此經已，正念入禪定，

當覺一切法，顯示此經典。

令覺一切義，及如文字等，

所有修多羅，諸佛之所說。

顯現一切義，彼此皆相見，

無量不思議。皆經善說處。

此經法知已，莊嚴義文字，

諸法無缺少，一切不思議。

陰界諸入等，當得方便智，

隨順十二緣，一切聲一聲，

一聲一切聲，諸聲等和合。

於此經覺悟，所有諸心者，

眾生所思覺，計我所思者，

一切心所因，一切皆能知，

是等諸思覺，彼無有思處。

於此經覺悟，亦無有思者，

於自及與他，一切悉能知。

如心所轉行，照諸法如鏡，

說此修多羅，於彼此等見。

彼等還覺此，一切非為一，

不見別多說，一切文句離。

若見於此經，彼為眾生說，

眾生非此彼，令彼眾生脫，

住著不動處，知一切虛妄。

以虛妄為說，既知虛妄已，

不著虛妄中，無有所生道。

諸佛見一切，於此無不覺。

能覺此經者，一切功業處，

呪術醫方智，及時智所生，

皆此經覺悟。一切一切智，

所有不可數，彼一切次第，

於此經悉知。一切見捨已，

眾生所迷惑，若知於此經，

不著彼名字。眾生著令脫，

彼相所覆者，此經威力故，

於中得實證。若學此經者，

彼得一切報，天上及人中，

一切功德具。此是教師法，

此即是父母，和上阿闍梨，

亦是善知識。此知足少欲，

具足諸頭陀，此所修資財，

皆為彼當作。若有大眾生，

欲說多種法，應當學此經，

學一切法處。若有大眾生，

欲說多種法，彼應學此經。

一切法持處，生處皆當得，

少病長壽命，常得諸禪定。

隨順此經已，身常受安樂，

心亦得常樂。若能證此經，

口業悉具足，如是差別法，

彼當得隨順。若能證此經，

即總持諸經，若能如是證，

如此經中說。彼等皆知經，

諸佛有所說，所有諸文字，

所說諸法者。若聞於此經，

則離於文字，諸法離文字，

以文字說法，文字非是法，

文字非非法。彼等於此經，

住於菩提中，彼等於此求，

世間最名聞。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說此偈已，頂禮世尊右遶三匝，即於佛前沒而不現。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無所續，而白佛言：「世尊！此兩時無有出生菩薩，從何而來？」

佛言：「從如所來，還如是去。」

彼菩薩言：「世尊！彼云何來？復云何去？」

佛言：「如影幻夢焰響虛空，及與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無實無像，如是等聚分別遣來。汝今語我生於一切，一切眾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亦如影幻夢陽焰響虛空，及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無實。彼等所有一切果報，及彼名字，彼等皆是我等所為，彼等及我，一切非一非二，非多非少，亦非有物，不可聞，不共具足，無有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聞者。是故，汝等！從我等聽，信解思惟歡喜稱善，彼等無量阿僧祇數，行無實已皆不可得，汝等亦不可得，汝等莫以虛妄誹謗我等，莫毀呰我。我等既無，有物無相，無有處所，為他何假須說寧不說勝。若有說者，彼還是如彼，此還是如此，如是遣如遣，如是說已如是來。」

爾時，大眾得聞如是句義已，無色心，無出入息，無物染著，彼等於世尊所，一切樂具皆悉遍滿。彼等得本念已，作如是言：「此是本性體真實，無所有，無可證，無所識，如是知已，無知故。如是，如是！彼從何處有？不可作名字。」

爾時，於上虛空，有無價寶遍滿其間，有菩薩名滅及無出生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此無價寶遍滿虛空？」

佛言：「善男子等！有若干菩薩等，聞此無所可證法門得出離已，皆悉已得無生法忍，故現此相。」

爾時，彼諸一切大眾皆白佛言：「希有世尊！善巧能學巧方便智，為欲解脫諸眾生故。世尊！乃能知此一切無動空無所有，無有眾生本性寂靜。然今如來為諸眾生，辯說諸法一切如影，而能勤勞教化眾生。」

佛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善男子！若無辯說，云何能知影像、幻夢、陽焰、響聲及與虛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涅槃之法？而為虛妄影像等法？」

爾時，以佛威神力故，於上虛空聞如是聲：「世尊！何者是彼影形為影？世尊！何者是彼乃至虛妄而為影形？世尊！此一切莊嚴已具足，法本不假莊嚴。世尊！譬如畫師若畫弟子，善學伎能畫如來像，具足眾相無所缺少。更有金巧師，取最勝金作其金鬘而著頂上，然彼形像倍更端正，為一切眾瞻之無厭。世尊！如是，如是。如此法本，具足諸相瞻之無厭。世尊今者更倍莊嚴。」

說是語已，時佛告彼虛空聲言：「譬如巧學幻化之師若幻弟子，善於幻化，幻作男女端正可喜，諸根具足皆共和合，而生子息為作名字。影像幻夢陽焰響聲，太虛空等不自在也。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彼虛妄等增長成就。所有作事入深山谷，多有人眾各發大聲，呼諸影像乃至虛空。彼出聲已沒而不現，於彼空谷無所染著，彼時眾人求是聲處了不可得。如是一切諸煩惱等，如實求之亦不可得，如彼陽焰動搖似水而不可飲，如是響聲陽焰無形像。」

爾時眾中未證法者，聞此說已皆得證法。有二十億那由他等諸天及人，皆悉得於一切法中無所染著。

爾時，虛空還復出聲，諸天人眾皆悉見聞：「此唯名字所謂影等，乃至虛妄影像等也。影像幻化其有所問，如來解釋於先作證。」有二十億諸天人等，聞此法已，皆得決定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當為成熟諸眾生故而為之友。

爾時，聞持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本？我等云何受持？」

佛言：「此法本名『諸罪無相無捨』，如是受持；『如來自在』，如是名持；『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名持；『說佛大神通』，如是名持；『惡心難調怨讐悔過』，如是名持；『無所有法可示現者』，如是名持；『非不見一切諸法』，如是名持。」

佛說此經時，其無所有菩薩，及難調怨讐、聞持菩薩，及彼大眾、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四